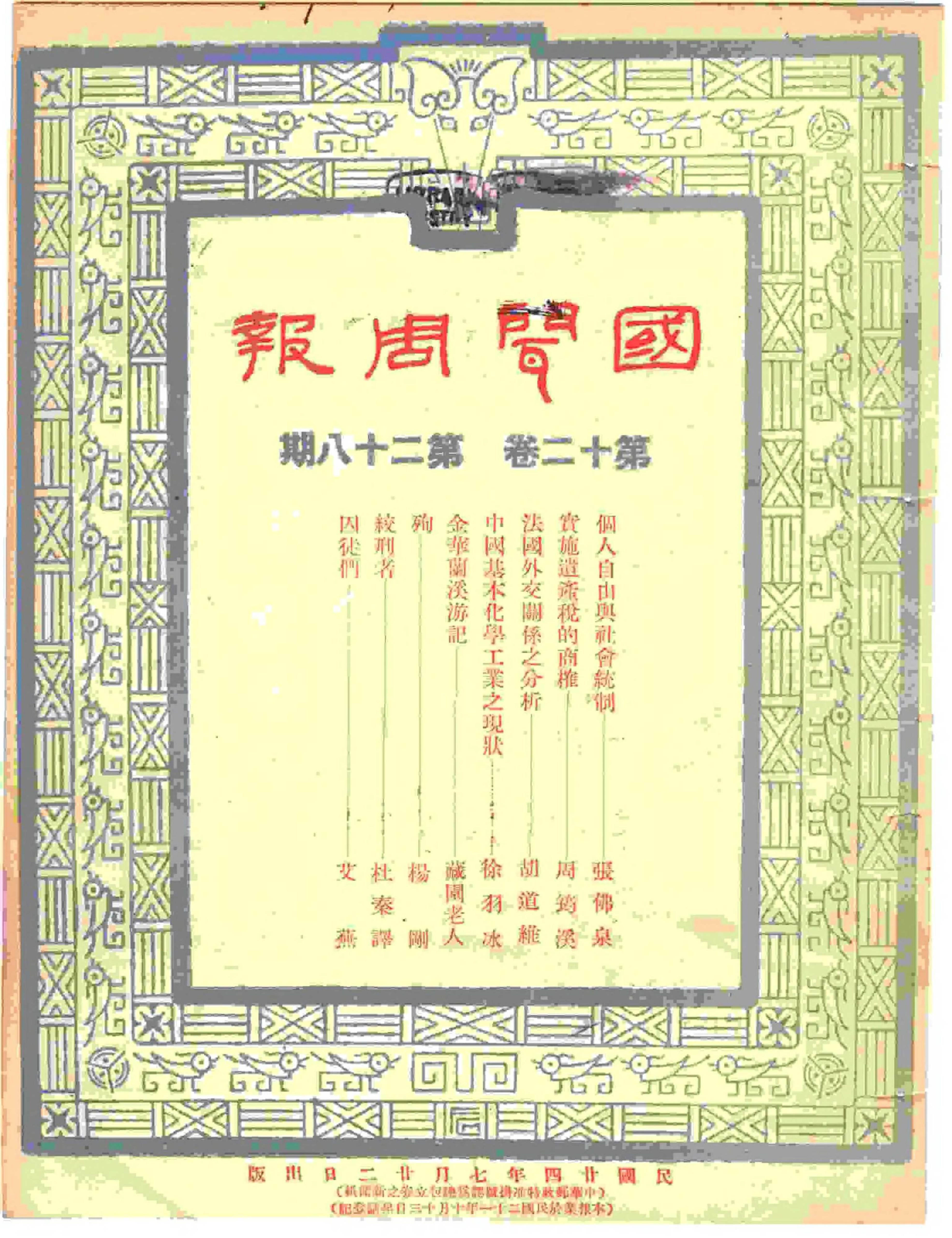


#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八期




民國廿四年七月廿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部登記）

## 本報廣告價目表

| 面積＼地位 | 後封面 | 前後內封面 | 正文前後 | 普通 |
|---|---|---|---|---|
| 全頁 | 每期四十元 | 每期四十元 | 每期廿六元 | 每期二十元 |
| 半頁 | 每期廿一元 | 每期廿一元 | 每期十四元 | 每期十二元 |
| 四分之一 | 每期十一元 | 每期十一元 | 每期八元 | 每期七元 |
| 八分之一 | 每期六元 | 每期六元 | 每期五元 | 每期四元 |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三）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四）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五）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六）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 報費郵費表

| 每週一冊 | 每月四冊 | 一季十三冊 | 半年廿五冊 | 全年五十冊 |
|---|---|---|---|---|
| 一角五分 | 五角五分 | 一元五角 | 二元六角 | 五元 |

以上爲報費必須依照所訂期數將報費及左列郵費合併寄來始能照訂尚希注意

| 郵遞費 | 每週一冊 | 每月四冊 | 每季十三冊 | 半年廿五冊 | 全年五十冊 |
|---|---|---|---|---|---|
| 本埠 | 半分 | 二分 | 六分五釐 | 一角二分五 | 二角五分 |
| 國內及日本 | 一分 | 四分 | 一角三分 | 二角五分 | 五角 |
| 歐美南洋 | 一角五分 | 六角 | 一元九角五 | 三元七角五 | 七元五角 |
| 香港澳門 | 六分 | 二角四分 | 七角八 | 一元五角 | 三元 |
| 新疆 | 四分五釐 | 一角八分 | 五角八分五 | 一元一角二分五 | 二元二角五 |
| 掛號 | 九分 | 三角六分 | 一元一角七 | 二元二角五 | 四元五角 |
| 快郵 | 一角三分 | 五角二分 | 一元六角九 | 三元二角五 | 六元五角 |
| 航空 | 四角五分 | 一元八角 | 五元八角五 | 十一元二角五 | 廿二元五角 |

##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六部街南口）電話南局四〇二〇號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電話四一一八三號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六月三十日蘇俄當局在紅場舉行體育大檢閱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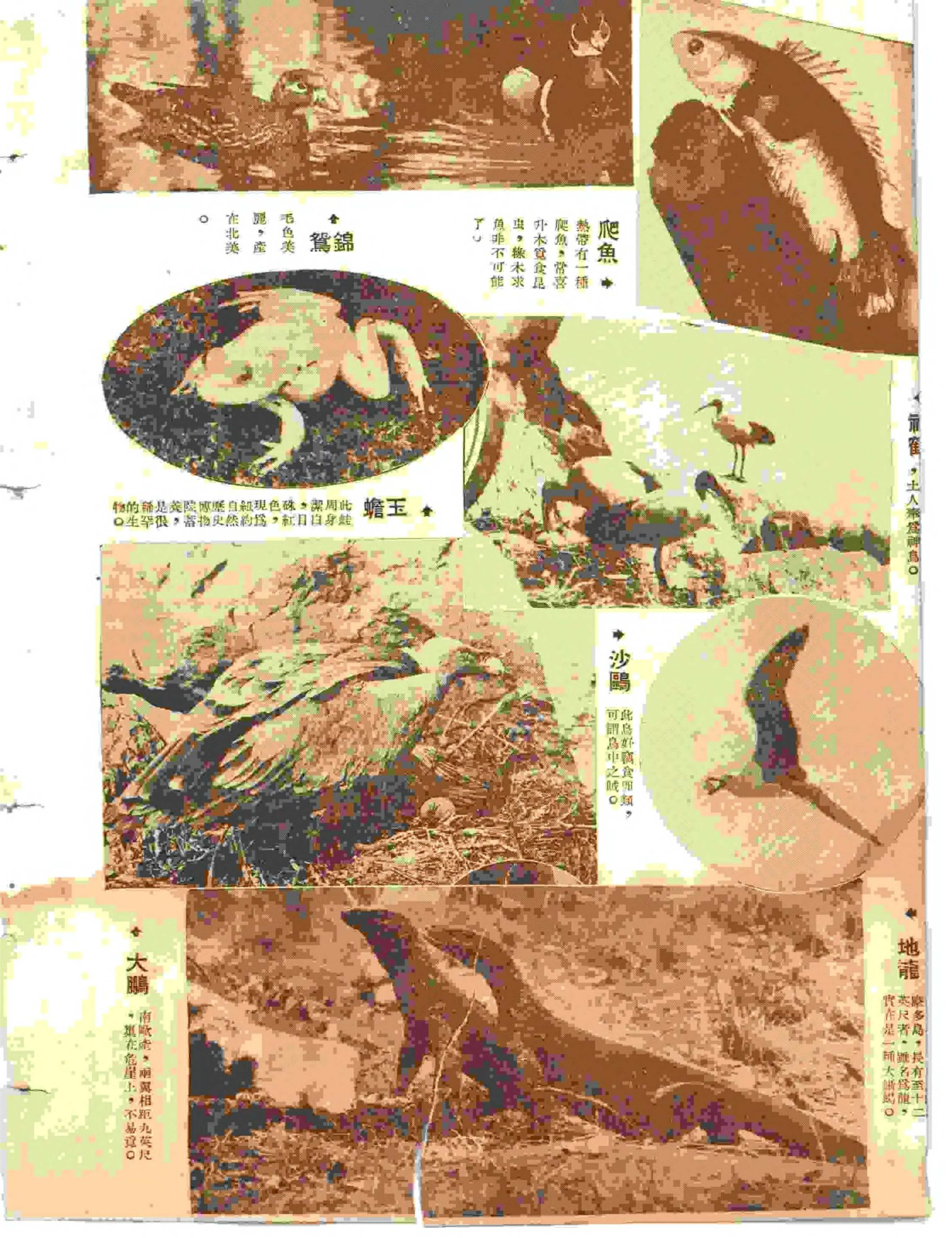
列寧墓上之蘇聯要人，由右至左，高爾基，加里寧，莫洛托夫，斯丹林，伏羅希洛夫，奧斯尼凱玆。

戈寶權寄

墨索里尼海浴。

六月二十日英代表艾頓（中）赴巴黎與法總理拉佛爾（左）討論英德海軍協定問題情形。

上月十八日前蘇俄紅軍首領杜爾斯基氏（持杖者）由比乘輪抵挪威京城時情形。



**錦鴛** 毛色美麗，產在北美。

**爬魚** 熱帶有一種爬魚，常喜升木覓食昆虫，緣木求魚非不可能了。

**玉蟾** 此蛙周身潔白，目珠紅色，現為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院蓄養，是很稀罕的生物。

**神鶴**，土人奉為神鳥。

**沙鷗** 此鳥好竊食卵類，可謂鳥中之賊。

**大鵬** 南歐產，兩翼相距九英尺，巢在危崖上，不易尋。

**地龍** 摩多島，長有至十二英尺者，雖名為龍，實在是一種大蜥蜴。

# 一周簡評

## 汪院長飛青養疴

汪院長從六月三十日到滬就醫，迄在休養中。本月十五日乘飛機至青島療養。汪先生是中央常委，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務太多，責任太重，國家經不起他的久病，所以凡是國民，都希望他早占勿藥，入京視事。

南京現在國府主席是赴廬山避暑去了，行政院長病在青島，立法孫院長也到青休息，監察于院長據傳也要到青島逭暑。五院長中，在首都者祇有唸佛的戴院長和不大問事的居院長，眞可謂寂寞消閑之至！祇可憐財政孔部長實在太忙，本部的事，已經夠累，還要替汪院長看家，照料照料行政院會議。幸而他的身體好，職務再多些似乎也不怕，尤幸而他的興趣濃，責任再重些似乎也不嫌，這眞算得是國民政府的一個台柱子！（一記者）。

## 江河大水

這一週內的國內大事，就是長江黃河的大水。沿江各埠水災已相當嚴重，然因江堤有相當基礎，未致大決。武漢三鎮居長江中游，二十年大水時，遭受大災，今年水勢超過二十年洪水位數尺，竟未潰決，實是一種進步。截至本欄齊稿時消息，江水繼續下落，武漢江堤經軍民晝夜搶護，幸保無恙。

黃河已在魯境決口，災區廣五六縣，冀省濮陽一帶亦很緊張。華洋堤已漫，太行堤危岌，長垣等縣又成災區。黃河的大汎，例在八九月間，目前初交伏汎。現在黃河尚未達最高洪水期，而魯決冀漫，並有奪運入淮威脅蘇北之勢。自今一個月內外，情形恐更嚴重。這眞是一個絕大的隱憂。

從大勢上看，長江的危險未去，黃河的隱憂更大，成災各區，急待賑濟，政府國人亟須努力自救！

這次漢口大水中，搶險徵不到夫，人們却各自泥堵門窗，購儲米糧，作大水進市後的苟活準備。這種「自了漢」的劣根性不去，不用說水患不能防，國家能否繼續存在，都成疑問！（草人）

## 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問題

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問題，近來傳說很多，實際還沒有什麼表現，因爲這個問題，關係方面太廣，內容利害太複雜。即以投資來說，滿鐵有無餘力？滿鐵包辦之後，其他資本家是否肯來？這是日本本身的矛盾。要不要中國資本人才參加

？辦法應該如何，這又是中日間的難點。惟其如此，所以具體交涉，還未曾提出。本月十七日關東軍在長春召集駐華各特務機關長和各地武官，開會討論對華北問題，雖曾提到此事，但亦未有具體消息，至少還在日方調查考慮之中。（晦）

## 日本眞崎總監免職

日本陸軍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向來以急進派强硬派著名，雖沒有荒木般人望，但是具有叱咤風雲的本領，在軍部內儼然自成系統。

本月十六日突被强迫免職，很引起日本國內外的注意。其實眞崎人望，近年已漸墜落，中堅將校，毋寧信仰建川，永田諸人，所以眞崎免職，在日本軍部內算不了甚麽大事，而林銑十郎統制軍部的成功，倒還值得我們注目。（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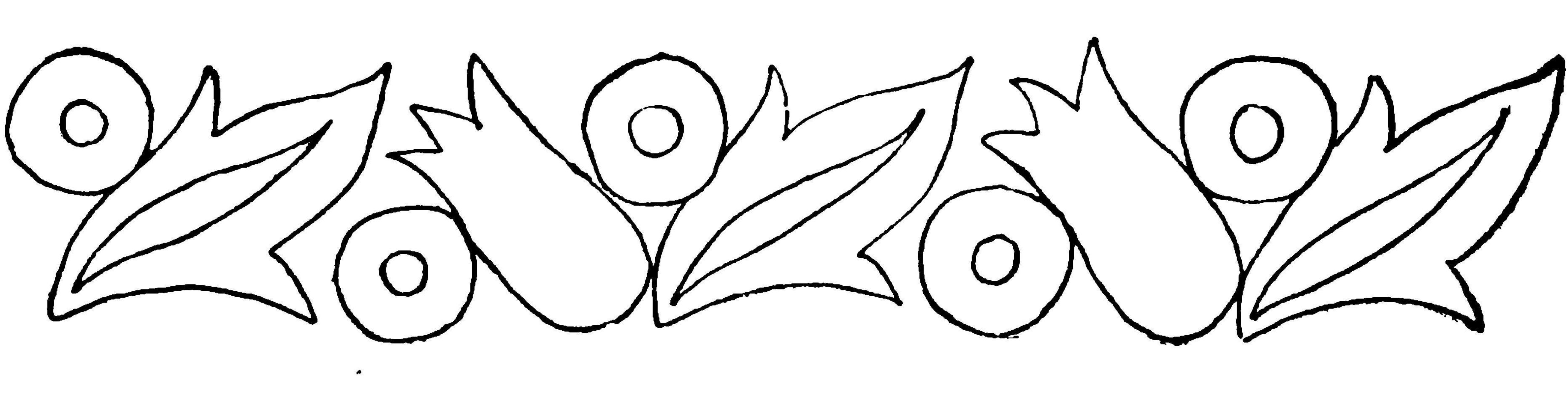
## 東非與國聯

本週義亞情勢，稍呈緩和。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氏斡旋之力，發生了相當的效果。現時愛氏已發出通告，國聯行政院會定於本月二十五日召集。義方對於國聯的態度，亦不似昔先的堅決，這不能不認爲很有希望的現象！

義政府十四日提出的四項要求：一勘界，二築路，三聘義顧問，四採英治埃及制度，全是抄襲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舊文章，亞國峻拒，是爲生存而奮鬬。然而統觀各條件，權衡輕重，不無折衝餘地。未識亞方是否將以此爲根據，進行外交談判？至於國聯方面，縱使行政院會開成，恐於亞國的切膚問題，依舊是解决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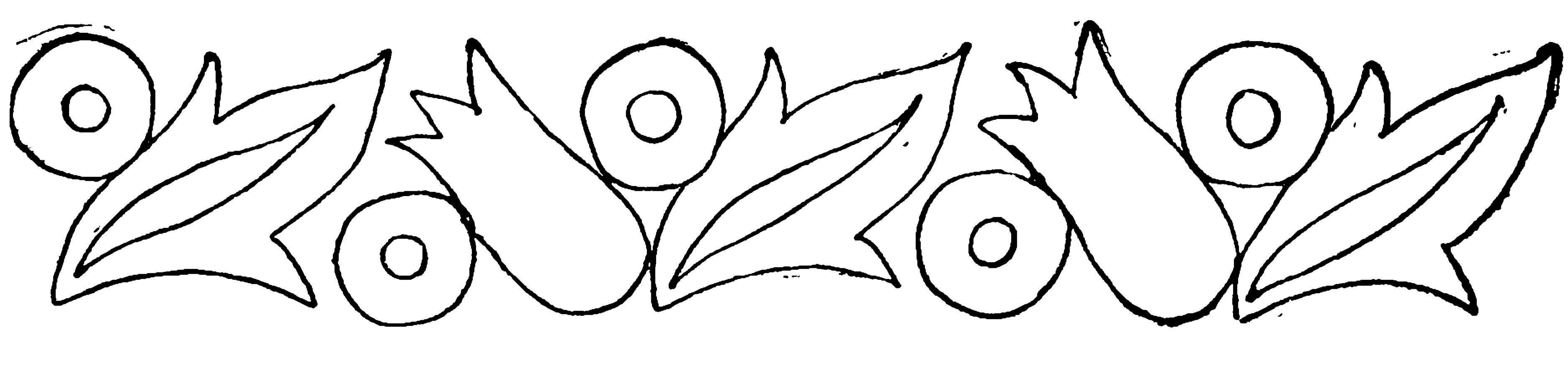
## 奧局危機

近週奧國復辟的聲浪甚高，小協約反對的態度也十分露骨，這中間潛伏着極大的危險性。本週奧總理舒斯尼格因覆車受創，副理總史達倫堡有繼任揆席說，同時又發生沃圖大公將任監國之訊，在義亞情勢緊張的今日，奧局如引起禍變，結果將不可思議，所以奧當局對於復辟運動，不能不加三思！（素）



#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八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七月廿二日出版



# 個人自由與社會統制

張佛泉

（一）

近來國內思想界有兩個問題，討論得最喧鬧熱鬧。一是怎樣接受西洋文化的問題，一是個人自由與社會統制的問題。前一個問題比後一個問題，討論得更要熱烈。但是「自由」問題的重要性却是不減於前者的。關於文化的討論，有漸漸結束的摸樣。現在讓我們對「自由」問題，作一種更具體的探討，希望能從中得到一個共同的信仰來。

最近自由問題的發動，可以說是從胡適之先生十二月九日爲大公報寫的星期論文「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一文起。我在今年一月十四日的國聞周報上也有一篇文章，題爲「論自由」。隨後適之先生又有「紀念五四」（載五月五日獨立評論），張熙若先生有「論國民人格之培養」（五月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適之先生有「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載五月十二日獨立評論），熙若先生有「再論國民人格」（載五月二十七日獨立評論）等文發表。陳之邁先生的「教孩子的方法：書獨立三週年」一文，也是討論自由問題。胡張陳三位先生的觀點，就大體上說，是一致的。我的「論自由」一文是分析個人主義的自由論之抽象部分的，與胡張先生的自由論不一定相背馳。

適之先生在國內是近若干年來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言人。張熙若先生是有名的政治哲學教授。所以這兩位先生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著，無疑地是很有權威的。他們在這講統制最盛行的今日，來提醒我們不要輕易忘記個人自由的重要，實是很有意義的。

本來自從海禁大開，西學傳入中土，經過辛亥革命，直至民八的五四運動，個人自由主義本是一直發展下來的。這時期完全是一個解放時期，政治要解放，思想要解放，文藝要解放，禮俗要解放，這一段歷史的整個空氣便是解放的。但自國民黨在十三年改組之後，這種自由的空氣便漸漸稀薄下來。從這時起，我們便講起紀律來。這時因爲要對北洋舊勢力奮鬥，仿效俄國共產黨的方法，講組織，講紀律，講服

從。北伐成功之後，因爲講統制的初試成功，於是統制便適用到種種方面上來。有許多名詞如經濟統制，思想統制，新聞統制等等，都是近來常聽到的。在教育方面不但懸三民主義爲目標，並且要劃齊各級學校的敎材與標準，於是有各級學校課程標準公布，有各級學校學生畢業會考的舉行。同時又厲行軍事訓練，整頓學風，這都是近年來注重紀律（discipline）的明證。最近又有人企圖作「文化統制」，各地有文化建設協會，幾月前又有十敎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宣言。講統制，在近來已可謂「造極」了。

我們先講自由，後又有講統制，先後並的形成一種澎湃的潮流，影響到國人的精神的與物質的生活。我們在這時不由得不發生幾個問題：到底是該講自由，還是講統制？兩者是否不並立的？如能並存，在怎樣的光景下，可以得到妥協？這些問題如不先加以熟思，如不能予以解答，對於這問題便算不得有較深刻的認識。

## (二)

個人主義者的自由論所舉的理由，概括言之，可以歸納爲以下數點：（一）個性的自由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必需條件。這是個人自由論者的最有力的理由。這一點留在下面做詳細討論。（二）依物競天擇的原理講，個人應享無限制的自由，亦唯如此，社會才有進步。持此論的人最反對政府用政治力量來將國民化成一樣。他們說，一人如與另一人完全相同時，那麼社會便不會再向前邁進。所以他們甚至反對有人創辦慈善事業。他們祇講公道（justice，至少是他們所以爲的公道），而不講平等的。斯賓塞可以舉爲這一派的代表。（三）個人是自己的最好的裁判官。唯有自己知道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明白自己的需要是甚麼，自己的利益在那裏，自己知道何者爲善，何者爲惡。由這一點可以講到個人主義的玄學的部分，如認爲個人的經驗世界與旁人的經驗世界不相通等等。至少他們也可以說，旁人對個人的事，不比我個人知道得更清楚，所以旁人最好少來干涉我。約翰密爾可以舉爲這一派的代表。（四）經濟發展，需要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這就是亞當司密斯的放任主義，也就是後來所常被人謾罵唾棄的個人資本主義。主持此說的以爲個人財產慾是推進工商業的最大動力。同時以爲祇有聽其自由發展，一切問題便都有那「見不到的巨手」來做指揮。此說雖已失却其時髦性，但仍有許多人認爲不刋的眞理。比如美國此次救濟經濟的不景氣，是多少採用統制法的，但有許多人批評，愈是這樣庸人自擾，反不如英國不放棄向來的放任態度，又可以從危

機中「混」過來。（五）主持政府的人，和被治的國民，同是一樣的人，他們既不是無所不知，又不是無所不能的，所以他們的措施，無人敢保證是必對的，因之政府對人民能不干預的便該不干預，能少干預的便該少干預。政治多元論者多半持此種主張，時人中，我們可以舉拉斯基作代表。胡適之先生也說過，「文化統制不是可以輕易談或作的事。」

上面所舉的幾種論證，到今日有的已經失去折服人的力量。不過有的却還很站得住。而其中常被人提出的，便是第一點，社會如想進步，須儘量容個人的個性自由發展。這一派的生力軍自然又要推英國的約翰密爾。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寫一篇文章像他的「自由論」那樣精練有力。他以為個人的自動力如果失掉，社會歷史便將停滯，所以他甚至反對一般政治家所最理想的開明專制，他說因為牠是專制，又因為牠是開明的，一般人士因之將無所用其心力情感，因之社會亦必去腐化不遠。所以開明專制實還不如虐政（見密爾的議政府第三章）。主張個人自由論的，大概沒有再比密氏澈底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傳統精神，「服從的危險」（The Dangers of Obedience）。

這次張熙若和胡適之兩先生提倡個人自由，所持的主要論證，便可以歸納到上述的第一點。張先生在「國民人格之培養」一文裏說：（一）個人解放是現代一切文化的基礎：（二）個人主義的優點在能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而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有無上的價值，都應該大量的培養；（三）中國今日急需培養此種人格，以立國本而救國難。」胡適之先生說：「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們現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該想想，當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裏受監禁拘囚的十萬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甯一生革命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他又說，「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陳之邁先生在他的「教孩子的方法」一文中舉了許多個人自由被干涉因而影響到整個社會進展的史例。

個人重要性之發現，無論就社會史來看或就心理發展過程來看，却是在後的。人的意識未發展至相當程度時，是不覺得有個人的。「中國數千年來的社會中是只有團體，沒有個人的。一個人只是家族的一份子而不是一個個人，只是構

成社會的一個無關重要的單位而不是一個有獨立存在的個人。他的生命，他的思想，他的行爲，他的價值，都是拿團體做規矩做標準。離開團體，他就沒有意義。離開團體，他就不存在。拿現代眼光看，這樣一個人自然是一個不發展的人。不發展的人所造成的社會自然也是不發展的社會。」張熙若先生的話是很確當的。其實個人之重要性，祇有到了基督教改宗運動興起，主張以個人的良心隨意解釋聖經，文藝復興運動繼起，個人主義盛行之後，才算正式的有意識的發現的。所以這在整個人類進化史中，可以說是一件很晚近的事。我們實不應該忘記這件事的重要。組成社會的最後不可分的成份是個人，所以祇有容個人發展，社會才能有牠的最後的推動力。雖然一個社會有牠的組織，有牠的傳統，禮俗，有牠特殊的模型，而這些全足以規定個人的發展，左右他的行動，但是社會的原動力，却仍不能即說是社會自身。一個社會或國家，雖不即等于生於某一時代的人數之總合，但是除了那些組成牠的個人而外，實是再無社會可言。個人之於社會，猶根之於木，源之於流；壓制個人之發展以求社會進步，正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必沒有的道理也。

不過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以爲凡是干預，便算侵入自由的範圍，或是任何干預都必定是有害處的，則我們便不敢苟同。本來我們須切記，沒有一個有見地能自成一說的政論家是主張干預可以隨便運用的。比如所謂唯心論者的代表像包桑奎這樣的人，他都認爲干預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能避免的好。所以他說，國家的功用祇在屏除障礙（Hindrance of hindrances）。但是如果在適當的條件下，却不能認爲干預是絕對不該施用的。比如依「唯心論」的觀點來論，凡是能使個人的性格及知慧得到的解放，超過干預所致的損害時，那麼這種干預便是應該的（參閱他的哲學的國家論第八章）。依功利主義的原則論，干預也不是絕對不可的。斯提文（James Fitzjames Stephen）當時批評密耳說：「如果目標是善的，所用的强制也足以實現牠，並且所得到的好處還足以超過用强制時所生的不便，那末依功利主義的原則，我不明白强制爲甚麼是惡的。」這是以功利的原則來批評功利原則的。

談到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凡由功利原則出發的理論，嚴格講起來時，全不容易成立。因爲功利原則永需要權量，如利害相權，則取其利，兩害相權則取其輕，兩利相權，則取其重。但是人類活動的軌跡（Locus）祇有一條，同一階段

內，沒有兩個材料(Data)可容比較。所以祇能有前後階段的比量。如在希臘或先秦時重自由，同時思想發達，中世紀或漢代而後重權威，同時思想停滯；因之可以推論欲求思想發達，便須予個人以自由。但前後階段的比較，嚴格論來，實不容我們下正確的結論。假設中世紀或漢代而後，個人仍有自由，思想究竟發達與否，或能發達至理想的程度與否，因爲沒有歷史可證明，所以我們也未能驟加確定。譬如斯提文批評密耳的話，本來很有力量。但是照他那樣的錙銖計較，究竟怎能判出孰輕孰重呢？假如我們承認某一個目標是善的，但在未起始實現這目標之前，試問誰能說用某種强制力便一定可以實現牠，更有誰能定所得的好處足以超過用强制力時所生的不便呢？所以功利原則每每不足當做未來的計畫的南針。亦即利害禍福每不能預知。就是既往經驗也不過可以當做一種參考，而不能認爲是推理的唯一根據。我這一節的目的在指明就原則上講，個人主義的及功利主義的自由論是有許多限制的。

我以爲對於個人自由應否加以限制的問題，還能用另外一個觀點來解釋。有人說自由如不限制便是「善」。我們知道這種價值上的問題，是最難確定的。有人說自由如不加限制，於社會是有「利」的。這在上面，我們也已經指出未來的利與不利，也不是在一時可以完全算得出的。因之我們可以拋開「善」「利」等名詞，而用「必要」兩字來代替。比如講在今日對自由問題，我們便不能主張個人不應受干預因爲在適當範圍內限制個人自由是有「必要」的。除非我們不想樹起一個統一的族國，如想如此便須造出一個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使國民全知所景從，作爲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就是所謂「必要」。究竟這樣做是「善」，還是有「利」，我們也未能確定，但是欲實現那樣的理想，便必須採用那種方法。

現在請言自由（這樣用自由兩字，便好像假設有一種天然的自由。我個人是不信這種假設是對的，祇是爲講話的方便，我們才這樣用這個名詞）何以有受限制的必要。我談這個問題是將政治與教育聯在一起談的。

我個人以爲中國今日應講邦國主義(Nationalism有人講爲民族主義或族國主義，我以爲不當。請參閱拙文「邦國主義的檢討」載去年國聞周報第四十期及第四十一期）。我講邦國主義既不是排外的，又不是主張恢復本國固有文化的，同時還不注重種族與血統等天然的因子。我以爲講nationalism可以丟開nationality不論。我認爲邦國主義是講大規模的民治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希臘時代的民治是城市的，現在的

自治是national 。希臘時代因為範圍小，所以大家容易團結為一體。現代國家的幅員廣袤，在民衆之間如無物以維繫之，則必成為一盤散沙，因而民治也講不成。丁文江先生在去年一月十四日為大公報所撰的星期論文「公共信仰與統一」一文內說：「以上種種（現代建設不够，列强的壓迫等等）都是我們不能統一的原因，然而都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以為我們不能統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二十年來對於政治活動有興趣有能力的人始終沒找着一種最低限度的公共信仰，」他底下還說：「在任何國家裏面要思想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的制度許多根本觀念不能沒有相當的同意。」我覺得他說的話非常有力量。丁先生認為對政治活動有興趣有能力的人應當有最低限度的信仰，我則以為一般國民關於人事活動的許多基礎概念多少是應該相同的。祗有了血統，語言，風俗，歷史，人生哲學等方面的相同還不夠，還必須具有一種有意識的或半意識的決念，願在一個政治組織下建樹或繼續維持一個主權國家。有了這種決念，才稱得起有了邦國的情調。而這種決念或情調也多半是靠教育的力量培養出來的。但如果過信個人自由的理論，就必先反對教育應有一種政治的目標。依個人自由論的觀點，教育是為輔導個人的發展 (Individual growth)的，所謂教育即生活，而不是為準備生活。教育除方法之外，別無目標。這種論調在中國教育裏曾有過很嚴重的誤解。民國八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時，曾有人明白主張教育應不懸宗旨，認為凡有目標的教育，全等于型鑄，而非啓發。直到現在我以為我國整個教育中的最大缺點，還在沒有一個澈底的（Fundamental）目標。所以近若干年來的教育，並沒有供給我們所需要的救國力量。

因此我們可以見到，欲實現大規模的民治便須講邦國主義；欲培植邦國觀念便須採用目標劃一的教育；但如採用這種教育，便欲放棄個人主義的信條。因為嚴格的個人自由主義是與任何一致性 (uniformity)不相容的。

還有一種境況是十八九世紀所沒有的，那便是教育事業之由國家舉辦。歐洲舊式的教育不但所用的方法，與中國所用的幾乎相同，並且教育的主辦，也完全放在私人或團體的手裏。歐洲的舊教育多半是由教會主持。中國的教育是由家族來舉辦。但是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各國全先後施行强迫教育。施行强迫教育的動機，大半是政治的。有的國家實行强迫教育為的是培植國民的國家意識，如德，法，日，意，俄諸國都是如此。有的國家推行義務教育主要目的為提高國民的知識水準，為的剷除推進民主政治中的許多障礙，如英美便

是如此。同時各先進國家的工商部在這時發達，爲學習機械的技術和適應更複雜的社會生活，受最低教育也有必要。更加以國富增加，國家能供給大規模的敎育；人民生活程度提高，能有時間入學聽課，於是敎育功用的國家化，便成了近來的最普遍的現象。敎育經費的大部，旣由國家負担，當然「敎甚麽」的問題，也祇有聽國家來解決。這就是西人諺語常說的：「花錢的人，便要點戲。」所以各國的敎育，尤其是基礎的敎育，目標及方法全是比較劃一的。這一種實際狀況的發展，也是以前極端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所未完全料及的。依這一派人，比如就密耳來論吧，他是反對國家對敎育有獨佔權的。他認爲國家也可以辦敎育，但她辦敎育爲的是與其他機關或個人所辦的學校來競爭，而不應壟斷一切。

經濟及社會之發展，也不再容個人享受極端的自由。羅素在一處說，近二十年來，一方因爲現代技術增强了社會的有機性，一方因爲現代社會學使人更明白個人與個人間的利害關係非常之密切，我們總須把社會福利放在前面的。密耳對個人的行爲曾分爲與他人有關的及祇關係個人的兩種，但現在這種原則却很少適用的，因爲沒有一人的行動，幾乎無不足以影響其他份子的（參閱他的 The Scientific Outlook,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章）。他又在一處說：『工業技術及政治理論的衝突，致使十九世紀得到一個不幸的收場。機械生產，鐵路，電報，及戰爭技術之進步，全增進了人類社會的組織，加强了握有經濟及政治權柄的人的力量。……但有力的政治思想却未能追上這種權威集中的趨勢：曾影響到社會組織的理論仍然分爲專制派及競爭的民治派，第一派是先工業期的（Pre-industrial），第二派祇適當於工業主義的最初階段。西方金錢政治的實況，是未被承認的，並在可能的範圍內是在大衆面前遮掩起來的。』（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P. 505）依個人主義的觀點，個人自由是不能爲組織犧牲的。斯賓塞曾說道：『所有的社會主義都含有奴隸性質。』（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Appleton, 1892 Ed. P. 321）這話最足代表這派理論家的氣質。到今日，個人主義者認爲個人的自由更不能完全抹煞，因爲機械生活已經達到極端，個人沒有一點自由，人生便更沒有意義了。

以上就現代政治，敎育，及經濟實況稍加分析之後，我們可以見到相當的紀律，也實是複雜社會生活的必需的條件。換上一種更普通的話來講，一個社會的繼續存在，進步的精神固須有，沒有他則社會將不能進展。但是他的固定性也須顧到，沒有牠則社會將感到過度的不安，不敢對來日有所

預計。這樣不但也要影響社會的進步，並且在國民的心理上也將釀成一種病態。近年來進步的精神已算得到充分的發展，社會在各方面也都有空前的長足進益，所以需要一種更高度的紀律，以控制許多互相衝突的因子，使社會在躍動中還能維持一種均衡，也是我們可以想像到的。

## （四）

我們在前面既承認個人自由對社會進步的重要，同時又指出社會統制是社會安定的條件，那麼二者將在那種方式下調和起來呢？我們在本節回答這個問題。

我以為教育可以採取一個中心思想，一個劃一的目標。思想則不應統制，也不能統制。有許多人見不到一般的教育與所謂思想之間有甚麼區別，或不承認其間有區別。但我以為這樣將二者加以鑑別，不但是有必要的，並且是有心理上的根據的。

許多人因為愛護自由思想過甚，同時忘掉有創造性的思想是一件既少見而又是在個人生活過程中很晚的一件事。比如陳之邁先生為獨立評論第一五一號所寫的「教孩子的方法」一文中說：「教孩子的方法就是在給孩子思想自由，叫許多人說許多彼此矛盾的話給它聽。它聽了第一種意見的時候，它一定完全相信；它聽了第二種意見的時候，它一定又覺得頭頭是道，言之成理；它聽第三種，第四種意見的時候也是一樣。它到底信什麼呢？它不得不想，它不得不用它的小腦筋，它想而再想，它的腦筋得到了練習，有進步了，正如人身上的肌肉得到了練習，便長大了，扎實了，跑得快，跳得高了。」陳先生全文的觀點，我認為很確當。這提出的祇是他所用的一個譬喻。他用的譬喻很容易使人誤會，或也許由此可證明他個人未注意到自由思想是一件很晚的心理現象。獨立評論不能比做三歲小孩。三歲小孩也沒有運用自由思想的能力。教小孩子也不是用陳先生所說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教育總含有控制的性質，舊教育是講直接控制，新教育是講間接控制，即控制受教育者的環境。像杜威這樣的愛自由的教育哲學家都要說：「事事全聽諸自然，即等於否認教育；即等於將教育交給了偶然無定的環境。教訓過程不祇需要方法，並且需要確定的執行機關來推進它。」(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24 Ed. P. 108) 即盧騷教 Emile 也未用陳先生所說的方法。若當真把許多「衝突的，矛盾的，以及折衷的，調和的學說擺在孩子面前，讓它去選好的信服」時，那孩子祇有頭目暈眩，別無結果。

所以一論到教育，總要有相當的控制，藉以達到一種目

標，實現一個理想的社會。有許多人反對各國現存的教育，比如杜威不贊成「族國的教育」(National education)，羅素不以「公民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citizen) 為是。但是他們所反對的實是這種教育所欲達到的那種社會，而未講到教育應完全聽其自然。那兩位思想家都是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反對硬性的主權國家的，所以才反對那種教育。但如為實現他們自己的理想社會，人類大同的社會，豈不是一樣要藉教育做工具嗎？所以祇反對教育應加統制的話，是不容易言之成理的。並且就現在人類政治組織的發展階段來論，我們也可以說除了國家以外再沒有合適的教育機關。就歐美論，我們敢說牠們現在的教育，比以前聽各派不同的宗教，任意濫造未來信徒的教育無寧是進步多了。就中國論，現在的小學校就大體上講也比以前的私塾高明許多。並且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國家統制的教育，也是有她的客觀的必要的條件的。羅素都說道：「就原則論，我以為個人教育(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優於公民教育；但就政治論，就現時之需要論，我恐怕公民教育還是應該佔先的。」(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1932 Ed. P. 28)

但論到統制思想，則問題已完全不同。我以為思想是不該統制的。統制與思想四字放在一起便是矛盾。思想若果加以統制，尤其是長時期的統制，使人人的思想都與一個模型裏鑄出的銅錢一樣時，則這社會必不會再有新的開展。並且思想在今日也是不能統制的。在閉關自守，在以四海之內為整個的天下的時代，在除了我華夏之邦，四外便都是夷狄蠻野的民族時代，祇用焚書坑儒的法子，也許可以絕聖棄智，用罷黜百家的方式，也許可以使匹夫之一言，成為千百餘年的是非繩準。但是在交通發達，人以天下為家的今日，統制思想是不可能的。欲在今日統制思想，秦始皇漢武帝的方法之外，還須絕對禁絕國人與外人有任何物質的及精神的往還。不然思想上的新發現，像空氣似地，祇要有罅隙，便會透進來的。蘇俄在前幾年便想如此，他們講學的目的，便祇在證明共產主義是唯一的真理。然而這是做不到的。他們自己的代言人，也有許多是「歪曲」了，如歷史唯物論者布哈林被指為機械論化，紅色哲學家德柏林被指為唯心論化了。我們的代人講統制思想的黨義理論家，睹此亦可以自知警惕矣。

或曰，君主張教育須有整個目標，同時力言思想之不宜統制，然亦知自由思想唯有在自由之土中方能生長乎？今有一童於此，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不是「詩云」「子曰」，便是「耶穌說」，或任何其他種的訓諭與信條，先入為主，試

圖他還能擺脫開他的奴性教育，而在思想上有貢獻嗎？這個問題是很有力的。約翰密耳說：「有天才的人固然總是個少數，也許永是少數；但是如想得到他們，便須保留一塊土使他們能在上面滋生。天才祇能在自由的空氣中自由呼吸」。(On Liberty, Henry Holt 1885 ed. P.116) 陳之邁先生也引到愛因斯坦的話道：「科學祇能在言論自由的空氣裏發育滋長。」

我有理由可以回答這個疑難。

第一，我們並不否認自由空氣的重要。我們反對統制思想，也正是要保持一種自由空氣，容有思想的人可以表現出來，可以與他人互相切磋琢磨，因而可以有進步，有新發現。至於初步的敎育則不怕雷同。因爲初步的訓練總是要有的。不受這種訓練，也要受那種訓練。有計劃的訓練，終比聽其自然所得來訓練爲優。若必謂這裏所說的自由空氣包括基礎敎育在內，祇有從完全不同的敎育背景中，方能眞產出不同的思想來，則我們可以回答說，背景如太不同，則比較高級的自由討論亦不可能。如有一印度人於此，言必稱空色，一中國人於此，言必稱陰陽五行，一科學家於此言必稱電子，原子，相對性，三人聚於一室，開座談會，則吾人敢斷言三人必均緘口無話可說。

第二，我們主張基礎敎育劃一，與思想定於一尊的政策，決不能相提並論。我們主張統制的是下層，而非上層，漢武及開科取士的辦法，實是統制上層而對下層敎育聽其自然。但因上層既有一定標準，欲求顯達的，便不能不在最初即謀求適合這種尺度，結果是整個敎育受了統制。因此思想便祇有停滯。我們現在所採取的方式既不同，所以對漢以後或黑暗世紀的批評，是不能用在我們身上的。

第三，有紀律的訓練，與盲目的，不附理由的服從權威，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新式的敎育方法在這方面的補助是很多的。譬如一個小女婢之因怕而聽從主婦，與一大學敎授因戰事入伍後之服從長官命令，可以見到完全不同。或在二十年前，少年遵父母之命，聽媒妁之言，與從未相識的人結婚，比起後來之青年明知舊式婚姻之不當，但不願爲抗婚而使父母在精神上受重大打擊，因而抱一種犧牲的態度來結婚的，也有很大的區別。胡適之先生的新詩，有一名句道：「情願不自由，也算自由了。」可以理喩的訓練，並不見得一定可以破壞自由的空氣。

第四，即以上所舉理由都不足成立時，我們還可以說最低限度的統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條件。如果人人之思想皆互相冰炭不容，則社會自呈不安現象，在無政府狀態下，自

由思想一樣要受到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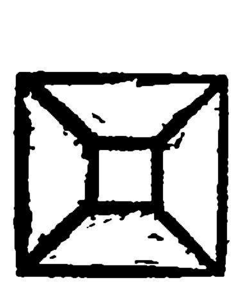
讀者大概可以見到，我們對自由思想始終是愛惜的。我們並努力想指出所謂公民教育和個人教育是不必有衝突的。我們解釋這兩者的關係，用不着隨從黑格爾說，做公民即是實現個人人格，所以公民教育與個人教育根本無衝突可言。但照杜威和羅素的看法，以爲民族教育與社會教育根本是不並立的，也未免嫌將這兩種教育的界限劃得太嚴。有許多人受了公民教育還一樣可以受個人教育的。譬如有許多人在小時受的是狹隘的邦國主義的教育，但到後來却變成一個國際主義者。這樣感覺敏銳，有先知之明的人，應當容他們自由發表意見。但無論如何，基礎的訓練總是必要的。祇有超過這個階段之後，方能有新的貢獻可言。所以我認爲計劃教育與自由思想固然不是一件事，但也不是完全參商的。我把兩者看做一個人格發生的前後兩個階段。

或再問曰，然則應統制之教育與不應干涉的自由思想間之界限究應在那裏劃出呢？我便回答說：兩者之間沒有清清楚楚的界限可劃。但又不容將兩者混爲一談。爲實際的方便起見，我可以把中小學劃入應受統制的範圍，而將大學以上的教育列入自由思想的範圍。）或依心理學上的辦法，將自然年和知識年（mental age）分開來論，不論自然年之長幼，凡知識年達到某種標準時，經證明後便可發給自由思想許可證，在法律範圍內，得不受非理干涉。）這樣的劃分我承認都是牽强的，不同意這個界限的，可以列擧理由來反駁牠。但我願意讀者能明白我的用意，我的用意是一方面要保全社會的固定性，一方面是要開導推動社會的新力量的。羅素爲達到同一的目的，他說：「教育有兩種目的：一是養成頭腦，一是訓練公民，——科學社會的教育，我想最好隨從 Jesuits的教育的先例。Jesuits 爲將來做善民的幼童，預備一種教育，爲將來做「耶穌會會員」的幼童另設一種教育。同樣，科學的統制者爲常人設備一種教育，爲將來的治者另設一種教育。」(The Scientific Outlook第十五章）他在底下繼續講，怎樣用科學方法「製造」出這兩種人來。他有許多的幻想，是令人可喜的。他這裏所提出的方案，可以說是修正柏拉圖的。柏氏在他的共和國中要訓練三種人，一是治者，一是武士，一是常人，包括農工商人等。羅素反對戰爭，所以他的理想社會中沒有武士。也許柏氏和羅氏所提的方法比我的

好。但是目的却同在：一方面要使社會靜，一方面却要使社會動。

## (五)

要之，我個人對於政治理論有興趣，同時也頗注意到敎育問題。這篇文章便是將政治同敎育和在一起來談的。從這兩方面看，我們見到個人自由與社會統制都是一個現代國家不可少的。所以我才在上面找出一個方式，拿來解釋兩者相互爲用的關係。因此，我也可以說，我所主張的並不是甚麽自由與權威的折衷論。我以爲依我提出的方式，如做的得當，可以使有個性的人能得到更多的發展。近來胡適之先生同張熙若先生提出個人自由是社會進步的條件，國民人格的培養是一切優越政治的基礎。他們在文中，最注意的是在提醒我們個人解放的重要，因而很少論到怎樣的統制是有必要的，是可以接受的問題。我不知道我這講統制或訓練，能不能補充他們的自由論。(二十四年七月十日)



## 古今書籍之大厄

曾士莪

牛弘謂古來書籍有五厄。秦火也。王莽也。漢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師入郢也。後又有五厄。大業也。天寶也。廣明也。靖康也。紹定也。大業時燼於廣陵。見通攷。信宗廣明黃巢稱齊。厄水者董卓遷都。載舟西上。羅寇沈溺。僅數船存。此見舊唐書經籍志後序。又隋嘉則殿書。亂後存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宋遵貴舟載之。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王伯厚引之。此厄不在十厄之內。隋志又云。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任昉殷鈞。復部集之。此亦一厄也。祥符八年，三館火。玉堂逢辰錄。亦記榮王宮火。典籍都盡。焚屋宇二千餘間。陳振孫曰。唐末五代之僅存。又厄於此。此亦一厄也。合此論之。朝廷書籍之厄。凡十有三。魏了翁言。江元叔所藏。爲僕竊入於安陸張氏者，亦焚。宋宣獻書。元符中焚。鼂文元累世之書。政和甲午焚。李端叔言。宋綏家藏書。爲火所盡。周密亦言。無不厄於兵火者。其家藏亦失。王仲言云。葉少蘊藏書於霅川。丁卯與宅俱焚。而李泰發家書。亦是歲火。以迄絳雲樓之災。天一海源之散佚。更僕難數。蓋物聚必災。聚久則散。殆有理數存乎其間也。

# 實施遺產稅的商榷

周筠溪

遺產稅在財政史和財政學史上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從十六世紀以來不知有多少財政學者贊成或反對；討論這個問題的書籍也是汗牛充棟，比財政學任何其他問題的論著都要多。但是，遺產稅的理論不是本題的範圍，本文在討論遺產稅如何實行，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問題不在遺產稅應否徵收，而在遺產稅怎樣徵收。

最近財政部決計徵收遺產稅，一些專家學者正在那兒草擬遺產稅法或條例，我們也有一點點的意見，請國人留意。本來遺產稅的實施也是極複雜的一件事，牠和所得稅的性質不同，牠的實施和一國的家族制度，繼承法，親屬法，國際私法都要有密切關係，加之遺產稅又是最容易逃避的一種租稅計算納稅額也比較麻煩。若像民國四年那樣的遺產稅法未免疏略，就是全國財政會議草擬的遺產稅暫行條例及施行細則也似乎尚未周密，且把我們的謬見寫出一些來。

## 一、市民登記與姓名一致

在歐美遺產稅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基礎，大約紀元前四十年頃羅馬已行一種遺產稅，他們辦起來自然是駕輕就熟了。在我們的國裏施行遺產稅總算創舉。因此我們在創辦新稅之初，增加國庫收入還不如養成人民納稅習慣和使人民認識此種新稅，為重要。我們的習慣和一切現存的制度有許多地方都予施行遺產稅以一些不方便。第一就是戶口調查的不完全，尤其是市民出生，遷徙，死亡的登記。（註一）這是施行遺產稅最基本的手續。除非出生，遷徙，死亡的登記辦理至相當完善程度，遺產稅不會公平和免掉逃稅的。死亡是繼承的開始（民法一千一百四十七條）這是很顯明的必須調查正確的了；出生為計算年齡，一家人口多寡，個人經濟負担的張本，也決不應忽略。因為這三種登記再加財產的調查國家對每個人的經濟狀況有相當的明瞭，然後才能決定納稅人的差別待遇，防止納稅的逃避，（註二）計算應納稅額等等。否則一切失了正確的根據，很容易違反租稅的原則，減少國庫的收入。因此實施遺產稅的第一步應先把這三種登記辦好。

其次就是姓名的取締。按中國現在的習慣，一個人有一個名，一個字(俗稱號)的很普遍。在財產的契據上還有堂名。舊式女子和初生小兒多半無名。若勉強把張王氏李趙氏或嬰兒的小名算作人名，相重的又未免太多了。這種一人數名或無名或堂名都是徵收遺產稅的死敵。這樣很容易隱瞞一部財產或全部，使稅收機關無法調查，更極易混淆分歧使出生死亡之登記，財產之調查紛亂而變爲無效。如妻之特有財產（民法一千零十三條）原有財產，（民法一千零十七條）子女之特有財產，（民法一千零八十七條）若無正確的姓名，其所有權如何決定？譬如張李氏的妹也恰好是張李氏，那麼等到姐姐死了，按第三順序妹妹繼承她的遺產時，一切財產契據無須更名，不是很容易偷漏國稅嗎？堂名代表一個家族團體，可是現行繼承法不承認團體之遺產繼承，那麼如樂善堂一類的財產，究竟歸誰繼承？此種紛亂情形亦極明顯，無須多贅。在歐美女子嬰兒多半有名，而他們把少數的字，很巧妙的排列起來，重名的也很少。至於稅收機關警察機關對於人事及財產的調查更爲完備。法國的徵稅機關對於個人調查，尤爲精密且看法國人說：

「牠（指徵稅機關）天天知道，或者有方法可以知道我們家裏的人事和財富的變遷——無論是結婚，出生，死亡，離婚，私生子之認養；合同之簽訂；遺囑之遺留；抵押借款之商議；訴訟之勝負；動產與不動產之購置；證券之登記；現款之收入等等通統曉得。牠所不知道的事情，簡直是例外或絕無僅有。……牠知道我們的家世和家道的興衰，有時比我們自己所知道的，還要詳細清楚的多。」（李權時遺產稅問題引Charles Lescoeur的話）

因此我們主張㈠設立完備的調查機關，執行精密的調查㈡以法令限制全國人民在財產所有移轉之契據上，祇准用惟一之姓名。在施行遺產稅前，限於一定期間內將堂名別號等，一律更正爲本名。自此以後，發現一人二名，或多名，無名，以及用堂名者，法院不保護其權利，其本人亦祇能在一個姓名下主張其權利。此次之更正登記免費，以後更正登記認爲財產之移轉；其有償者依法收契稅等，無償者按遺產稅法一律徵稅。

## 二、產業稅與繼承稅

遺產稅的名稱很多，均在從那種觀點看牠，和用那種方法徵收而異。遺產稅（Inheritance tax）是從財產方面看的名稱，英國人管牠叫死人稅（Death duty）是從人的方面看的名稱。以死者全部財產爲根據而徵收的就叫作「產業稅」，（Estate tax or Estate duty）。以每一繼承人由原產中分得的財產爲準據而徵收的，就叫作「繼承稅」（Succession

tax or Succession duty ）日本人叫牠作相續稅。此外還有些不同的名稱，且不管他。但看看我們用那種方法合適。雖然從前有用登記手續費遺囑檢驗費等形式徵收的，現代却不然。現代世界各國多採用繼承稅的方式也有繼承稅和產業稅同時並徵的。單用產業稅的國家較少。民四遺產稅法按第五第六兩條規定顯係繼承稅，（註三）十七年全國財政會議的遺產稅暫行條例按第一條第八條規定亦係繼承稅而非產業稅。（註四）

產業稅的優點，可以說有三點：㈠適合中國家族財產制。因為中國家族制度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大家庭，兄弟同產的情形也極多。若徵收產業稅則有許多方便，那就是說在遺產人死亡時，國家即按遺產的總額徵稅，不管他們析產或不析產。遺產於何時分割，均不影響稅收。　若採用繼承稅則遺產人死亡，兄弟仍不析產，則計算上生出許多麻煩。譬如某甲死亡，其子女因為不析產不辦移轉手續，過些時間，財產價值變化，繼承人中也許有死亡的。而按現行繼承法，追溯至遺產人死亡計算繼承稅殊感困難。在農村裏，兄弟一世不分居不析產的也有；也有母親尚在，而代子女暫時保管其財產的，這都能使遺產的征收增加困難。㈡國庫收入的影響。因為行產業稅是按照財產總額計算，因此可以得到超過免稅額以上或至較高的稅率。假設某甲共有財產二萬元，死亡時依法妻及子女共五人有繼承權，假設免稅點是五千元，一萬元以下稅率為百分之一，一萬以上至兩萬為百分之二。若按產業稅徵收，則二萬元之百分之二共應納遺產稅四百元；若按繼承稅徵，則每人應分得遺產四千元，均在免稅點以下，即可全不納稅。即或國家把免稅點弄低，假設免稅額為三千元，他們各個人財產為四千元，也祇按百分之一之稅率完稅，納稅總額不過二百元。這樣說，行產業稅是比繼承稅可以加多國庫收入的。㈢是計算方便和逃避的減少。在行產業稅的稅率表是比較簡單，因為牠可以不管繼承人和死亡者的關係，不問繼承人已有的財產是多少，繼承人的年齡等等。不因此而異其稅率及免額，是簡而易行。不像行繼承稅那樣計算複雜，一般人不易明瞭，而聰明的納稅者很可以利用這種複雜情形，偽報和死亡者的關係，繼承的年齡等。美國遺產稅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inheritance taxation) 建議說：「……第一點產業稅之簡單，已顯然可算為一種便利。凡施行此稅者，可以避免發生對於各受惠人的地位等問題。其稅率表亦更為簡單。祇要應該完稅的產業，其純淨總數確定以後，即立刻算出稅率。這就是說，在產業方面及政府方面均可節省時間與費用。……」（李百强譯：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by Carl, C. Plehn)

這三種優點在我們看來都有可批評的地方。對於㈠中國的大家庭制度是不合於現代的，這種制度的弊端我們不能在這裏多說，但這是很顯然增加人們的依賴心因而養成惰性，減低社會生產能力的 。我們應當用租稅政策來改正這種弊病，而不應當勉强迎合牠。民法既認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繼承，應即勒令於此時更名過戶，辦理移轉之登記即時徵收遺產稅。對於㈡項不成問題，祇要把繼承稅的稅率累進的程度加劇，稅率提高就行了。關於第㈢項，產業稅率表的簡單政府和人民雖省一點事，也正因爲這樣而違反了租稅公平的原則。沒有對繼承人之差別待遇簡直不是良稅。因有幾種人在遺產人生前曾經參與經理其財產，如妻子之類。有的必須完全依賴遺產人爲生活，如初生的子女。這樣的人若和忽然發了一筆橫財而不相干的戚友，（也許其本人已經是很富的人）相提並論，眞是再不公平沒有了。這裏也有一種辦法似乎能暫代差別待遇的，就是行產業稅而提高直系繼承人或倚靠人的免稅額，也就是按繼承人與死者的關係而差別其免稅額。這樣必須由總遺產內減去各繼承人免稅的總額，如此仍然是不公平。譬如某甲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亦無父母，有兄弟二人，按民法一千一百四十三條之規定以遺囑將其財產之三分之二贈與友人某乙。兄弟二人各繼承其財產之六分之一。（這樣不違反特留分之規定，見民法一千二百二十三條第四項）若某甲財產共有六萬元。假定兄弟的免稅額每人是五千元，友人是不免稅的，則此六萬財產按五萬元收稅，納稅以後分割，則友人某乙實際也得享受免稅待遇至六千六百餘元之多。所以還是不公平。況且直系繼承人稅率輕是可以的，若免稅額太高（尤其是各繼承人免稅額之累積，最易過高）等於無稅。與施行遺產稅的原意相背。也就是說，我們不應當消極的免除直系繼承人的稅，應當積極的加多不相干繼承人之納稅額。因此我們主張繼承稅。繼承稅的特點即在能實行差別待遇。尤其是我們所主張的「所有權認許」和「繼承人固有財產加入計算」。這些問題都在下面討論。

## 三、稅率表

現在假定市民登記辦理至相當完善程度，我們採定繼承稅，那樣我們的稅率表應當怎樣規定呢？我們爲解釋方便起見在這裏擬一個表：

本表用超額累進率〇財產額在百元以下之尾數不計〇納稅額一元以下不計〇

| 繼承人之關係 | 免稅額 | 一元至一萬元（扣除免稅額） | 一萬元至五萬元 | 五萬元至十萬元 | 十萬元至五十萬元 | 五十萬元至八十萬元 | 八十萬元至一百萬元 | 百萬以上每百萬加百分率 |
|---|---|---|---|---|---|---|---|---|
| 未成年子女（二十一歲以下者） | 自二十一歲起每低三歲照成年子女加免稅額三百元 | （百分率） | | | | | | （至千萬止） |
| 夫，寡妻，成年子女 | 二千五百元 | 〇·五 | 一 | 二 | 三·五 | 五·五 | 九 | 三 |
| 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養子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 | 二千元 | 〇·六 | 一·二 | 二·二 | 四 | 六 | 十一 | 三 |
| 妾，嗣子，或與死亡人生前為依靠受死亡人贍養者 | 一千元 | 〇·七 | 一·五 | 二·五 | 四·五 | 七 | 十二 | 三 |
| 其他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 五百元 | 一 | 二 | 三·五 | 六 | 十 | 十五 | 三 |

本表之解釋：

（一）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免稅額〇在遺產稅暫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由調查遺產委員會估計〇這種辦法很容易上下其手〇我們承認凡是國民都應受教育，所以作一律的規定〇年齡一項按德國一九一九年繼承稅法規定二十一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每年可免除稅額二十分之一，但以遺產及繼承人已有的財產不滿五萬馬克者為限（註五）但是這種辦法分級太多，本來十一歲和十二三歲的相差不多，所以本表分作七級共可免稅三千一百元，再加二千五百元共為四千六百元，這樣一個初生小兒的生活求學，在中國現在滿可足用，何況自此以上的財產，不是沒收，祇是收稅呢〇德國之規定五萬馬克，也許在德國初生小兒至長成連求學必須此數，否則便是過高了〇

（二）分級問題〇分級太少違反施行繼承稅之本意，分級太多，非特計算不便，使人不易明瞭，實在徵繼承稅在平均社會財富之觀點上，亦無此必要〇夫妻或父子在中國家庭是共同努力的，因此夫或父所有的財產，常常有妻或子之勞力代價，參與其中，各國稅率表皆列為第一級，本表從之〇寡妻是指未改嫁的說〇或有規定必須五年內不改嫁者始有繼承權，我民法無此規定，從略〇第二級是把民法規定繼承人的四個順序（除子女外）列在一起的〇這些人都有參與家庭生產的可能，或老，病，依賴死亡人為生活者，所以列到第二級〇妾在暫行條例列入第二級（註六）但在新民法不承認妾之制度，納妾非財產多的人辦不到，所以列到第三級〇因為此種制度仍在於現社會中，不能不列〇嗣子也是法律上不承認的（註七）同時也是現社會未能廢除的所以把他列到和受死亡人贍養者為一級〇我們盼望幾年後修改稅率表把他們去掉〇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規定扶養之範圍〇其實我國社會有很遠的親戚被贍養的〇妻父妻母（岳

父母）是很平常的被扶養人，他如伯母，嬸母，姑母，成年者癃病之同族等，我國人皆有贍養者。遺產人死亡，此等人生活將成問題，因此似有比其他繼承人減稅的必要，本表也列入第三級。第四級是指前三級未列的人說。

（三）稅率。本表之稅率較一般爲低，尤其是小額的財產。這是因爲繼承稅在我國創辦時期使之易行。一元至萬元一欄是扣除免稅額後應完之稅率，因此實際等於五百元至萬元或四千六百元（未成年子女）至萬元。此種扣除免稅額辦法是調濟免稅額過高的應完稅率。美國加州一九一五年繼承稅法即如此規定。（註八）十萬元以上稅率增加較劇。實因一般人（指繼承人）最大家族最優生活亦在十萬元以下，應課較重之稅。十萬至百萬分三級百萬以上每百萬之一級，分級雖密，然而較之一萬至五萬之一級相差尙爲二十倍。暫行條例以百萬至五百萬爲一級則於百萬以上之豪富課稅過輕。各國最高稅率亦無千萬之豪富纔稅百分之二十者。（除非同時行產業稅及繼承稅兩種，如美國）美國威斯康新州現定財產五十萬元以上達最高額爲百分之四十。本表爲百分之十。十五。暫行條例十二。已爲很輕。英國稅率較輕因其徵產業稅之故。（註九）法國一九一七稅率最高額百分之二十四。前此歐戰時高至三十五。（註十）德國一九一九年繼承稅率最高額爲百分之七十。且財產一百五十萬已達最高額。（註十一）意大利一九〇二年稅率最高額爲百分之二十二。財產百萬已達最高額。（註十二）本表最高額爲百分之四十五。然財產千萬始達最高額。百萬財產稅百分之十五，其輕可知。

## 四、免稅，扣除，與已有財產加入計算

關於繼承稅如何可以免稅，暫行條例第十一條規定㊀善舉㊁公共事業㊂合族義莊皆可免稅。㊀太寵統，㊂項有宗法思想存在，可廢掉。因此各國有明定爲慈善機關者（如意大利）然多減稅。我們主張應明定爲「學術機關，慈善團體及其他公共事業爲繼承人時免科遺產稅。」但在其他法令上應規定凡「繼承遺產十萬以上之機關，應受國家監督。」那就怕他們拿這一筆財富使用的不正當或浪費。至扣除問題，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條之規定須扣除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暫行條例規定㊀有確實憑證之遺產負債㊁及其喪葬費。得酌先扣除。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遺產負債須有字據。喪葬費不逾遺產人身分以上。我們主張喪葬費可按實際支出扣除。「身分」之決定似乎太活動。

我們最應主張已有財產加入計算。因爲已爲富豪的受遺產少數比窮光蛋受遺產的多數還多。譬如某甲已有財產百萬，又得遺產一萬，按前擬表祇納國稅五十元。某乙一無所有得遺產三萬，應納稅二百五十元（爲計算簡明計，假定皆爲第一級無免稅額）其不公平顯而易見。但是有人說：已有的財產中也許有一部或全部已經納過遺產稅，不應再加入計算。（初辦遺產稅自無此問題。）但是我主張的加入計算，不是重新課稅，而是因爲他負擔租稅的能力大，而增高他的

稅率就是了。意大利一九一九年規定繼承人已有財產者則須納附加稅（同註十二）德國一九一九年規定繼承人已有財產超過十萬馬克者，每一萬馬克須加抽遺產稅一厘。（同註十七）這眞有重複課稅之嫌。我們的主張是：「繼承人已有財產在五千元以下者不計。在五千元以上者加入遺產中計算。但已有財產，概不課稅」。假設某甲爲寡妻已有財產五萬，又得遺產十五萬。其應納之稅，可計算如下：（五萬元已有財產，因在五千以上所以加入計算）

一萬（按表扣除免額後應納稅千分之五。但此爲已有財產，故全免）

五萬（按表應課百分之一，但此中有四萬因已有財產免稅。故按一萬計算應納稅額：

（一萬） 1% 一百元

（十萬） 2% 二千元

（四萬） 3.5% 一千四百元

由上列知連已有財產共二十萬。應納稅共三千五百元。以二十萬之鉅富，納三千餘元稅，可算輕而易舉。若不加入計算呢：

一萬（扣除免稅額二千五百元銜餘

（七千五百元） 0.5% 三十七元（五角不計）

五萬 1% 五百元

九萬 2% 一千八百元

是遺產共十五萬應納稅額纔二千三百七十元。其已有財產祇五萬已相差如此。設前列寡妻甲已有財產爲一百五十萬。若已有財產加入計算：

一萬 0.5% （因已有財產免）

五萬 1% （免）

十萬 2% （免）

五十萬 3.5% （免）

八十萬 5.5% （免）

十九萬 9% （除已有財產四萬外餘十五萬）

（十五萬） 9% 一萬三千五百元

這樣看來，已有財產若不加入祇納稅二千三百七十元，加入之後，應納一萬三千五百元，相差甚鉅。不計已有財產，對於富豪徵稅太輕，殊不公平。

此外民法一千一百七十三條規定繼承人開始前所受被繼承人之贈與應加入遺產中計算。但書云：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我們主張徵收繼承稅時應不承認此但書。即無論繼承人是否有反對意思表示一律加入徵稅。且不能視爲已有財產以防逃稅。法律在尊重個人自由，徵稅恰恰相反。

關於免稅者我們可以規定「書籍，傢具什物爲日常生活上所必需者免稅，裝飾品不在此限。」傢具什物其數有限，價格亦必有限。書籍雖昂貴者但變賣困難，且爲傳播文化工具，可以免稅。關於一定期間爲多次之繼承，各國多有規定。日本規定爲五年以內爲第二次之繼承者其已稅部分全免，七年以內免半額。（註十三） 我以爲日本等國所以有這樣的規定的，是怕同一財產經多次繼承，因徵稅而變成沒收。我們既有免稅額，低額財產之輕稅，自然不會有此結果。況且財產價格一年之內即有變化，若在都市天天有變化，免徵此稅，亦失公平。實在說同一財產繼承一次其納稅人改換一次，我們祇言納稅人之經濟況狀負担租稅能力爲已足。却不必顧及同一財產之減少或沒收。

## 五、外國繼承人和外國被繼承人

關係國際之繼承應如何課稅？李權時在他的遺產稅問題裏面說：世界各國所行的方法有四種。這四種實在可以合併爲三種，就是㈠以死亡者國籍爲標準。如德國，挪威，瑞典西班牙等國。㈡以死亡者的住址爲標準。如美英等國㈢以遺產所在地爲標準。如意大利俄羅斯日本法國（一八五〇以前）。在理論上儘可讓學者們在那作正面反面的爭辨。且看我們的國家應當採用那一種標準？就㈠項說，我們主張的是繼承稅，所以一切似乎應當以繼承人爲標準而不管死亡人。若是我們以繼承人（或死亡人）的國籍爲準，那麼南洋華僑美國華僑及其他各洲各國的華僑都可以徵收繼承稅，豈不是國庫裏將有一筆很大的收入嗎？但是也有一點小困難即（a）調查之不易。僑民財產，遠隔重洋，也許兼存於各國，雖然有外交官領事官的主持，調查也不易。（b）若但以國籍爲準，則外國人在中國開的商店，公司等不能徵收繼承稅。（c）對於海外僑民我們應當並且政府也實施行一種奬勵政策，使他們多多到海外去經營事業，因此在租稅政策的觀點看可以不稅。就第㈡項論以死亡者的住址爲準，實在是三個方法中最壞的方法。譬如法國人甲在中國久住，他的產財在法國，倘或他死了（應當說他忽然得繼承存在法國的財產）我們要收遺產稅，其財產調查的困難比第㈠項還要加倍。況且以住址爲標準根本不是產業落後國家的辦法，（關於此點李權時先生已經指明）。所以我們主張第三種辦法。就是以財產所在地爲標準，財產在中國的繼承人，一律徵收繼承稅，其課稅物件也但以在中國的財產爲限。這樣不但調查容易，收入較大，實在也含限制外人在中國置產的意思。就純理講，凡財產在中國的就是從中國財富中奪取一部，徵收租稅，是應

的。同樣外國人繼承中國人的財產，財產在中國，便徵繼承稅。（這一點着眼在財產）中國人繼承外國人的財產，財產在中國便徵繼承稅 。 反之以上兩種情形其財產若在外國，就一律免稅。這還可以保護本國人， 若採用第㈠種方法以國籍爲標準 ， 則外國人在中國置產千萬也不納一文的稅了。

還有應當特別注意的就是中國人想要逃稅把錢存到外國銀行或於生前在外國購買不動產，是不是也按上邊的原則辦理呢？對於此種情形，我們不承認他的財產是在外國，我們認這是臨時的逃稅。因此可以在繼承稅法或條例加上一條但書說：住在中國的中國人把金錢存入外國銀行或於死亡前三年內，在外國置產，一律視爲財產在中國。至於對付這種逃稅的辦法，在下條再研究。

## 六、防止逃稅的幾個方法

繼承稅（或遺產稅）的逃避極容易，逃避的方法也很巧妙。但是有一個最有效而且能防止一切逃避遺產稅的方法是：「所有權之認許。」我們知道人們的繼承權不是與生俱生的，是法律所付與的。法律不保護這種權利，人們便不能主張更不能對抗他人。不但繼承權如此，一切財產權都是法律的恩賜。法律不保護，人們便什麼權利也沒有了。

「按照美國最高法院推事麥坎拿Justice Mc Kenna氏於一八九七年所云，以爲由遺囑或遺傳上承受財產之權乃爲法律所創造而非自然權 Natural Right —是一種權利。所以凡賦給此種權利的當局即有權加之以某種的條件。同樣威廉哈谷特勳爵Sir William Harcourt於一八九四年提議修改英國死人稅案時，曾在國會發表云：宇宙賦給人類執掌世上物質之權，至其死亡時即停止，以故其於死後而仍得延長其意志之權—即死人處置財產之權—乃純粹爲法律所創造，所以國家應該在行使此種勢力之下，規定條件及其限制。」（李百强譯：Carl. C. Plehu: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除了自然法學派外，無人承認有所謂自然權。二氏之主張本可適用於一切權利，不但繼承權而已。不過繼承權尤應限制，就是因爲繼承權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最大最要的原因。

繼承權既然是法律所創造的，所以若有人不遵從法律，我們就可以收回或者是剝奪這種權利。所以我們主張凡是不用本名（用堂名別號）的財產，國家就可以不承認是他的財

產。在一定期間內若沒有人能證明是他的名字時，國家簡直可以沒收充公。這是對違法人的一種罰辦。雖然似乎太重，然而不如此，則新稅不能推行。從另一面說，就是規定：「凡未納遺產稅的財產無償移轉，一律無效。」例如某甲有田地一百頃用某甲名，有錢十萬存於銀行用某乙名，（甲之別號）國家即承認二者中經登記之一個名字，例如是「甲」。那麼銀行若不支付其用某乙名之存款，法庭是不管的。又如登記的名字是「乙」則他的佃戶把一百頃田報入官就沒收，並可賞給其佃戶若干，爲舉發漏稅之賞。譬如某丙有財產百萬，丙死，他的子女並不更名過戶，經過一定期間，（例如三年）國家查出來有一筆財產値百萬因未過戶，仍應爲「丙」所有，但丙已死三年，其失掉國民資格已久，財產即可沒收。在舉辦之初可沒收百分之七十。因爲我們所定的稅率表，最高稅率纔到百分之四十五，這樣重罰，稅率又輕，偷漏者一定可以減少至極小限度。我們知道一切不動產所有權都有契據證明，動產比較難查，但是動產可以存在家裏的也很少，大多數是存放在銀行或保險箱裏。因此這些契據存冊的名字，若是所有人父親的名字，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名字，而沒有完納遺產稅的稅證或收據。就可以罰辦。國家應當把一切更名過戶的手續都收攏來自己辦。遺產稅徵收機關必須和普通法院登記機關合作。法庭引用證據時未納遺產稅的不准用。

有的逃稅方法，如生前以其財產贈與關係人，或者捏造以其財產賣與關係人，或者僞造負債，或者生前析產，這些都必須有契據，契據上的名字須更換。在他請求更換時國家看若是無償的移轉即按繼承徵稅。若是有償的行爲須特別嚴密調查。例如某甲僞稱欠其子錢若干，然此必有借據，否則無效。借據必須登記，否則亦無效。當他送到法院登記時，即可澈底查問，伊子何時放借？甲爲什麼借錢？作何用？何人證明？何處付的？伊子原有財產若干？（尤其是未成年人之特有財產）如此極易洩露眞情。現行民法承認登記之契據可對抗第三人不登記者亦承認爲有效。徵收遺產稅時對未登記的債券可不予扣除。也就是認爲無效。

此外逃稅的方法如遠親的繼承人故意把遺產讓與近親繼承人，日後再分。當他再分時又須辦移轉手續，這裏毛病自然會查出來。又如少報遺產的一部，但他未報的那部契據上

必是死亡人的名字。就可沒收。若怕沒收，還得全報出來。因此我們說拿不承認所有權來對付偷漏遺產稅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雖然，這裏仍有兩個例外㈠是把財產（特別是動產）存到外國銀行裏。防止這種偷稅法必須先由國家和外國訂條約，或和外國銀行商訂辦法讓外國銀行幫助收稅，有應納稅的，報告給政府。外國銀行爲營業起見，一定不願意辦這個防碍存欵的事。可是，政府可以給外國銀行比市面利率高出二三倍的手續費。那麽外國銀行也自然樂爲了。例如某外國銀行收入存欵無利，放欵月利千分之十。那就是說他若收入一筆一百萬的存欵，每月得利一萬元。政府若給他百分之三的代徵遺產稅手續費，對這一百萬存欵立刻就拿到三萬元（假設以遺產額爲準，若以納稅額爲準祇加高其比率就是了。）如此在外國銀行想失掉這筆存欵，也可得三個月的利息，自然不會拒絕。我們可以加重存欵在外國銀行者的遺產稅率（如按表加倍是）。以爲出手續費的補償。外國肯帮助我們收稅，我們也可以幫他收遺產稅，作一互惠的訂定。

㈡貶估財產價格。防止這種弊端我們祇仿照德法等國規定。估價按該財產收入之若干倍即可。這種辦法比較容易確定。免納稅人爭執，收稅人舞弊。例如房產田地按租價三十倍計算。則明白精確，一望可知。本來李加圖 Ricardo 等論田地價値之高低即決定於地租之多寡。因而此種估價方法亦極合理，而可防止人民自報之貶價。這些都是很有效的防止逃稅的方法。

（註一）此處所說登記是指一般「市住民」說的，不是指「市公民」說的。

（註二）逃稅和避稅是兩件事，見李權時遺產稅問題一〇一頁。

（註三）參見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册。

（註四）參見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註五）參見李權時各國遺產稅史要第五章。

（註六）遺產稅暫行條例第七條第二段云：「遺產人之妻妾如承襲遺產時，其稅率妻視第一等，妾視第二等。」

（註七）見陶彙曾民法親屬論二三頁。

（註八）見李百强譯財政學大綱。

（註九）（註十）（註十一）（註十二）見李權時各國遺產稅史要各章。

（註十三）見馬場鍈一財政學新論一〇三頁。

#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丹徒周石君都轉。所著水流雲在館詩鈔。於五七古。已錄其和韵數章。其今體律詩。尤沉鬱頓挫。流利淸新。無一槎枒生澀之語。與淩厲叫囂之氣。先生嘗謂詩之爲道。必先有眞性情。而後能深之以學問。故其集中所爲詩。皆謹守唐律。長篇短什。無不聲調鏗鏘。音節圓美。先生初宗少陵。晚年酷嗜子瞻。於二公集皆能闇誦，嘗集成句至數百首。一氣揮灑。章法渾成。絕無飣餖之習。顧所自爲詩。則又能盡變古人之形貌。此固由於學深養邃。然非性情之眞摯。亦何能及此也。僕年來于役江干。襄理糧賑。感三冬無雪。將成災象。幸五出甡玉。瑞兆新年。乃檢錄石君集中。和東坡尖叉韵數首。對雪續之。藉以抒我懷抱。幷期澹茲災況云爾。題爲雪中遇何愷亭參軍(瑛祺)因留小飲。其淑配吳琴修夫人屬和東坡尖叉韵二首。詩曰。斜飛猶訝雨廉纖。漸覺寒威向晚嚴。下里歌難酬郢曲。梁園吟好續吳鹽。新醅竹葉香浮甕。淸夢梅花笑索檐。時聽爬沙疑似蟹。尊前鄉味憶團尖。縮項人同集凍鴉。寒雲催暝阻羲車。淸才畢竟輸吟絮。(自注謂琴修夫人、並王仲潤夫人、皆工詩、)老樹居然盡著花。策蹇有誰閒覓句。飛鴻如我苦思家。當年白戰騷壇壯。賦手深慚溫八叉。又雪後與閨人夜坐、叠前韵二首云。冰筯分明想玉纖。坐聆宵柝氣淸嚴。貧家風味諳蔬韭。孀婦心情累米鹽。翠袖自憐寒倚竹。紙窗時訝每窺檐。遙知滑澾深山裏。踏盡樵夫屐齒尖。強支寒瘦不如鴉。悶損光陰疾似車。怕觸傷懷吟謝絮。(自註，謂亡妹，)敢誇同夢艷江花。最宜簑笠橫孤艇。何惜瑤瑤滿萬家。沽酒預愁明日路。出門幾莫辨三叉。三叠前韵二首云。木落空林月影纖。宵寒倍覺十分嚴。圍爐乍熟鵝兒酒。傍砌猶堆虎子鹽。此日冰霜愁晚歲。幾人風雪念茅檐。閨中賴有能詩侶。一字吟安損黛尖。中庭積素靜棲鴉。巷僻常迴俗客車。炭屑煖煨茶銚水。冰紋寒結硯池花。絕無烟火憐袁徑。但有羊羔笑黨家。輸與東坡老居士。每多吟興遏劉叉。雪霽四叠前韵二首云。窗紙初烘日影纖。敝裘猶怯朔風嚴。杯斟白傅新醅酒。句補昌黎舊擬鹽。泥迹都爲鴻印爪。凍晴時見雀翻檐。分明昨夜尋梅去。夢裏靑山失翠尖。一林霽色散寒鴉。門外泥深漸沒車。如許年光愁蔗尾。幾番春信問梅花。橋邊驢背饒詩思。江上漁蓑屬畫家。險句不妨追瘦島。儼如矛戟互麏叉。五叠前韵二首云。新篇欲寫吮毫纖。詩境雖寬律苦嚴。畫裏鄉心濃水墨。閒中況味淡虀鹽。消寒小飲圍爐火。忍凍孤吟側帽檐。料得故山風雪後。嫩紅先拆早梅尖。絮聒生憎是曉鴉。徑泥何處又鳴車。豐年有喜宜占麥。蚤起多情爲惜花。冒雪淸談無俗客。閉門高臥即山家。幾竿待補疏籬竹。倚向閒階當畫叉。愷亭與琴修夫人倡和叠韵甚夥。六叠前韵奉酬二首云。鏡臺雙賭筆花纖。一粟寒檠夜課嚴。咳唾詞華霏玉屑。聰明才思鏤晶鹽。但期白戰銷金甲。不許紅心拂玳檐。畢竟閨中多韵事。鬧尋詩句鬥新尖。風塵蹤迹等羈鴉。晨夕來過不用車。壁上詩題隨意畫。尊前酒共賞塵花。常懷舊雨如尋夢。怕送流年當別家。漸覺艷情銷似水。 冰天雪屋手同叉。盥讀一過 。眞覺無詞不麗。有句皆香

# 法國外交關係之分析

## 歐洲最近國際關係論之二

胡道維

今日法國外交政策的基本關鍵，在對德國的復讐所抱的恐怖觀念。希忒拉治下的德國民族精神的澎湃，以及希氏企圖增强德國國力而使其與法國平等的公開目底，使法國對于德國較繁多的人口及其工業設備中所潛藏的軍事價值愈增其畏懼不安的感覺。因而法國在以往二年中不但屢次鉅額的增加了牠的國防預算，而且無時不在努力與其他各國結訂各種協約而期以支持其現有的同盟關係。法國的目標所在，自然是極其明顯的：首先是要對德國加以箝制而使其無可作爲；如果這是不可能的，便要尋覓充分的國際援助而一如大戰時之足以與德國優勝的人力相匹敵。

目標既如上述，法國外交活動乃向下列三方面邁力進行

第一，法國已與蘇俄與英國成立妥協的關係——二月三日之英法倫敦宣言，以及五月間成立之法俄互助公約，都是此項妥協關係之最後的里程碑：法國在這一方面的成功，大部分是因爲英俄兩國皆極力想避免戰爭而維持歐陸的現狀；牠們深知希忒拉之修正凡爾賽條約的既定方針，乃和平上最嚴重的威脅。

第二，法國並曾利用其與蘇俄關係的改善，進而提倡東方洛迦諾公約的訂立——主由東歐各國（德國在內）相約對任何圖以暴力更改現狀的侵略者共同施以抵拒。這種公約自然對於德國的野心更形成一最大的限制，而同時在德國被認爲侵略者的時候必然的爲法國取得蘇俄與他國的援助。但是德國至今還不曾忘却一九一四年「殘紙」事件之精神的影響，故迄不肯簽訂這種公約。

第三，法國亦曾努力改進其與意大利的關係——一月七日之法意羅馬協定，便是此項努力之最高的收穫；此後經過英法倫敦宣言，斯特賴薩會議，日內瓦會議，以迄於目前，法意都是站在一條陣線上而未曾須臾分離的在密切合作中。在這一方面，法國還有一個附帶的重要目標——就是改進意大利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希望由此而成立意大利與法國及小協約各國的聯合陣線。此外，法國人並希望這個新組合可以

與巴爾幹同盟發生聯絡。如是法國便可以成立兩層對德國的限制，而以傾向法國的各協約國與同盟國組成一堅固的包圍制度。在這種局勢之下，法國既有列國共同行動的信誓以為後援，德國如擅自居于侵略者的地位，那就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上述三項策動彼此有什麼關係，現在已實行到了如何程度：我們暫時可以不必詳談，因為嗣後我們還有究討的機會。在此地我們只說：法國之走上上述的三條路線，為時是很早的；但是大體上發生真實的具體的進展，還是一九三五年開年以後的事體。在這種三面的策動尚未見確實的結果以先，國際間發生了一個轟轟烈烈的事件；這次事件雖說不久便歸於順利的平息，但是牠對于法國的外交動向究竟會有或將有如何的影響，至今還是個不易懸揣的謎。

法國在上述第一與第三兩方面的外交努力，在最近七個月以來，不能不說是已經獲得了驚人的效果。就只有那第二種計劃，至今還是一種單相思的幻夢；非但如此，自斯特萊薩會議以後，簡直就正式成了法德之間的爭執焦點了。四月十一日在意屬斯特賴薩召開的三強會議，本有以聯合行動而屈服希忒拉的意味；但是重圍中的希忒拉所提供的最高限度的妥協，也只肯與對手各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約當然遠不能如法國人之所期望的約束德國的計劃；因為德國國社黨在目前要達到的目的，無非要取消凡爾賽「不平等條約」而恢復歐戰中之一切損失；這在德國人的心目中並不是侵略行為，當然不受互不侵犯條約的羈束了。普通的互不侵犯條約誠然都規定有不以武力更改國疆的條款，但是德國最近目的所在的奧地利與米美爾等地方，都是日耳曼民族的居留地，大多數人民恐怕真的都傾向于德國統治，且都內部有堅強熱烈的國社組織與運動：德國可以假借民族自決的方式，而運動規復或合併這些地方。到了那個時候，要用武力的恐怕是德國的敵人而不是德國；所以互不侵犯條約非但不能約束德國，而且反能陷法俄等列強于不利不便的地位：這一層法國政治家看得透徹極了，當然不能單純的接受德國不侵條約的提議而即為滿足，當然要繼續的運動互助條約的結訂了。不侵條約只要簽約各國互不侵犯，只要牠們不協助侵略國；而互助條約還更要簽約各國協助被侵略國，而共同抵抗侵略國：在互不侵犯條約之下，德國如果出以某種行為，只要自己認為非侵略性，便仍可勇往直前的毫無阻碍的進行；其他各國縱認為有侵略性，也只能相與不協助德國而亦不能對之共同加以膺懲。但若在一種互助公約之下，倘德國認為非侵略而其他各國認為是侵略的行為，德國亦不能悍然不

勵一切的進行——否則德國便有遭遇列國共同制裁的危險了。這就是互不侵犯條約與互助條約的根本差別，這也就是法國要堅持成立互助條約——尤其是東歐互助公約——的主要原因。

雖然如此，德國之反對東歐互助公約的態度，久已是明若觀火的了；波蘭也與德國一鼻孔出氣的久持異議。實際上，法國對於德國國力日增所持的恐怖觀念的激增，原因就是起於德波兩國的勾結——一九三四年正月成立的德波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在表面上，這件條約原是與法國政策一致的；那就是說，牠的效力無非是約束德國的任何非和平的方法而企圖更改牠東部的疆界：但是兩國進行談判時的秘密折衝，却是使法國最感不安與疑慮的情事；而波蘭此後又未曾以任何有效的行爲，來紓解法國的猜忌。法國很以波蘭已然在東方洛迦諾公約計劃的車輪上纏繞了一條妨害的繩索爲焦慮；而巴多在去年初夏與拉佛爾在今年初夏之訪問華沙，亦不曾澄清法波友誼上所籠罩着的疑雲。現在兩國間的裂痕，已有愈演愈大的趨勢。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之急欲加緊牠同蘇俄的提携——那自然是很容易瞭解的事實。法俄締結軍事同盟的消息，在國際間已宣傳有一年半以上的時光；法國已準備向蘇俄以極輕微的條件作長期鉅額的貸欵，也是一件久在甚囂塵上的傳聞。又因爲步履穩健的蘇俄一向是表示不樂締訂兩面協定而只願結立一種多邊條約的，所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拉佛爾的演說可以說是用意在誘起德國參加東方公約的最後一次的出價：這些事實都是法國樂于提供最高代價以換取蘇俄合作的明證。換句話說，在此德波接近而法波分離，東歐洛加諾計劃久陷難產的僵持情形之下，法國不得已而退思其次——那就只有首先締結法俄的互助協定，然後再由兩國各自分頭進行東歐公約的計劃了。五月間成立的法俄互助條約，表面上雖說是一種將德波除外的變相的東歐互助公約（特別是我們將此約與隨後訂立的俄捷互助條約俄羅互助條約放在一起觀察的時候），然而實質上却未脫離以德國爲假想敵人的舊式軍事同盟制度的意味：這一方面可以說是法俄兩國年來互相接近的合理的總匯合，他方面也可以說是法國外交政策因爲德國堅決反對東歐互助公約而必然產生的邏輯的結果。法國既已與英意彼此提携，又已與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同盟互相結合，在西南雙方，勢力頗爲鞏固；今再益以東歐强大的蘇俄與之締結軍事互助的同盟，其安全制度的範圍固然是較之法國理想中包括德波二國一併在內的互助公約略遜一籌，然其團結效力因有一固定的假想公敵當能更趨於深刻程度了。

所以法俄互助就法國外交政策的勝利上說，當然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個新紀元：然而斯特賴薩會議與接踵而至的國聯理事會對於德國三月間正式破壞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欵而重振武備的行為，依據法國的提議，也只表示了相當的道德的譴責；這次法俄互助條約在制止德國重振軍備的工作上，已屬無能為力——換句話說，法俄互助本已醞釀甚久，法國對之也是不惜犧牲的志在必成，究竟為什麼原故法國不及早將牠成立以牽制德國的振軍而必欲成立於德國宣布振軍之後而企圖相與對抗呢？這不是亡羊補牢為時已經過晚了嗎？再換句話說，法國的國際地位就是沒有法俄互助條約的完成，也是堅固的有如上述，牠又為什麼要如此馴服的接受德國的振軍呢？

法國在四月中旬國聯理事會中所提出的對德國重振軍備的道德譴責案，也曾引起希忒拉以下的全體德國人民的憤慨：德政府後來且對出席理事會之各國政府致送書面照會，對於四月十七日理事會所通過之決議案提出抗議。但是就我們觀察，列強在德國宣布廢棄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欵以後，並不曾發生很嚴重的膺懲德國的行為；法國的態度尤為審慎持重——這有兩點可資證明；國聯在法國人慫恿之下，只通過了一紙對德國背約行為表示道德譴責的議案，並無實施制裁的計議；其所組織的十三國委員會，乃為懲處將來違約行為而設，也不是為追究既往而設的；由此可見法國與列強的意見，同有承認德國重振武備為一種既成事實而不加深究的意味。不但如此，法國厥後所努力進行的，就是各區域互助公約與國際軍事協定的成立，以期解決德國廢約後更趨嚴重的安全問題；這類舉動至多只可以說是對德國之間接的示威運動，而非對希忒拉之直接的壓迫行為；十年前的法國，遇有今日德國這種公開毀約的局面，恐怕毫無遲疑的就要大舉動員而强佔德國的領域以為德國政府履行條約保證了。所以就事論事，我們不能不認法國的反響為溫和穩練的態度。究竟法國為什麼要如此馴服的接受德國的振軍呢？這有兩個解释。

第一，法國覺得一旦戰爭爆發，牠是只會有損失而不會有收穫的。有些人誠然是這樣的說——法國的參謀本部的確就是這樣說——只要法國一紙强硬的哀的美敦書，益以立即自由行動的威脅，便可以屈服抑軟化德國，不必一定就會引起戰爭的。德國人確有由軟化而屈服的可能；即令其萬一出以抵抗，法國之優越的軍事力量，以及（這是更重要的一層）法國動員的較大速度，便可以使德國的抵抗不會有發生效力的可能。這確是很中聽的理論，但是戰爭畢竟是冒險：即令我們承認參謀部的意見是正確無訛的，即令德國的抵抗

是莫須有或無效的，法國于此外還另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的——就是動員或佔據領土以後又該怎樣？法國人不很健忘，他們還淸晰的記得他們佔據魯爾區域的痛苦經驗：今日又安肯輕于一試呢？這種侵略行爲除開更加使德國人民緊固團結于希忒拉的旗幟之下而外，還能更有其他結果嗎？

法國不肯貿然發動的第二個理由，當然就在他的內部的情形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事件，今夏佛蘭丁卸任後內閣難產的事件，最近激進社會黨左右兩派互鬨的事件，以及法西斯運動的潛在力，却都是法國政治中所蘊藏的　藥的明證。法國的政態，有國會多數黨派互相離異與傾軋的慢性病痛：這種情形可以直接的產生法西斯主義或國社主義或任何類此的一黨專政制度。國會的搖動與政變——法國人稱之爲“Crise de parlementarisme”——在近年來已經達到使任何政府也不能進行其一貫的國策的嚴重程度了。有些人說：正因爲如此，法國政府更應採取極端强硬的政策以臨德國；因爲必如此一個支離破碎的法政府，纔可以利用國難的「神聖團結」力，使全國精誠對外。一個克里孟梭，一個希忒拉，是有採取這一種手腕之可能的；但是在今日法國一般政客之中，確尙無這樣一個人物。

法國的內部情況，可以作如下的簡述：國內的艱難時局——如國會的破裂與紛擾，社會的不寧，財政經濟的不穩，以及糧食物價等困難問題——仍表呈充分的嚴重性，足以束縛任何法國政府的手足而使其不能進行堅强的外交政策；不過這種困難還沒有激起「强人」政治的呼聲而產生希忒拉或墨索里尼的程度罷了。

上述是法國未能立即堅決的膺懲德國振軍的基本原因。但是這與歐洲目前的國際政潮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根本要知道列强——尤其是法國——與德國所爭議的焦點，原不在德國之振軍與不振軍，因爲德國的平等軍權原則是列强久已公開宣言加以承認了，而在德國之應否事先徵求列强正式同意後，方能實行振軍的一個問題上。希忒拉自然不願意僅僅接受列强所樂於給予他的恩賜。他所要的，他就要取得，姑無論列强同意與否：這是他計劃之中的基本因素。希忒拉立志要表示德國的平等軍備是德國自身的力量所取得的，而不是列强善意的恩賜：這一層確不僅有意氣上的價值。因爲非要有這一種基本原則的成立，希氏是無法可以攫取他更進一步所要取得的東西的。現在德國與列强的關係，明白的指示我們：如果時機成熟而列强仍如已往之不肯同意於德國領域的擴張的話，希忒拉連這個目的物也是要予取予求的來攫取的。在這種關係下，首當其衝的法國，爲避免將來的禍患，如不情願完全屈服於希氏孟進之下而任其予取予求，那就只有對德國施以更嚴烈的政策或與其他列强形成更嚴密有力的普遍組合，以資鎭壓而保安全：但是這又遇見了內外的困難，終恐是難以實現到澈底的程度，因爲法國的地位，並不是絕對的優越。

# 本報徵文啓事

## 『如何促進讀書運動？』

本社頃承著有國際聲譽之某女著作家囑託，懸賞獎金一百元，徵求關於「如何促進讀書運動？」的論文。茲將徵文條例刊布於後，幸讀者諸君注意：

（一）應徵文字，不拘文言白話，字數以五千字左右為限。

（二）獎金分配：

第一名　五十元　　第二名　三十元　　第三名　二十元

（三）截稿期以七月底為止。稿件可逕寄本報編輯部，書面請注明「應徵稿件」字樣。來稿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四）來稿請附列作者簡明歷略。並請黏貼本頁所印「徵文印花」一枚。

（五）來稿由本社敦請名家三人評閱，結果在本報第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揭曉。首選文字同時在本報披露。

天津　國聞週報社編輯部謹啓

徵文印花

# 中國基本化學工業之現狀

徐羽冰

酸，鹼，窒素為一切化學工業的基本，在國防上關係尤為重大。

可是以前我國對這種基本化學工業，向不注意，自己不設廠製造，完全仰賴外人供給。據海關統計，祇就民國二十年一年來說，酸類輸入達十六萬四千五百餘擔，值二百四十餘萬兩；鹼類輸入達一百二十餘萬擔，值八百九十餘萬兩；窒素類之硫酸錏輸入達二百三十餘萬擔，值一千四百餘萬兩；三項總計竟達二千五百餘萬兩，這於經濟上顯然是一筆鉅大的漏巵。

近數年以來，我國對於基本化學工業也漸知注意，不但有了幾個製酸製鹼的工廠，就是對於窒素工業也正在創辦中，同時各種小規模的化學工業也隨之發達起來。因而，近三二年來，酸類鹼類輸入量漸減，在鹼的方面甚且有相當的輸出。這是一種極好的現象。茲將我國酸，鹼，窒素工業的現狀，分述於下。

## 一、酸類輸入狀況

酸之種類甚多，其應用最廣者，厥惟硫酸，硝酸，鹽酸三種。我國化學工業雖不發達，但合各學校各工場各試驗所等每年所用之酸，亦甚可觀。大部購自國外。茲將酸類輸入狀況，列表於次。

（A）最近十年酸類輸入比較表

| 年份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十三年 | 九八·三四九 | 九〇七·五二八 |
| 十四年 | 一一〇·四八一 | 八一八·〇八六 |
| 十五年 | 一三六·九三八 | 一·〇七〇·一九七 |
| 十六年 | 一九二·〇四〇 | 一·六〇一·一九九 |
| 十七年 | 二〇四·六五七 | 一·七六六·二六三 |
| 十八年 | 一六〇·二七七 | 一·三一三·七二七 |
| 十九年 | 一五一·〇一一 | 一·八一一·八六一 |
| 二十年 | 一六四·五二七 | 二·四三三·七一〇 |
| 二十一年 | 一一六·八八三 | 一·五〇六·三二五 |
| 二十二年 | 一五三·六〇五 | 一·九六四·九八九 |

（B）民國二十二年酸類輸入細別表

| 品名 | 數量(擔) | 價格(單位元) | 百分率 |
|---|---|---|---|
| 硫酸 | 五五·四一三 | 五五三·七七九 | 一八·〇七 |
| 硝酸 | 三九·一四七 | 六一一·三八四 | 一九·九三 |

| | | | |
|---|---|---|---|
| 鹽酸 | 二八·一三二 | 一五七·二三七 | 五·二〇 |
| 醋酸 | 九·一四六 | 四〇四·八四九 | 一三·二〇 |
| 未列名酸 | 二一·七六七 | 一·三三五·八〇二 | 四三·六〇 |
| 合計 | 一五三·六〇五 | 三·〇六三·〇一一 | 一〇〇·〇〇 |

（C）民國二十二年酸類輸入國別表

| 國別 | 數量（擔） | 金額（金單位） | 價格百分比 |
|---|---|---|---|
| 日本 | 一〇四·二九二 | 六六九·八八五 | 四二·五六 |
| 德國 | 三〇·二二五 | 四四一·四一九 | 二八·四五 |
| 美國 | 五·一八四 | 一八四·六四五 | 一一·七三 |
| 英國 | 四·〇五六 | 一二二·四九五 | 七·七八 |
| 荷蘭 | 二·〇二九 | 四二·七八五 | 二·七一 |
| 比利時 | 四·六二五 | 三八·六四二 | 二·四五 |
| 法國 | 七六九 | 二九·一六四 | 一·九一 |
| 意大利 | 一·二三四 | 二〇·九五四 | 一·三三 |
| 其他 | 一·二七一 | 二三·九五九 | 一·〇八 |
| 總數 | 一六三·六〇五 | 一·五七〇·七一四 | 一〇〇·〇〇 |

根據（A）表，可知由民國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十年間，酸類輸入數量計達一百四十八萬八千餘擔，值一千五百一十九萬四千餘銀兩，平均每年輸入十四萬八千八百餘擔，值一百五十一萬九千四百餘銀兩。所輸入的酸類，根據（B）表可知以硫酸爲最多，硝酸，鹽酸，醋酸次之，按價格百分比，則硝酸佔一九，九三%，硫酸佔一八，〇七%，醋酸佔一三，二%，鹽酸佔五，二%。其輸入重要國，根據（C）表可知以日本爲最多，德國，美國，英國次之，按價格百分比，則日本佔四二，五六%，德國佔二八，四五%美國佔一一，七三%，英國佔七，七八%。

## 二、製酸工廠之檢討

我國以前僅上海，德州，漢陽等兵工廠，設有小規模的製酸工場，製造少量之酸，以供本廠之用，其出產程度僅能自給自足，並沒有當做商品來供給市場。上海雖有江蘇藥水廠一家，出產硫，硝，鹽三酸，然係英人所辦。近年以來，國人始稍稍注意及此，而統計全國仍祇有製酸工廠六處。其分布有如下表，就中以上海方面的工廠規模較大。又兩廣硫酸廠，雖由兩廣政府合辦，但大半爲廣西省出資設立的。

### A、硫酸工廠發展較速

中國製酸工廠一覽表

| 廠名 | 地點 | 製品 | 年產額（擔） | 備考 |
|---|---|---|---|---|
| 渤海化學工廠 | 河北漢沽 | 鹽酸 | 一〇·〇〇〇 | 每罎裝五十斤每兩罎裝一木箱 |
| 得利三酸廠 | 天津唐山 | 硫酸 | 八·一一〇 | 硝酸鹽酸尚在設備期中 |
| 利中硫酸廠 | 天津唐山 | 硫酸 | 一六·二〇〇 |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開辦 |
| 天原電化廠 | 上海 | 鹽酸 | 四九·七五〇 | 專爲供給天廚味精廠而設 |
| 開成造酸廠 | 上海 | 硫酸 | 六七·五〇〇 | 製造波美四八度、五八度、六六度三種硫酸 |
| 兩廣硫酸廠 | 廣西梧州 | 硫酸 | 四三·二〇〇 | 自波美四十五度至六十六度不等 |
| 英商江蘇藥水廠 | 上海 | 硫酸<br>鹽酸<br>硝酸 | 四五·〇〇〇<br>一一·三〇〇<br>二·二五〇 | 濃度波美六十六度<br><br>濃度波美四十八度 |

河北漢沽的渤海化學工廠，在天津設立渤海化學工業社

，民國十六年成立，每年除製造一萬擔鹽酸外，還製造泡花鹼，硫化鹼，炭酸鎂等。得利三酸廠，民國十八年成立，總廠設天津河東，分廠設唐山，資本爲五萬元，每年約產硫酸八千擔，行銷華北各地。每年所用原料，計唐山硫黃二十萬斤，霸縣礬石二萬斤，塘沽鹽一萬斤。

利中硫酸廠，原來設在唐山，以當地硫黃爲原料。嗣因出品成本太高，乃擴張資本金爲二十萬元，總廠設於天津，以煤礦中的硫鐵礦爲原料，開始製造。其機械的設計，係由天津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所承辦，於去年五月全部裝置完竣，當即開始工作，其生產能力，每日可製造濃硫酸三噸，爲華北最大的硫酸工廠。

上海天原電化廠，民國十九年成立，資本金爲六十萬元，每年除出產燒鹼，漂白粉外，可製造鹽酸五萬擔。該廠之鹽素酸液電氣分解機，係以廉價購自前安南海防遠東化學公司者，其製造法，係依電氣分解，將 Hydrogen 水素與大部分 Chlorine 鹽素混合，由此所得的鹽素，品質良好，絕無砒素及其他不純物質混雜其間。不過該廠設立目的，專門爲供給天廚味精廠的需要而設立的，所以其製造之鹽酸，差不多全數供給與天廚味精廠。

開成造酸廠，係由民國十九年開始籌備創辦，其間因水災與「一二八」事變等關係，直至二十一年十月纔有出品行銷市場。資本爲七十五萬元，每年可出產波美四十八度，五十八度，六十六度三種硫酸六萬七千五百擔。其主要的原料硫鐵礦係來自浙江的瑞安，諸暨等地，但大部分是使用西班牙的硫鐵礦砂。其製造方法，因爲使用鉛室法，經費頗較低廉。該廠的既定方針，尚欲製造硝酸鹽酸，據聞最近已向美國訂購製造硝酸機械，同時鹽酸部分的機械，目下亦在設計中。

在上海方面，除上述二工廠外，還有一家江蘇藥水廠，民國十一年設立，資本金十二萬兩，係英人所辦，製造硫、硝、鹽三酸。其生產能力，每年可產硫酸四萬五千擔，硝酸一日可出半噸，鹽酸一日可出四之一噸，且因其創立較早，在我國中部仍占重要地位。

兩廣硫酸廠，是我國西南唯一的製酸工廠，資本爲一百二十萬元，民國十八年落成，惟以歷年政變關係，從開設當時便即停工，直至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纔恢復工作。其原料取自廣東之英德及清遠兩縣之硫鐵礦，用鉛室法製造，每年可產自波美四十五度至六十六度之硫酸四萬三千餘擔，所有出品除供給省內的無烟製藥廠、皮革廠、土製石油工場外，大半都供給廣東的石井兵工廠應用。但是最近因爲舶來品貶

價傾銷，再加上土製石油工廠倒閉，銷路日益減少，結果據說現在又停工了。

道樣，中國酸類工廠加上江蘇藥水廠，現在一共有七家，每年約產二十四萬三千餘擔，如與民國二十二年輸入數量比較，恰爲二倍。茲將其關係，列表比較於下：

中國酸類產額與輸入額之比較

| 品名 | 年產額（擔） | 二十二年輸入額（擔） |
|---|---|---|
| 硫酸 | 一八〇・〇一〇 | 五五・四一三 |
| 鹽酸 | 六〇・八八〇 | 二八・一三三 |
| 硝酸 | 二・二五〇 | 三九・一四七 |
| 三酸統計 | 二四三・一四〇 | 一二二・六九三 |

根據上表，可知三種酸類中以硫酸的產額爲最多，縱令將兩廣硫酸廠的產額除掉，每年也達十四萬擔左右，唯其如此，近年硫酸輸入額較其他兩種酸類有漸減的傾向，可以證明中國硫酸工業是在逐漸的發展着。

B、鹽酸工廠尙有發展餘地

目前我國的化學工業品中，鹽酸的需要甚大。例如味精，上海天原電化廠年產鹽酸萬擔，全部供給天厨味精廠。又渤海化學工廠的生產能力，年產額僅及萬擔。中國全部的鹽酸產量，共計有六萬擔左右，而民國二十二年的輸入額竟較此多二萬二千餘擔，故我國應當積極設立工廠，講求發展之策，其最可注目的，我國的西部和南部尙無此種工廠，如能向這兩方面推銷出品或設立工廠，似最爲有望。

C、尙無專門製造硝酸工廠

有如以上所述，硝酸不過附屬在兵工廠，產量極少，僅能供給本廠之用，此外全國尙無專門製造的工廠。就是英商江蘇藥水廠，一年也不過出產二千餘擔。然而，我國國內輕工業日漸發展，相伴的硝酸的需要量亦將日益增加，例如民國二十一年的輸入額爲二萬五千餘擔，二十二年則激增至三萬九千餘擔，從這種情勢上看來，就可以知道我國對硝酸工業，直迄今日還全然沒有當做商品來着手生產。

D、尙未着手製造醋酸

酸類工業在我國逐漸發展，祗有對醋酸工廠尙未染指。但醋酸的需要，却有顯著的增加，有如前表所示，民國二十一年輸入額不過五千六百擔，二十二年則爲九千餘擔，幾增加一倍。推察此後的情勢，恐將有加無已。於是最近很有人想依木材蒸餾方法來採取醋酸，亦即我國每年輸出木炭約十七萬擔，達三十三萬元之鉅，就從這裏直接用蒸餾法來採取醋酸，最爲得計，不過此事尙有相當研究之餘地。

三、鹼類輸出入狀況

原來我國自然鹼蘊藏甚富，出產亦不爲少，尤以北方各

省如東三省，內蒙古以及冀，魯，晉，陝諸省爲多，嗣因人造鹼——洋鹹——之輸入，這些自然鹼由於運輸不便，就從市場上完全消逝了。

在民國元年，鹼類的輸入每年不過三十餘萬擔，自民國十三年以後，便超過了一百萬擔。可是到了民國二十年，因爲國內製鹼工業發達起來，輸入額乃急激的減少了。茲將最近十年，鹼類輸入之消長表列於下：

（A）最近十年鹼類輸入比較表

| 年份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十三年 | 一•〇六六•二二七 | 三•七〇七•一一七 |
| 十四年 | 一•二〇三•〇一二 | 四•〇二二•一四七 |
| 十五年 | 一•二五九•五五八 | 四•五八三•四四一 |
| 十六年 | 一•三一六•三三七 | 五•一一〇•七六六 |
| 十七年 | 一•三九八•二五一 | 五•三六四•〇二二 |
| 十八年 | 一•四二四•三七八 | 五•七〇四•八四八 |
| 十九年 | 一•五三七•八七九 | 七•三九六•六六一 |
| 二十年 | 一•二〇三•四三〇 | 八•九二六•九一六 |
| 二十一年 | 八三三•二六九 | 四•五九七•〇三九 |
| 二十二年 | 八五九•一五三 | 四•一六一•五八九 |

（B）民國二十二年鹼類輸入細別表

| 品名 | 數量（擔） | 價格（元） | 價格百分比 |
|---|---|---|---|
| 純鹼 | 三九四•〇三〇 | 二•二一五•〇二六 | 三四•一〇 |
| 燒鹼 | 二七四•五四三 | 二•七四〇•七八四 | 四二•二三 |
| 硫化Sodium | 九五•五一〇 | 七〇一•〇〇七 | 一〇•八〇 |
| 硝酸Sodium | 三六•三七五 | 三四〇•七一五 | 五•二二 |
| 矽酸Sodium | 二二•八一二 | 一九六•〇九四 | 三•〇一 |
| 合計 | 八五九•一五三 | 六•四九三•八五六 | 一〇〇•〇〇 |

（C）民國二十二年鹼類輸入國別表

| 國別 | 數量（擔） | 價格（金單位） | 價格百分比 |
|---|---|---|---|
| 英國 | 五四四•二九九 | 一•九九四•三四〇 | 五九•八八 |
| 日本 | 一一三•九三六 | 四四九•九七四 | 一三•五一 |
| 蘇聯 | 一〇八•七六九 | 四一九•五一八 | 一二•五八 |
| 美國 | 五六•一八八 | 二七二•三四三 | 八•二〇 |
| 德國 | 一七•三三二 | 一一五•一九六 | 三•四五 |
| 其國 | 一八•六二九 | 七八•六八三 | 二•三八 |
| 合計 | 八五九•一五三 | 三•三三〇•〇五四 | 一〇〇•〇〇 |

根據（A）表，可知由民國十三年至二十二年間，鹼類輸入數量計達一千二百一十餘萬擔，值五千三百五十七萬四千餘銀兩，平均每年輸入一百二十餘萬擔，值五百三十餘萬兩。所輸入的鹼類，根據（B）表可知以純鹼，燒酸爲最多，硫化 Sodium、硝酸 Sodium、矽酸 Sodium 次之，按價格百分比，則燒鹼佔四二•二三%純鹼佔三四•一〇%硫化 Sodium 佔一〇•八%其輸入重要國，根據（C）表可知英國有着牢不可拔的勢力，這差不多由英商卜內門洋鹼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Co.）獨占的來一手販賣。不過近年我國各製鹼工廠，隨着化學工業的勃興，也有顯著的擴大，特別是純鹼製造工業較爲發達。

（D）最近十年純鹼輸入比較表

| 年份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十三年 | 七四二•五二七 | 一•九二四•四九五 |
| 十四年 | 八三一•六一一 | 二•一八三•五〇七 |
| 十五年 | 七八二•七一二 | 二•三一三•〇九三 |
| 十六年 | 八七五•〇七五 | 二•六八三•三六一 |
| 十七年 | 八四五•八六一 | 二•四三三•一〇五 |
| 十八年 | 九三四•五三〇 | 二•九五三•六〇八 |
| 十九年 | 一•〇七六•六五四 | 四•三八九•九七四 |
| 二十年 | 七六八•五九二 | 四•九一六•六八九 |
| 二十一年 | 四八五•〇九七 | 一•九九一•三五三 |

| | | |
|---|---|---|
| 二十二年 | 三九四・〇三〇 | 一・四二一・七二一 |

根據上面(D)表所示，可知純鹼的輸入，以民國十九年爲轉點便急激的減少，這是分明的表示中國國內製鹼工業已有發展。更據海關報告，自民國二十年以後，且有相當數量輸往日本，香港等地。茲將自民國二十年以後，中國輸入數量分別表列於下：

(E)最近三年中國鹼輸往各地比較表

民國二十年份

| 國名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日本 | 一一八・四二四 | 三七二・八九〇 |
| 香港 | 四・九八八 | 一七・一一九 |
| 朝鮮 | 一・六九四 | 五・七三六 |
| 其他 | 六一 | 三〇一 |
| 合計 | 一二五・一六七 | 三九六・〇四六 |

民國二十一年份

| 國名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日本 | 四一・九六四 | 一二五・六七三 |
| 香港 | 一五・三九七 | 四五・九九二 |
| 其他 | 二・八五二 | 九・六八八 |
| 合計 | 六〇・二一三 | 一八一・三三三 |

民國二十二年份

| 國名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日本 | 九五・五九一 | 二八六・六〇四 |
| 香港 | 一二・四九三 | 三六・三四七 |
| 其他 | 八・五八七 | 二七・九二六 |
| 合計 | 一二六・六七一 | 三五〇・八七七 |

由此可知，純鹼中國已經自給自足，可是在燒鹼方面，製造工廠我國僅有兩家，但今後的需要，必隨化學工業之勃興——如設立製紙工廠等，而日益增多。請閱下面所列的最近十年燒鹼輸入比較表，對其逐漸增加趨勢，便可明瞭。

(F)最近十年燒鹼輸入比較表

| 年份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十三年 | 一二五・〇〇九 | 七七八・二六三 |
| 十四年 | 一四四・〇二三 | 七八三・一四八 |
| 十五年 | 一七一・五〇八 | 九〇四・九四八 |
| 十六年 | 一四九・七一二 | 八九一・七〇二 |
| 十七年 | 二二九・七七六 | 一・三〇八・〇〇一 |
| 十八年 | 一九〇・七〇七 | 一・一九一・九四六 |
| 十九年 | 二一九・一五六 | 一・八四五・七八九 |
| 二十年 | 二〇〇・五四七 | 二・三〇三・六七六 |
| 二十一年 | 一六二・一四一 | 一・二〇八・六八四 |
| 二十二年 | 二七四・五四三 | 一・七五九・一〇四 |

## 四、製鹼工廠之檢討

現在我國製鹼工廠，共有七家。就中以華北的永利製鹼公司規模最爲宏大，在製鹼工業界扮着最重要的脚色，即華北的二、三泡花鹼工廠，均以該公司所製之鹼爲主要原料。茲將我國製鹼工廠表列於下：

中國製鹼工廠一覽表

| 廠名 | 地點 | 製品 | 年產額（擔） | 備考 |
|---|---|---|---|---|
| 永利製鹼公司 | 河北塘沽 | 純鹼 燒鹼 | 六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 製品大部爲純鹼 |
| 興華泡花鹼廠 | 河北漢沽 | 泡花鹼 | 二七・〇〇〇 | 乾泡花鹼及合水泡花鹼兩共四五〇〇擔 |
| 渤海化學工廠 | 河北漢沽 | 泡花鹼 硫化鹼 | 七〇・六〇〇 | 兼製鹽酸及炭酸鎂 |
| 天原電化廠 | 上海 | 燒鹼 | 四〇・五〇〇 | 兼製鹽酸及漂白粉 |
| 開元公司 | 上海 | 海花鹼 | 三四・六〇〇 | 普通以六四〇磅爲一桶 |
| 同益鹼廠 | 四川彭山 | 純鹼 | 七・〇〇〇 | |
| 嘉裕鹼廠 | 四川樂山 | 純鹼 | 六・〇〇〇 | 以硫酸鈉爲原料 |

### A、永利製鹼公司

永利製鹼公司，係於民國六年設立，十一年三月開始製鹼。最初的資本爲五十萬元，以後逐次增加，現在已經成了

四百餘萬元的大公司，可以說是中國最大而且最完備的工廠，製品行銷全國。其製品以純鹼爲主，在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以前每日平均可產九十餘噸，十月以後擴大生產，每日可造百噸以上，一年約產六十萬擔。該公司更鑑於燒鹼的重要性，更於二十二年三月開始製造燒鹼，最近每日平均可產六噸餘。據聞該公司目下在擴大機械設備，將來每日可製純鹼一百五十噸。

B、興華泡花鹼廠

興華泡花鹼廠，總廠設在天津，並於上海閘北設有分廠一所。資本僅五萬元，一年可製泡花鹼二萬七千擔，多銷於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地。該廠所用的原料純鹼，全部由永利製鹼公司供給，石英則取自北平的門頭溝。製造泡花鹼時，將純鹼及石英粉以九與十一之比和勻，置例焰爐中煅燒，熔後，冷却即得。

C、渤海化學工廠

該廠的狀況，已如上面在鹼項中所述，其所製造的泡花鹼及硫化鹼與興華相同，全以永利的純鹼爲主要原料，一年可產七萬餘擔，行銷於南北各大商埠。

D、天原電化廠

上海的天原電化廠，每年出產燒鹼四萬餘擔，此外並可製造鹽酸及漂白粉等副產物。在上海除天原電化廠外，尚有開元公司，資本爲四萬元，每年約出產泡花鹼三萬五千擔。

E、四川省的兩工廠

在四川省方面，有彭山的同益鹼廠與樂山的嘉裕鹼廠。這兩家工廠均以彭山附近的鈉 (Natrium) 爲原料，其製造方法係採用直接魯布蘭式 (Leblanc process)。兩廠的資本，約爲五萬元左右，營業甚好，因而外省的鹼類難到四川省的市場行銷。

我國製鹼的七大工廠，已如上述，其生產額則如下表所示，以純鹼爲最多，泡花鹼與硫化鹼次之。目前國內的生產類與二十二年輸入額，其數略同，由此可知我國的製鹼工業日形發達，惜燒鹼生產量太小，尙待國人努力耳。

中國鹼類產額與輸入額之比較

| 品名 | 年產額（擔） | 二十二年輸入額（擔） |
|---|---|---|
| 純鹼 | 六一三•〇〇〇 | 三九四•〇三〇 |
| 燒鹼 | 七三•五〇〇 | 二七四•五四三 |
| 泡花鹼 | 一三二•二〇〇 | 二二•八一二 |
| 硫化鹼 | | 九五•五一〇 |
| 合計 | 八一八•七〇〇 | 七八六•八九五 |

## 五、窒素輸入狀況

窒素工業可製硫酸錏而爲人造肥料，又可製染色顏料及硝酸錏而爲重要產業的化學原料；在非常的時候，可以製造硝酸棉，Picric 酸等軍火藥品。我國對於窒素工業一點還未着手。不過到最近，一般企業家却努力創辦這種工業，這留到後面再說，我們試先檢討窒素製品輸入情形如何。

窒素製品，我國很早就有輸入，祇就硫酸錏人造肥料來說，每年從海外輸入約二千萬元。即如下表所示，從民國十三年到十九年，逐年有着加速度的增加，祇就十九年來說，輸入達三百餘萬擔，值一千八百餘萬海關兩。可是以後逐漸減少，這我們知道是因爲受了國內農村經濟破產的影響。茲將最近十年硫酸錏輸入額表列於下：

(A)最近十年硫酸錏輸入比較表

| 年份 | 數量（擔） | 價格（海關兩） |
|---|---|---|
| 十三年 | 二八三•一一七 | 一•七三七•六一五 |
| 十四年 | 三九三•六〇〇 | 二•二八七•二八五 |
| 十五年 | 八二四•八〇二 | 四•五五四•一六〇 |
| 十六年 | 九一三•七六八 | 五•〇六六•六七三 |
| 十七年 | 一•七五四•八三一 | 九•一九三•八六七 |

| | | |
|---|---|---|
| 十八年 | 一·八五七·三五九 | 九·八二六·七〇二 |
| 十九年 | 三·一三三·四二七 | 一八·〇五二·一六四 |
| 二十年 | 二·三一〇·〇六四 | 一四·二八七·八七三 |
| 二十一年 | 一·八六四·九二九 | 一〇·四〇九·三〇〇 |
| 二十二年 | 一·六七四·二〇〇 | 八·六六三·九一三 |

(B)民國二十二年硫酸錏輸入國別表

| 國別 | 數量(擔) | 價格(金單位) | 百分比 |
|---|---|---|---|
| 英國 | 八六三·九〇二 | 三·五二七·三七九 | 五〇·九五 |
| 德國 | 六三一·八七四 | 二·六六六·五三九 | 三八·五一 |
| 荷蘭 | 八〇·八二六 | 三八三·九九三 | 五·五四 |
| 美國 | 二五·三一六 | 一一一·一九九 | 一·六〇 |
| 其他 | 七二·四八三 | 二三三·六二八 | 三·四〇 |
| 合計 | 一·六七四·二〇〇 | 六·九二一·九八三 | 一〇〇·〇〇 |

根據(A)表，可知由民國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十年間，硫酸錏輸入數量計達一千五百餘萬擔，值八千四百餘萬銀兩，平均每年輸入一百五十餘萬擔，值八百四十餘萬兩之鉅。其輸入重要國，二十餘年以來，殆爲英，德兩國所獨占，即以民國二十二年來說，根據(B)表可知由英國輸入八十六萬餘擔，約占輸入總額五一%，其次德國爲六十三萬餘擔，約占三八%，英國製品依然由卜內門洋鹹公司來一手販賣，德國則由愛禮司洋行來實行推銷。

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經濟加速度的衰落，例如民國廿二年外米輸入數量達一千一百餘萬擔，值七千七百餘萬金單位；小麥達一千七百餘萬擔，約值四千五百餘萬金單位；而去年外米輸入更急激的增加，於是上海市政府有防止外來輸入的計畫。本來我國以農立國，無論爲國家貿易均衡或國民經濟計，豈可一任外米如此傾銷；此後如能相當禁止外米輸入，國內產米勢必旺盛，因而人造肥料將必又有大量的輸入。

## 六、窒素製造工廠之檢討

現在我們看看中國國內的窒素工業如何，國民政府實業部從民國二十年就想設立大規模的硫酸錏工廠，關於工廠的設計，起先由英，德兩家公司承辦，後來委託給美國的窒素工業設計公司，正因爲受了這三個公司的牽制與競爭，反把事情弄糟了，迄無具體化。其後，永利鹼公司呈請實業部，願意包辦這種工業，實業部決定這事可在政府的監督指導來着手，此案提出行政院，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由行政院通過，決定爲民營，並限於一年半以內完成。以後據聞永利公司，決擬以八百萬元資本，在浦口下流的卸甲甸設立工廠，目的專在人造肥料，其製造法係根據美國窒素工業公司的設計，爲購買機械已派侯德榜技師到歐美。據最近傳出來的消息，一切已經準備妥當，本年秋季能有製品到市場上出售，該廠的豫定生產能力，每日可出硫酸錏一百五十噸，亦即年產五萬餘噸。

此外，上海實業界的領袖吳蘊初氏等，以一百萬元的資本金，組織天利窒素製品股份公司，工廠設在上海白利南路，目下正在建設中。該廠的機械，全部由美商恒信洋行包辦，現在已陸續運到上海，據聞最遲本年秋季也能有製品到市場上出售的。

因天利窒素製造工廠成立，將來外洋硝酸可斷絕輸入，即民國二十二年硝酸輸入數量爲三萬九千餘擔，而天利工廠豫定每年可生產三萬二千二百擔。

綜以上所述，可知中國基本化學工業的現狀，除酸類之硫酸，鹼類之純鹼已有相當發展外，其他各項尚待極積發展，敢望國人加倍努力，以促進中國基本化學工業而後可。

參考材料
實業部編中國經濟年鑑
日文五月份滿鐵調查月報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起至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除江河氾濫之報，搶護堤防之訊與拯救災民之舉外，幾無可述者，江水已落，武漢可保無虞，惟黃河險象環生，大汛之期，尚未來臨，前途可慮。經濟委員會召開之全國水利會議，已在京開會，對江河防汛辦法，已經議妥，黃河水利委員長李儀祉孔祥熙等均北上視察黃河決口情形。此後防汛計劃既定，救災亦籌有的款，當可順利進行也。時局情勢，中樞頗形散漫，汪院長養病於青島，孫于諸院長均已離京，中樞政務祇孔部長負責。張群雖由川謁蔣已公畢返京，四主席對時局意見，可望行將揭開也。華北局勢，依然平靜，在關東軍對華北開發經濟計劃，仍在討論中，具體交涉尚未提出。

本週國外大事，以日本軍部免真崎之陸軍教育總監，爲最可注目，此爲林銑十郎統制軍部成功之第一步。東亞局勢，自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赴英斡旋後，似有和緩之望，仲裁委員會仍繼續開會，若無結果，國聯行政院即於七月二十五日召集會議討論，義國對此，亦並未表示決絕態度，和平或有一線之望。奧國復辟問題醱酵益高，小協約反對最力，此亦極可注意之事也。

## 國內

### 汪院長飛青島養病

本週因南北均有水災，全國視線亦咸集中於江河水勢，時局情形，遂顯沉寂，而中樞當局如國府林主席赴廬山避暑，行政院汪院長養病於青島，立法院長孫科亦於十六日赴青避暑，立法院休會六星期，中樞政務，愈覺散漫，現祇孔祥熙代汪負行政全責而已，

汪院長赴青療養之說，上週即已傳佈，近以滬上天氣酷熱，不宜療養，經諾爾醫士之囑，十五日晨八時四十五分，向中航公司包定道格拉斯巨型機，在龍華機場起飛赴青島，同行汪夫人，諾爾醫生，及秘書隨從等一行六人，汪出諾爾醫院時，係乘紅十字會救護車，行時知者極少，恭送者惟孔祥熙吳鐵城兩人，上午十一時到青，市長沈鴻烈暨各機關領袖，均至滄口機場歡迎，陳璧君等先下機，繼由市立醫院護士，用病床將汪氏抬下，送入救護車，駛赴山海關路十三號韓復榘私宅，據諾氏證談，汪氏病狀已有轉機，在青約作三四星期之勾留，始能南返，

浙省主席黃紹雄前週會飛川至漢被雨折回，十一日由杭乘機抵京，十二日晨偕蔣作賓乘機飛漢轉成都謁蔣委員長，黃已公畢，十八日由蓉返漢，蔣作賓則赴峨眉山遊覽，黃回京後，四省主席對時局建議，當可揭開也，何應欽氏曾於十三日赴滬視汪疾，談一小時半，何北來問題須俟黃返京後，方能確定也，



主持中樞政務之 孔祥熙

又中政會議十七日決議准居正辭最高法院院長職，以立法院法制委員長焦易堂繼任，按立法院前修正法院組織法，規定曾任立法院委員三年以上者有簡任推檢資格，曾任立委五年以上者有任最高法院院長之資格，據孫科表示，並非爲立委開門路，因立法司法，息息相關，以立法之人任法官，易資熟手也，此次中政會議之以焦易堂繼任最高法院長，即照此實行，此亦法界之新紀元，故附記之，

# 治汎搶險與救災

本週長江水勢，雖屬危急，幸未擴大，而全國注目之武漢情勢，因江堤搶護得力，未至出險，至上游荊沙襄陽樊城一帶，悉成澤國，災情慘重，亟待救濟，黃河水勢，自由臨濮集決口後，大溜分奔東南，恐將改道入蘇北灌淮入海之勢，魯西災區達十餘縣，災民逾五百萬，韓復榘已電各方，請予賑濟，豫陝大雨，黃河伊洛等水均漲，沿河各縣紛紛報災，故目前以治汎防堤與振濟災民爲急務，前者則有全國經濟委員會十六日在京召開全國水利會議，後者則有行政院議決之救濟水災案，及組織救災準備金委員會，茲分述如下，

## 全國水利會議開會

全國經濟委員會所召集全國水利委員會，十六日下午三時在經委會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孔祥熙，秦汾，李儀祉，陳果夫，傅汝霖，茅以昇，丁文江，錢昌照，韓國鈞，沈叔玉，魯韓代表張鴻烈，劉時代表朱光彩，列席鄭肇經等，孔祥熙主席，致開會詞後，即開始報告，由鄭肇經報告經委會水利處上年度水利事業進行狀況頗詳，迄五時許結竣，繼因時間不及，未討論議案，十七日下午四時續開第二次全委會，出席委員李儀祉等二十餘人，主席孔祥熙，討論議案至七時許始散，議案包括黃河，揚子江，淮河，運河，衞河等，各水利工程，共三十件，已全部討論完畢，因時間匆促，十八日整理後再公布，聞十六日常務會議，對長江，黃河防汎辦法，曾有詳密議案，現正整理中，經探悉該案大旨爲長江方面馬華堤決口，決定督責地方機關，設法籌運物料，各水利機關，多派工程人員，中央則協欵合力，期於短期內復堤免禍，至漢口一帶搶險工程，大會決定，在近期內，堅築防堤，妥爲防險，關於長江根本治理，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曾提出，㈠根本防汎計劃，㈡堤岸修築方案，㈢洞庭湖整理方案，會中對此討論極久，因需欵較巨關係，特送經委會核奪，黃河方面，水勢仍未脫險，前途可懼，決積極進行防護，除撥汎欵及派工程人員外，並令冀，魯，豫協商詳策，黃河之治理，各方面咸認有統一行政權必要，各委員均詳密討論，先從各地方水利機關商洽，然後設法統一云云。

又該會通過二十四年度水利事業費共計四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二十八元，其中修築堤堰經費計黃河口大堤第一段二十萬元，黃河三省大堤緊急工程三十萬元，黃河貫孟堤二十五萬元，黃河沁河口護岸八萬二千三百六十一元，黃河金堤植樹一萬五千元，黃河運料輪六萬六千元，皖淮堤工補設閘門涵洞工程四萬元，皖六百大堤一萬元，各河流緊急防汎總預備費二十五萬元，共計一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元，水利會議既閉會，李儀祉孔祥榕等十八日北上赴濟視察黃河決口。

## 行政院通過救災案

行政院十六日晨會議，關於救濟水災事，孔祥熙報告軍委會蔣委員長十二日電，據各地方報告堤決水潰情形，請速予分別籌撥賑欵，以資救濟案，又全國經委會及鄂皖魯冀等省府，先後函電水災情形，請頒賑欵救濟一案，決議，㈠除電令各該省嚴爲防護外，並將各處災情，詳查具報，以憑核辦，㈡交內政財政兩部，及賑務會，查照辦理，㈢函致經委會，開會時，秦汾亦出席報告視察沿江各地被水情形，又決議派許世英•王震•朱慶瀾•葉楚傖•孔祥榕•爲中央救災準備金保管委會委員，並指定許世英爲委員長，王震•朱慶瀾爲常委。

許世英於十七日乘江安輪沿江視察災況，救災準備金委員會，俟許二十七日回京後成立，按救災準備金已列入二十四年度預算，其數爲二百萬，據孔祥熙十二日語往訪記者，謂已由國庫撥付，以備應用云。

## 武漢官民努力搶險

上游襄河水漲，襄陽樊城，悉成澤國，沙市水已退，自車家灣堤潰後，天門沔縣漢川三縣七十二垸，均相繼潰決，武漢各小民埝，亦被水沖潰，漢口市內，均已進水，商民紛紛遷徙，所幸保障武漢之張公堤，雖水勢已及堤頂，經官民數萬人之努力搶守，已無危險，武漢治水機關本爲江漢工程局，屬全國經濟委員會管轄，局長楊思廉旬日來辦理防汎工作，難免受人指摘之處，自鄂主席張羣由京回鄂後，以防汎全權，畀諸武漢警備司令葉蓬，並令江漢工程局歸葉指揮，違令玩忽者以軍法懲處，葉奉令後，即率軍民搶護張公堤，頗爲努力，姑嫂樹一段於十四日陷落數丈，張學良何成濬張羣等均親往督察，十五日葉蓬等率兵工數萬人日夜分

班搶救，又蕭公堤亦發現二丈餘裂痕，由陳希曾率工搶救，葉蓬並調一百○五師一部往援，至十五日晚轉危為安，葉蓬以警備司令部服務之李成防水不力，十六日將其槍決，可見武漢防水之緊急，十六日以後，水勢漸落，堤防亦因搶護得力，可不至出險，惟當此防險緊張之際，江漢工程局長楊思廉突於十四日稱病辭職，而葉蓬又以消極閒矣，漢市府已將防水責任於十七日移交江漢工程局，行營張主任學良對於水勢氾濫，災區慘況，極漸關懷，除督飭所屬盡力搶護外，十六日會乘飛機往鄰近川省某地視察，并發放賑糧，幾遭不測，據張對路透社記者談稱，當飛機擲下食米一千四百磅援濟該村時，有匪衆開槍向飛機掃射，彈中機翼，幸無其他損毀云云，

至於皖贛間之馬華堤於十二日潰決，附近各縣被淹，劉鎭華秦汾傅汝霖劉燕貽等商善後辦法，設工程處以劉燕貽為處長，搶護工程由邱總工程司會同鄂皖代表辦理，秦汾於十三日返京，經委會發江漢工程局防汛費已達五十萬元，又撥鄂省府防汛費二十萬，恐不敷用也。

美總統羅斯福致電林主席，慰問我國水災，原電云，「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閣下，貴國揚子江與黃河各流域水災為患，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浩大，謹代表敝國人民，向貴主席及貴國人民，竭誠表示惋惜之同情，羅斯福」，日大使有吉明，十七日電張羣主席，慰問鄂災民，張復電致謝，電云，有吉大使勛鑒，十七日電敬悉，鄂省府今夏霪雨，山洪暴發，江漢兩流，同時增漲，各縣均被奇災，武漢兩市，經竭力防護，尚未被淹，現水勢稍減，堪告垂念，遠蒙慰問，感激無已，謹電復謝，張羣叩巧（十八日）印，云，

## 李儀祉述黃河水患

黃河水利委員長李儀祉發表黃河水患情形，如下。

本年黃河暴漲，先于汛期，山東省鄄城縣境董莊臨濮集間大堤竟決口數處，實堪痛心，其決口大概情形，近日已迭誌報端，茲謹將決口原因及口門狀況，暨目前補救辦法略述如下，本年黃河下游七月八日，暴水之由來，雨量過多，實為其主要成因，而河底淤高，乃其次焉者也，（一）雨量關係，查本年七月一日起至八日止，連日降雨，雨量分期之廣，幾及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全部，尤以沿秦嶺山脈降雨之量為最多，在黃河流域以內，雨量最多，莫過雒河（南洛河）區域，其次為渭河流域及洮河附近一帶，在渭河之太寅，咸陽，五六七三天內，降雨達一百八十公厘以上，以致此次暴水，百分之六十，來自渭雒兩河，龍門以上，則受雨量影響較微，（二）下游河底淤高，自去歲一月初大水上游冲刷較多，以致沿途淤積，河底逐漸淤高，約在一公尺以上，此次大水，下游一帶，水位已超過往歲記錄在半公尺至一公尺之間，遂為今歲暴水成災之次要成因也。

按今年發生暴水，較前年約早一月，中牟七月八日流量最高達每秒一萬三千立方公尺左右，較去年八月最高流量尚少約每秒一千五百立方公尺，而水位在黑崗口一帶較高，超出七公寸半，此次暴水之來源，包頭以上約每秒二千立方公尺，龍門包頭間約每秒二千立方公尺，渭河約每秒二千七百立方公尺，涇河每秒三百立方公尺，陝潼間每秒二千五百立方公尺，雒河每秒三千立方公尺，沁河每秒一千立方公尺，總計流量約達每秒一萬三千五百立方公尺。

黃河自孟津出山，始有堤防，水勢雖猛，然以豫省河寬，水尚有迴旋餘地，且堤防高厚，危險處所，多改石工，歷年修護，根基已具，較易防守，冀省工段，原為民修民守，現雖改歸官辦，而堤身卑薄，防護工程不如豫省之堅固，歷年水漲，最易出險，兩岸大堤，雖經培修，無如連年潰決，河床淤墊，水位抬高，此次水漲，豫冀兩省南北兩岸，迭出巨險，而尤以豫之蘭封，考城，中牟，武陟，陳橋，冀之北一，北三，南一，南四各段爲最，幸經搶護得方，未致潰決。

魯省工段綿長，河身狹窄，水流至此，逐漸抬高，河床既墊，而大堤未能依照二十二年洪水位加高，本年緊急工程，將朱口至臨濮集間大堤加修，行將完工，大水驟至，即遭潰決，原由此段大堤，多年未臨大河，獾穴鼠洞，在所難免，事前未加注意，堤外民埝，又甚單薄，十日水漲，先由民埝漫溢，水漫大堤，穴洞漏水，工長人少，防汛民夫，尚未上堤，搶堵不及遂致崩潰，現在董莊臨濮集間附近，共有五口，第一口寬約八十公尺，第二口寬約六十公尺，第三口寬約一百十公尺，第四口寬約一百八十公尺，第五口寬約六十公尺，一二三五各口，水流較緩，第四口水勢洶湧，全河大溜，十之六七倒注口門，被淹災民，多已逃避堤上，情形至爲悽慘。

當此大汛開始，水源暢旺之時，進堵困難，聽其冲刷，勢必擴大，恐有改道之虞，蓋此段交通困難，料物轉集，需時甚久，內外皆水，取土不易，爲目前補救計，應於一二三五各口堤外水淺之處，趕作柳埧，以便緩溜落淤，使口門淤閉，然後于第四口門施作緩溜工作，黃河於大汛期間，河床時有變遷，料

用河流自然之力，加以人工之補助，使口門淤淀，大溜北趨，同時準備多量料物，以便相機搶堵，范縣臨黃埝外之小民埝，亦於十一日決口兩處寬約五六丈，陶城埠河水倒漾，已至金堤，河務局已分飭防護搶堵，觀於本年雨量之多，水位之高，河防前途，誠可憂慮，吾人兢兢業業，晝夜籌劃，迭促各省防汎人員，嚴密戒備，期盡人力，減輕災患，願爲長治久安計，深覺根本治導，不可或緩，願全國上下，羣起圖之云云。

## 魯冀防水與救災民

魯境黃河自決口後，洪流即漫溢鄄城荷澤鄆城鉅野嘉鮮及東平各縣，災民達五百萬之多，魯省即撥一萬元派李文齋王近信馳往災區放賑，並自下忙起每丁銀一兩，徵水災附捐三角，並電中央借所得捐，韓復榘連電中央及蔣宋懇籌撥工欵，派員堵築，韓又於十五日通電全國，呼籲請振，魯各界㊀組織黃災救濟會十五日已成立，大舉募捐，公務員扣薪一成，十七日韓又通電請賑，冀境河防，據黃河河務局報告，陝水暴漲，連日大雨，本省境內黃河上游，山洪驟至，澎湃奔騰，勢極兇猛，石車段大堤串溝透漏多處，堤身單薄之處，多被水浸潰，河防非常吃緊，爲防免發生意外事件，已督促員工，竭力防護，並爲防範土匪掘堤，請速調隊至大堤彈壓，又接長垣縣長電告，太行堤非常吃緊，水距堤三尺，現徵集民夫千人，在堤分段防護，太行堤爲河北省河防第一線，最關重要，請撥欵應用，省府已電河務局及沿河各縣，妥加防範，並令財廳速籌河務防險費，先由黃災奬券項下撥二萬元應用，

## 蘇省防黃奪運入淮

魯西黃河南堤潰決，大溜向東南傾瀉，水頭寬二十里，經鄆城將由嘉鮮鉅野間奔匯微湖，有奪流入運改道徐淮入海之勢，蘇北人心恐慌，銅山區專員邵漢之，除分電各縣趕速防範外，並派員赴沛赴微察勘水勢，省建廳亦派工程師王師曦赴徐協同防堵，王十三日晨偕銅山縣長王公璵赴微湖視察，當晚返徐，十四日午與邵專員王縣長協商，決議在微湖南岸建築江蘇大堤一道，由王設計，邵專員下令銅沛各縣，迅徵民夫十萬人築堤，限兩週內築竣，繞微湖成半圓形，西起魚台，東達韓莊，計長百二十餘里，可爲蘇北屏障，並擬在微湖入運口門，造堅固大閘，迎截黃水改道入蘇之勢，但黃水入沛境牛頭河，愈沖愈激，沛城危急，水距城僅百二十里，有灌微（山湖）奪運漫流勢，大堤十六日已竣工，十八日豐沛民衆修黃河故堤云，

## 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問題

中日局勢，近兩週以來甚爲平靜，所聞者爲所謂開發華北經濟，滿鐵副總裁八田十一日在長春與關東軍會議，滿鐵方面主張以天津之忠興公司爲中心，協議結果，雙方意見一致，㊀關東軍對開發華北經濟應作圓滿之調查，㊁滿鐵對軍方經濟工作之主見全爲通過，而作全力之調查，㊂時下滿鐵以及電業炭礦諸會社，應早爲調查，軍方先爲統制各會社之調查，而以滿鐵爲主體，以期在可能之內，早得具體案，爲調查統制之必要，而在天津設一有力之統制機關，據長春十二日合衆社電，謂決定滿鐵會社在本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將以一萬二三千萬元日金從事華北投資，若將來事業進展，再發行特別社債，滿鐵之切近目的在發展華北，尤其河北之鐵道，公路，水利，電氣工業，航空及汽車事業，主要之交通目的，在改進華北五省之鐵路運輸，不久即派人至天津從事工作，所有資金，亦準備妥當，聽候彼等應用云，

關東軍對今後華北局勢，又於十七日開重要會議，據長春十七日新聯電，對今後華北情勢，關東軍爲開根本對策之協議，召集瀋陽土肥原，山海關儀我，濟南花谷，北平高橋，天津酒井之各特務機關長，駐在武官，駐屯軍參謀長至長春，於十七日午前午後開重要協議，其協議結果，關東軍前與滿鐵副裁八田及滿鐵當事者之間所商討開發華北經濟問題，漸次已入具體化，對於天津設立日「滿」經濟調查及統制機關之施行，堪爲注目，又討商事項如左，（一）以華北之形勢，應樹立中日「滿」三國經濟合作機關，（二）其範圍以「滿洲國」接鄰之河北省爲中心，以及於山東，山西，綏遠三省，（三）第一步工作，在可能之內，作周到調査，其調查基於中國之協力，爲整備交通（鐵路，航空）金融方面之圓滑計，應開發礦業棉業等之經濟資源，（四）爲滿鐵及民間事業會社密接聯合提携計，應促斯界有力者之奮起，（五）關東軍與中國駐屯軍，對華北之動向，爲監視計，兩軍有嚴密提携之必要，今後應不斷招開此種會議，以資連絡，又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於會議後對新聯社記者談話，「八月異動，或被更

迭，亦未可知，此來係爲彼此集會而已，會議內容，絕對不能談」，其言亦深堪玩味也，

又關於關內外通航問題，據王克敏十五日發表書面談話，謂「日方曾來請派員交涉，已電政府指示，尙未得覆」云云，是此項交涉行將表面化也，

至於察東善後，經日駐張垣軍事聯絡員松井源之助來平，與察代主席秦德純晤談後，嗣卽赴津，與張北警備司令張允榮接洽一切，業已多日，經過良好，實施步驟，雙方意見大體一致，張爲向察代主席秦德純報告並請示，遂於十六日由津回平，蕭振瀛氏十六日赴津晤酒井，當夜返平，據蕭氏談察東保安隊駐紮數目，雙方已商定，酒井赴長春，向關東軍請示，二三日返津後，卽可按步實施云，秦德純氏病體日有起色，一俟痊愈，卽返張料理省政，

## 日滿經濟協定簽字

日「滿」經濟協定，於十五日在長春「外交部」舉行正式簽字典禮，其協定及附件全文如左：

日本國政府及「滿洲國政府」爲使日本國及「滿洲國」間既存之日「滿」兩國經濟上之依存關係，由此永遠而强固，藉希望日「滿」兩國經濟之合理的融合實現起見，兩國政府決依照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卽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簽字之日本國「滿洲國」間議定書之主旨，卽關於日「滿」兩國相互間之重要的經濟問題，日「滿」兩國亦認爲有充分而緊密的舉出共同之實之必要，因之，兩國政府乃決定設置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之舉，茲特協定如下。

第一條．設置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於長春。

第二條．委員會爲關於日「滿」兩國經濟上聯繫之重要事項及關於監督日「滿」合辦特殊社會之業務之重要事項，應日「滿」兩國政府之諮詢，得將其意見具申於兩國政府。

第三條．日「滿」兩國政府對於前項之事項，須先向委員會諮詢，俟其中具意見，始可處理。

第四條．委員會爲應需要，對於關係日「滿」兩國經濟之合理的融合之一切事項，得向日「滿」兩國政府建議之。

第五條．關於委員會之組織及運用等，依照本協定附屬書之規定。

第六條．本協定自署名之日實行。

本協定之正文爲日本文及漢文，日本文與漢文之間有解釋互異時，依日本文正文決定之，以上作證據，下名係各受本國政府之正當委任而署名簽字於本協定者，昭和十年七月十五日，「康德」二年七月十五日，在長春本書作成兩份，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南次郎，「滿洲帝國外交部大臣」張燕卿。

### 附屬書

一．委員會之委員定爲八名，由日「滿」兩國政府各任命四名，互相通報之，委員如有事故時，對於其代理經「滿洲國」駐在之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與「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相互協議之後，得使之出席，代理者以委員之名行其職務，上列之外，日「滿」兩國政府在必要時，得經協議之後，各任命同數之臨時委員。

二．議長由委員中互選之。

三．委員會置幹事若干名，幹事任整理庶務，幹事由日「滿」兩國政府自隨員中各同數任命之。

四．委員會之議事，以過半數決定之，如可否各同數時，依議長取決，議長仍爲委員，加於議決之事，不得妨碍。

五．委員會經日「滿」兩國政府之承認，以定其議事之規則。

日「滿」經濟協定簽字後，共同委員會第一次會，卽開會，據長春十五日新聯社電稱，日方出席委員爲關東軍參謀長西尾，「滿洲國」大使館參事官谷，關東局總長大野及關東軍經濟顧問竹內，滿方出席委員「外交部大臣」張燕卿，「財政部大臣」孫其昌，「實業部大臣」丁鑑修及「總務廳長」長岡，委員會討論，主要項目如下，㈠世界通商貿易之競爭，漸次尖銳化，各國均結成鞏固之經濟集團，對外封鎖門戶，然日「滿」兩國在地域上係不可分，且於經濟上尤爲密切，故應彼我有無相濟，互相援助，以講究日『滿』兩國之經濟的發展途徑，㈡因此第一次委員會任務，在此日滿經濟集團實現後，並規定其應實行之經濟分野，對於日「滿」兩國關稅問題，加以再檢討，將此改正爲合理的，以圖貿易之增進，此外並規定應貢獻「滿洲國」經濟建設精神之原則，調節兩國生產消費關係，以謀兩國之繁榮。

## 四川裁軍與整理金融

四川財政，國家與地方合一，每年約收六千六百萬，而支出約九千萬

，民力瘁傷，開源既不可能，政費支出亦祇一千一百餘萬，故非裁減軍隊三分之一，則一切改革，皆無從舉辦，蔣委員長抵成都，即通令裁兵，川軍平日兵額向無統計，欲着手甚慢，月初蔣再令各軍，統限於十五日前，照原報額數三分之一軍費，從七月份起照額減少，按人發放，川軍計有三百團，將裁去一百團，劉湘原有二百團，決裁六十團，鄧錫侯留二十七團，孫震留二十三團，楊森留十五團，羅澤洲留六團，李家鈺留九團，劉文輝留八團，七月份上半月軍費，由地方銀行發支票，下半月由行營四川財政監理處照新定餉額支付，省庫收入年祇三千萬元，財政部經收之欵，約三千六七百萬元，裁兵後約省二千萬元，國地分徵，合用始足，初擬請財部負責，財部嫌鞭長莫及，故由行營設財政監理處，以財政特派員爲處長，財廳長副之，所有軍政費，均照行營核定數目，由該處統一支付，川省府於十三日起正式在成都辦公，同時並在府內開財政整理委會成立會，劉湘演說略謂財整會成立，對四川財政，與省府分擔整理責任，省府成立已三月，祇做到打破防區，統一政務，對財政尚無絲毫整頓，惟爲今後努力目標云云，繼由劉航琛報告財政狀況，因新預算尚未批准，故不能確定此後收支確數，末由委員數人略發議論後，即席指定常委三人，駐會辦事，並分設兩組，一省財政組，二縣財政組以便分組辦事，

劉湘十八日乘機飛重慶收束因裁減軍費應縮小之軍事機關，縮減後之軍費，經本年度開始，七月份下半應撥額數，蔣委員長已通令劉湘轉飭各軍，由原額三分之二支領，共二百二十八萬八千元，惟楊森未編就，准支原額，但仍包在此數內，劉直屬軍事機關及軍實費，減少二十六萬二千二百元，一次編遣費共發百四十萬元，由劉轉發各軍云。

## 發行金融公債

財部以川省金融紊亂，地方銀行所發鈔票爲數甚鉅，因準備金欠充，時有擠兌以致影響申渝滙價，特擬整頓辦法，呈經中政會轉交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十二日會議已照案通過，條例全文如下，

第一條．國民政府爲整理四川金融，便利國庫進行，發行庫券，定名爲民國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庫券，

第二條．本庫券定額爲國幣四千萬元，

第三條．本庫券于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按照票面九八發行，

第四條．本庫券利率定爲按月五釐，

第六條．本庫券償期定爲六十四個月，自發行日起，每月末日償還本息總數五十五萬元，息隨本減，至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本息全數清償，

第六條．本庫券應還本息，以中央所收四川部份統稅及四川烟酒稅月撥五十五萬元爲基金，由財政部命令稅務署，按月照數撥交中央銀行收入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本庫券戶帳專欵存儲備付，

第七條．本庫券券面分爲五千元，千元，百元三種，均爲無記名式，

第八條．本庫券指定中央銀行爲經理還本付息機關，

第九條．本庫券得自由買賣抵押，凡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條．對於本庫券有僞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一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 滇緬劃界委員派定

中英會勘滇緬南段界務委員會任務大綱，業經兩國政府於本年四月九日公布，該會中立委員長，已由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推定，並經中英兩國政府同意，至中英兩國委員，亦由各本國政府派定，外部十二日發表，國聯任命艾斯林大佐爲主席，英方委員爲印度事務官克雷格，緬甸邊境委員葛勞斯，中國委員爲鐵道部參事外部條約委員會顧問梅宇臯，外交部條約委員會顧問尹明德，艾斯林大佐服務於瑞士陸軍，對解決邊境糾紛頗有經驗，曾任敘里亞伊抗克劃界委員會主席，艾氏之任主席，業經中英二國同意，雙方所任命之委員，彼此亦表同意，該委員會除上述委員外，尚有專家與隨員多人云。

# 國外

## 日軍部統一軍權

日本總相自林銑十郎繼任後，即努力統制軍部，統一軍權，[illegible]

育總監眞崎年來隱然自成一系統，林銑十郎欲實行第四次陸軍大調動，特毅然請眞崎辭職，眞崎不允，軍部乃於十六日明令免職，初林氏於十五日在陸相官邸開三長官會議時，即迫眞崎自退，並請求參謀本部閑院總長之同意，以軍事參議官渡邊錠太郎大將繼任，至陸軍定期大調動，十五日三長官會議時，即正式決定，林氏赴葉山御宮請示後，即於十六日由陸軍省發出命令，對本期調動，大體於八月一日發表之，十六日晨林銑十郎訪問首相岡田及參謀總長閑院宮報告經過，渡邊在視察軍隊途中接林氏之電後，即於十六日由松江起程入京，十七日到東京後，即晉謁林氏，是日午後一時舉行非正式參議官會議，歷四小時之久，頗爲各方所注目，軍部爲恐招各方誤解，於午後六時半將會議內容發表如下，本日開參議官會議例會，首由參謀次長對關東軍之狀況，次由大臣對軍需之檢查，予以說明，後對更換教育總監，由大臣及新舊總監述說儀禮，對前任總監之努力，參列各員皆表示感謝，並對將來國軍之指導，各參議官皆開誠交換意見，作充分之懇談，而告閉會云，


新任陸軍教育總監
渡邊錠太郎


日本陸軍大臣
林銑十郎

下令免職之陸軍教育總監
眞崎甚三郎

## 義亞局勢

本週義亞風雲，大有劍拔弩張之勢，自英法義會商後，英政府欲根據一九〇六年英法義三國所訂關於亞比西尼亞之條約以解決義亞爭端，而美國務卿赫爾亦於本週內與駐美英法大使談話，表示美國對此事態度，即美國不反對義國，亦不援助亞國，而需並申述非戰公約之義務，蓋亞國曾請求美國注意非戰公約也，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自上週到英後，迭與英外相賀爾及艾頓與駐英義使格蘭蒂商解決義亞糾紛途徑，愛已遄返巴黎，至於義國對亞態度，仍甚強硬，近又調派飛機四百架集中東非，並向亞國提出四項要求，墨索里尼勢非一澆揮其征服亞國之欲望不已也，然觀本週義亞局勢，雖戰雲瀰佈，但尙未至實際動作之時期，須俟七月二十五日國聯會議後，或戰或和始能揭開矣，茲將本週各情，記其經過如次。

### 國聯公佈仲裁文件

義亞非端混合仲裁委員會，因兩國代表意見相反，陷于僵局，停止工作，國聯秘書處於十一日發表裁決書，（一）義方仲裁委員會之裁定書，內稱兩國政府代理人不一致，當由關係政府協議解決之，者義亞雙方代表，前曾在日內瓦商得同意，仲裁委員會之職權，當僅以考慮關於維魯亞事件之事實及責任爲限，當經聲明本年二十五日國聯行政院決議案，義國仲裁委員，現準備依照該決議案所規定之權限，進行委員會之工作，即使此種建議不能獲得亞國委員之同意，彼等仍擬使委員會於七月二十日重行開會，俾設法使兩國政府對於委員會之權限一層，獲得諒解云（二）亞國方面以亞委員之裁定書，宣稱亞國代理人席士所提出之維魯亞領土主權問題，如不能在仲裁委員會中加以討論，即委員會之權力，將大爲減弱，又謂兩國代表既以各抱所見相持不下，則根據五月二十五日行政院決議案，由行政院開會，指派第五仲裁委員此其時矣云，

### 愛文諾向英義斡旋

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自抵英後，即與英閣員及義國駐英大使格蘭蒂協商義亞和平方法，擬召集一九〇六年關於亞比西尼亞條約之英法義三簽約國會議，按一九〇六年關於亞比西尼亞之三國條約，規定英法義三國同意保持亞比西尼亞之政治領土現狀，遇亞國內部發生紛擾，簽約國相約對於亞國內政取中立態度，簽約國所有行動，應以設法保護使館及外人生命財產爲限，且即此種行動亦必須經各簽約國互相認爲係屬必要時方可實施，三國政府並約定在無論何項情勢，非經相互磋商後，三國中無論何國均不得干涉亞比西尼亞事件，倘遇亞國政治領土現狀發生動搖時，三國政府相約以所有一切能力維持亞國之政治領土完整，愛文諾在英談判已畢，十四日赴巴黎，與法總理兼外相拉佛爾會晤。

義國除調空軍計飛機四百架集中東非外，墨索里尼將赴往東非以里特里亞閱軍，情勢甚緊張，十四日又向亞國提出四項嚴厲要求：

## 義對亞提四項要求

（一）重行勘定義國索馬利蘭與亞國之邊境，及亞國以經濟讓予權給予義國，（二）築一鐵路，經過亞比西尼亞，而將以里特里亞與義屬索馬利蘭相連接，此兩地皆義國屬地，而亞國適在此兩地之中間，（三）亞政府聘用義顧問，（四）仿照英國在埃及之制度，設立各行政條例。

## 美國維持非戰公約

美自接亞國聲請書後，國務卿赫爾迭與駐華盛頓之英法義三國大使會議，表示美國對義亞二國擬于開戰時頒佈違禁品名單，俾中立國遵守，赫爾於十二日發表重行聲明美國對開洛格非戰公約之信任，謂此次公約現仍有束縛效力與當年簽約時無稍差異，美國與其他各國，皆欲維持此項公約，及因此而擔任增進與維持世界各國間和平的國際義務之尊嚴云。

## 奧國復辟問題

奧國復辟問題，自內閣於本月四日取消大戰終止時所定廢哈普斯堡王室之法律後，一時盛傳復辟之舉行將實現，奧總理舒斯尼格十一日發表談話否認此事，而小協約國反對亦最力，如猶哥監國保羅親王於十一日抵羅馬尼亞京城，與羅王及閣員晤會，討論奧國復辟問題，據傳如奧果復辟，羅猶二國將採軍事行動，希臘副總理兼陸長京第利斯，最近赴義大利訪問後，即訪問猶哥斯拉夫，尤為世人所注目，奧總理舒斯尼格雖因汽車出險受傷，有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代行職權，史氏適在義大利威尼斯城，聞訊後即遄返奧京，傳史氏將繼任揆席，而奧王室沃圖大公擬返奧攝政之說又傳佈於世，當此義亞緊張之際，奧若復辟，引起戰機，歐陸局勢不堪問矣。

#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七月十二日起
至廿四年七月十八日止

### 七月十二日　星期五

▲立法院通過（一）整理川金融庫券額三千萬元條例，（二）修正出版法，（三）二十四年廣東建設公債五百萬元條例。
▲經委會派孔祥榕督察冀・魯・豫黃河防汛事宜。
▲黃紹雄蔣作賓由京飛川謁蔣。
▲豫皖間馬華堤潰決附近各縣均被淹沒。
▲赫爾與英法義使會談後重申非戰公約義務。

###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蔣派武漢警備司令葉蓬全權負責防汛。
▲川省府在蓉正式辦公，財政整理委會成立。
▲何應欽自京到滬謁汪。
▲秦汾由漢到京，發表巡江報告。
▲孔德成到滬參觀各項建設。
▲俄比恢復邦交。
▲俄美商約簽字向美購貨三千萬元。
▲奧總理舒斯尼格汽車失事夫人斃命　舒氏受震。

### 七月十四日　星期日

▲漢張公堤裂陷軍民數千竟日搶護，江漢工程局長楊思廉稱病。
▲川軍裁去一百團軍費年可省二千萬。
▲朱家驊程天放乘飛機自川回京。
▲法國慶紀念左右派示威，赫里歐高呼打倒法西斯主義。

###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一

▲汪院長飛青島療養。
▲國府公佈一，妨害國幣懲治暫行條例（二，疏通監獄暫行條例。
▲武漢張公蕭公等堤均出險。
▲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通電報災。
▲孔德成由滬返京。
▲日滿經濟協定在長春簽字。

###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中央新攝影場舉行落成典禮。
▲國府公佈公務員考績法。
▲行政院通過救濟水災案。
▲全國水利會議在京開會。
▲孫科自滬乘輪赴青島避暑。
▲孔德成等由京返濟。
▲日陸軍教育總監眞崎免職，渡邊繼任。
▲福勃斯對美商界演說攻擊美國白銀政策。

### 七月十七日　星期三

▲中政會准居正辭最高法院長職，改派焦易堂繼任。
▲國府公布破產法。
▲福州地震。
▲高桂滋孫楚李生達離井赴西安出席剿匪會議。
▲長春關東軍會議所議多關華北問題。
▲全國水利委員會通過本年度水利事業費四百九十四萬。

### 七月十八日　星期四

▲國府公布破產法施行法。
▲國府命令派葉楚傖王震朱慶瀾許世英孔祥榕為中央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王震朱慶瀾為常委，許世英為委員長。
▲美總統羅斯福，電我政府慰問水災。
▲李儀祉，孔祥榕由京北上赴魯視察黃河。
▲劉湘由蓉飛渝結束各軍事機關。
▲黃紹雄由蓉飛漢。
▲海圻海琛兩艦駛抵南京。

# 論評選輯

## 日本籌議開發北方經濟

近來日本籌議開發中國北方經濟，消息甚爲龐雜。就大體輪廓言之，不外以下諸點：(一)主動者爲關東軍部，如土肥原少將晨近由天津回至大連，即與滿鐵會社幹部，商洽組織機關，投資開發華北事宜。其後在長春開關東軍幹部會議，亦以該氏動議爲討論中心。(二)滿鐵會社在中國東北部經營事業，積有三十年經驗，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國策，業已成功，滿鐵退就通常營利機關地位。今爲駕輕就熟計，此類大計畫，殆將令該社負責辦理，蓋人才資本與夫調查資料，在在可以利用，惟形式上或另作組織，以便運用。(三)開發計畫，殆將從發展交通入手，其中如晉察綏之鐵路，以及連貫津浦平漢兩路之滄石路並天津塘沽之電車路等，皆在規畫之列，此外察省之鐵，晉省之煤，魯冀之棉花，察綏之羊毛，河北之鹽產，又悉爲題中應有之義，要之範圍似極其廣泛也。吾人恆言，經濟要求，究勝於軍事壓迫；剏發展產業，無論如何，皆於地方民生有相當利益，故主旨上吾人決不反對日本開發北方經濟。且在今日窮困凋敝達於極點之北方，將欲改良生計，救濟地方，自不如於相當條件下，歡迎與日本之資本技術合作。惟觀察最近中外所傳之各種報道，殊覺有不少危機，潛伏其間。願乘日方尚在研討籌議時期，率直披陳所感，以供日本熱心人士之參考：

按日本近年內外大政之發動力，握於軍部，乃係事實。此次籌商北方之經濟開發，亦由軍部動議，實爲當然之事，不足爲怪。惟日人性情躁急，好爲急功近利，軍人氣質尤然，蓋軍人習於直線的命令式生活，而不知經濟與政治不同，與軍事更有別，政治可以不崇朝而變更，軍事可以一剎那而奏效，獨經濟關係複雜曲折，斷不能操之過急。日本現今一切內外大政，在事實上誠不能脫離軍部統制，惟此類對外的經濟活動，祇宜由軍部相當參與，略定綱要，至於如何進行，與夫合作至何程度，胥宜聽諸政府當局暨經濟界之專家與中國關係方面，隨時隨事，妥爲商洽，斷不宜由軍部時時干涉，事事主持，反易僨事，此吾人心所謂危，不忍不言者也。

若夫中國方面，對於中日經濟提携之原則，政府人民，夙多贊同。吾人所望者惟在保持其獨立國家之地位。在經濟問題應平等互惠。即中國願與日本有無相通，永遠互利，而不能犧牲其國民經濟之命脈，僅作工業國經濟之附庸。此點吾人於六月二十九日「論中國國民之最後立場」一文中，闡論頗詳。今因各方宣傳日本籌議開發北方經濟之種種消息，願更補充前意，以告日方人士。即(一)此類開發計劃，應確爲單純底經濟的。易言之，除符合於經濟的性質之外，不宜含其他作用。蓋開發經濟乃中國之希望，惟以資本缺乏，技術不精，故不得不借助友邦，其辦法如爲合辦，則希望能得利，如爲借欵，則希望能還債，若其事根本爲不經濟，合辦而徒受其累，借欵而不能償還，則不如其已。例如往歲日本在東三省興築鐵路，不盡基於經濟觀點，以致借債修路而營業不佳，本利拖欠，在中國爲損失，在日本爲浪費，此種覆轍，吾人不願再蹈，故日本今後開發中國北方經濟，應絕對以經濟的有利事業爲限度，否則吾人不能苟同。(二)此類開發計畫應確爲現實的，單個的。易言之，除其時其地確有兩國可以提携之經濟事項外，不宜以久遠廣泛之規畫，預定條欵，占有權益，妨碍中國將來之自力開發，蓋從前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大率畫定範圍，廣設權源，或明示獨占性質，或預伏干涉口實，使中國外受限制，內感欺凌。現在世界局勢已變，中國力圖開發富源，時有規畫，實不應再用舊法，來相束縛，故此類開發，必須爲現實的，即依具體的事實，進行交涉，不許設定未

來不定的理想權益；必須為單個的，即依一事一案，單獨折衝，不許涉及廣大悠遠的籠統範圍。(三)此類開發計劃，應倩賴兩國經濟界專門人才，商洽合作，不必參雜政治勢力，轉易滋生誤解，加重障礙，蓋經濟問題，大抵牽涉人民生活與地方利害，其間關係，極為複雜細密，非此中專門家不能洞澈癥結，了解困難。今如信賴兩國專門人才使之和衷商討，必可順利合作，事似迂緩，策極安全，此點尤望日本人士明瞭也。總之，中日經濟合作，事屬可行，而方法亟應注意，求效尤不可太急。時至今日，如猶欲蹈襲英國東印度會社政策而擴大之，竊未見其可。日本不乏炯眼之士，豈不以吾人之晉為河漢？（錄七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讀新出版法

新出版法已於十三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預料日內即可公布施行。統觀全文，與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布實施之現行出版法，夥多不同，優劣互見。茲請就新聞紙雜誌兩部分之規定，略述所感於次：

一，新法最大之變更為採用核准主義而廢棄現行之呈報主義。蓋依現行法發行新聞紙雜誌，儘可一面先行出版，一面呈請登記；依新法則須先填具登記聲請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在省為縣市政府在行政院直轄市為社會局）於十五日內核定准許之後，方許發行，違者須受二百元以下罰金之處分。此視現行法實為嚴格，且現行法呈報登記事項，甚為簡單，新法則加入社務組織，經費來源，收支預算及編輯發行計畫等等，較為繁密，尤以經費來源及收支預算兩點具有嚴重性，幾與意大利現行法上强制報社出資者之登記制度相同，蓋便於明瞭各新聞雜誌事業之經濟背景也。惟此等規定一方面可以防止濫設報館雜誌社之弊，又非無相當優點。

二，關於新聞刊登之範圍，新法亦視舊法為繁密，但較之最初修正草案，則已為合理。如規定『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關於訴訟事件，非俟判決後不得批評』比較原修正案，所謂非經法院許可，不得登載訴訟進行中任何事件之文為明確具體，查訴訟事件原則上皆應公開辯論，惟有妨害安寧秩序善良風俗之虞者，依法律或依法院之決議，本可停止公開。此際應否停止公開，其認定權專屬於事件受訴之法院，故法院以外之人，縱令以為該案不應秘密，要不足以左右其事件禁止公開辯論之效力，而既經停止公開辯論，則不得揭載該案辯論內容，又毋寧為當然之事。至訴訟事件，未經判決以前，不許報紙或雜誌評論，正以表示尊重司法權威之意，亦有理由。此外新法第二十二條較現行法第二十一條增加政治及地方治安字樣，殊嫌範圍過廣，易被濫用，在目前時局，或者有其需要，但甚望最近將來，能予更行修訂也。又新出版法加列『關於個人或家庭陰私事件，不得登載』一條，用意固為取締姦盜邪淫的新聞紀事，惟實際上儘有以公人資格而行為不檢足以影響公衆者，如令輿論界不得指摘，何異公然縱容公人之蕩檢逾閑？試觀刑法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譽罪章內第三百十條第三項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眞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就該項解釋，則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事實者，縱涉私德而於公共利益有關，仍在不罰之列，以彼例此，則新聞紀事絕對不許涉及個人私德，竊未見其盡合理也。

三，按新出版法，關於監督取締新聞雜誌之發行等等，受權地方政府，頗不在小，而依縣市政府之現在組織與人才，於此能否勝任愉快，實屬疑問；且關於出版法之行政處分，別無救濟之途，亦殊欠缺完善。不特此也，現在事實上報紙雜誌，所受檢查，手續甚繁，機關不一，而停止郵電等等處分，有時較扣押停版，苦痛尤劇，凡此在出版法中，一無規定，亦殊為缺點。

四，吾人理想以為出版法不應專著眼於新聞紀事之取締，而應進而謀新聞雜誌事業之積極的提倡，最著者如新聞記者之權利保護，專電紀事之版權認許，皆應規定。試觀圖籍出版，別有著作權法為之保護，則國家對於新聞事業，自亦應有獎進調護之辦法，此不能不望政府注意也。

以上為吾人讀新出版法後之感想。最後更願就新聞事業在各國之地位，一述所見。按近年新聞事業遭受壓迫，乃世界一般現象，其干涉之力，不盡來自政府，有時且來自社會，蓋公衆利益之前，個人自由，應當犧牲，乃現今有力的政治思想。惟其如此，政府方面益得假借國家權力，干涉自由

言論。最著者如蘇俄已實行新聞國營，而意大利則自記者個人以至投資辦報之資本主，無一不須舉行登記，受政府統制，數年之間，新聞界被處罰者，據傳有數千人之多，報業災難之重，由此可見。即日本雖不似俄義干涉之嚴，然保證金制度，迄未取銷，揭載禁止令，每日皆有，報界之惴惴不安，視他國殆不遑多讓。中國國家處世界狂潮之中，報界居內外夾攻之地，當然不敢希望得英美式之言論自由。所望者，一切取締，合理化，合法化而已！執此標準以衡量新出版法，其去完善之域，固猶有待也。

（錄七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汪院長轉地療養

行政院汪院長因病於上月三十日至上海就醫，昨已飛往青島，轉地療養，觀其已能旅行空中，可見病體確有進步，此堪爲之慶幸者也。按汪氏數月以來，腸胃肝膽，皆感不適，時發劇痛。五月間醫生發現膽石，已議割治，因慮其體力不勝，未敢强爲主張。上月二十六日曾經主治醫檢查，膽部已開始發炎，幸猶未致發熱，當囑其請假醫治，汪以國事方亟，不納勸告，仍力疾治事。越夕開始發熱，病狀轉劇。二十八九至三十日熱度日增，最高時至一百零三度，實爲膽囊膽管發炎之徵，遂於三十日到上海入醫院療治。其後經過良好，惟體極虛弱，需要休息，今之遷地療養，係出醫生之意，蓋認爲即幸而脫離需要割治之危險，亦不能即時與聞政事，恐萬一再發，醫治更難，故以易地調攝爲宜也。汪氏自抱病以後，行政院務即由孔副院長代理。上次中政會開會，汪夫人雖曾爲提出告假之請，與會諸人，僉以汪氏病體未愈，當然停止工作，愈後當然回復視事，既已有人代理，無須再經請假形式，事乃擱置。今彼養痾海濱，回復健康，當更易易。現在內外多事，天災洊至，中樞主政人員萬不容長久置代，以汪氏負責之勇，盡職之忠，度其本人之焦燥煩悶，亟欲復工，其心境正不遜於關懷國事之一般民衆也。

雖然，吾人於此，重有感矣！夫中國今日遭遇之困難，不特歷史所未經，抑亦萬國所少見，蓋海通以還，迭更外患，條約束縛，喘息難舒，主權割裂，獨立早失，外無可恃之與國，內乏能動之自由，進退失據，張弛兩難，當局者處境之苦，直爲古今中外政治家所未嘗經驗。一面則政治機構，陷於畸形，中樞地位，久處孤危，號稱黨治而黨權幾近幻滅，政非獨裁而責任竟難分屬，一二當局，不特集權，且須集事，集權固責任過重，集事更叢脞難免，然就近年黨政機構言之，設無此種集權集事之人物，恐並此現狀亦不可得，是則國家根本大病，不盡在人而實在法。惟其組織不良，不但誤國家，抑又誤領袖。再自另一方面言之，明知其不良，而不當機立決，早謀救濟，則又領袖誤國家而自誤也！今政治機構之壞，中樞組織之不健全，誤國家之大事，損個人之健康，事實具在，當軸宜可以灼然深省矣！及今不圖，則汪院長縱令療養有效，恢復工作，終不免再病；縱有能集權能集事之領袖在此種黨政機構之下，亦終無裨於國家，或仍再害其人之健康，而共同演徒勞無功之悲劇！不特此也，國步艱難，方興未艾，經濟之公私崩潰，財政之內外枯竭，天災之水旱並至，匪禍之土共蠭起，與夫外交壓迫層出不窮，且將隨國際形勢之惡化而危害莫測。凡此內外多端，在在需要機敏之處置，周到之準備，綿密之規劃，若長此補苴應付，如堵罅隙，緊急擠塞，但求苟免，一旦圖窮匕見，勢將有無可瓦全不容敷衍之一日，當軸者至彼時將何以對國民？此吾人心所謂危，故一再以打開局面改進政制呼籲於黨國領袖之前也。

抑天下事貴爲名實，不容假借；一種政制，自必有其長短優劣，若僅得其僞，取其名，則長所優點斷乎不存，而流弊所至，將徒受形式之累，中國之於黨治即是如此，蓋其過不必盡在黨治本身，而畫虎不成，歷來領袖人物固人人有責焉。查自冀察對日外交問題發生，平津黨察，黨部撤銷，即無異解除黨治，上海新生事件，雖告解決，而日本磯谷武官對日本記者談話，仍希望中國對上海黨部有自動的處置，窺其意旨，終不忘情於仇視黨部之傳統的主張，然則黨治形式，不但在北方爲消滅，在南方亦殊搖動，改絃更張，其何能緩？本年十一月全代大會勢難再延，此一大問題，亟須預爲籌商，期謀一致善後。汪院長在黨爲領袖，於國爲當軸，今後改造政制，解鈴繫鈴，負責尤鉅。就此點言，吾人益望其早占勿藥，以便爲國家了此一重公案也。

（錄七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觀點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彼而不知己或知己而不知彼，勝敗參半，不知彼又不知己者，百戰百敗——此雖兵學上之永久原則，然亦可適用於政治學，可爲國內乃至國際政爭上之原則。吾國近年對外關係之屢次失算，往往由於未能顧慮此種永久原則，吾人曩已屢言之。查日本輿論界自最近河北問題告一段落之後，對於所謂在華北的中日經濟提攜問題，已有極詳密周到之討論，而中國方面一般社會不但對於同一問題，幾若諱疾忌醫者然，不敢多觸及之，而且對日方之討論，亦幾視爲鄰家婦姑之勃谿，不甚關心。依吾人觀之，此眞悖乎上述原則之尤者矣！前日所謂日『滿』經濟協定，已在長春簽字，日滿經濟集團之形成，已由既成事實而進於規約化。今後彼所謂『中』『日』『滿』經濟集團，殆將促進益力，使我方循斯不變，始終憒憒，聽客所爲，則恐將來對經濟方面之失算，有不可勝計者。吾人於此，邇來曾迭有論列，喚起中日雙方公衆之注意。今更願就研究之所及，重述日方對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主要觀點及其經濟的基礎，並再就中國方面應有之觀點，綜合敘述，以供國人參考。

據日方輿論界之主導的見解言之，其對於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觀點，大致可分爲下述五層：（一）在提攜之範圍上，其所謂華北，不單指冀或察或察冀，而指冀察綏晉魯五省，其理由有二，一謂在最近歷史上華北二字本包涵此五省，例如中國之北平政整會即轄此五省；二謂此五省在經濟上本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如言華北中日經濟提攜而單指冀或察或冀察，則將失却提攜之意義。（二）在提攜之目的上，認爲華北中日經濟提攜之主要目的，在實行所謂日『滿』華北之統制經濟以維持近年日本經濟之繁榮，其理由亦有二，一謂日本對外貿易在其他方面已因各國之集團經濟政策而難望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而日本對『滿』之貿易及投資亦已達飽和程度！故非更向有望的華北發展不可；二謂華北與『滿』在經濟上本有不可離開之關係，故欲活用日『滿』之統制經濟，必須實行日『滿』華北之統制經濟。（三）在提攜之事業種類上，側重交通業，礦業及棉業等等，其理由除共同安定東亞之軍事上的理由不計外，認只有此等事業始有提攜的必要及可能。（四）在提攜之方法上，似傾重從來慣用之中日合辦之形式，其理由在唯此爲最能達提攜之目的。（五）在經濟提攜與政治之關聯上，似側重由雙方政治當局直接領導，其理由在依此以達上述『統制經濟』之目的。

以上爲日方對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觀點之大體，皆有其相當之根據，國人對之，將完全表贊同乎？抑將贊同其一部分，而另行補充一部分乎？如依吾人以不忽視現實亦不輕視理想之精神，研究所得者而言之，則吾人以爲：（一）關於提攜之範圍，在原則上應包含五省，然在進行順序上却應從關係較切之冀察入手試辦，蓋萬里之行始於一步，全體事業之進行必須從一部分開始，華北中日經濟提攜之必從冀察始，亦猶整個中日經濟提攜必須先從華北始，如不從實際着想而斤斤於理想之爭執，則在外內關係上恐反多障碍。（二）關於提攜之目的，應於日方主張之外，加上解消華北農工商業之蕭條，振興華北之經濟一層，此本爲『經濟提攜』應有之涵義，本係自明之理，日方輿論過於忽視此層，似不合理。（三）關於提攜事業之種類，應加上金融事業之提攜互助，蓋金融事業爲其他事業之基礎，如舍此而不互謀合作，則將發生與九一八事變前之三省狀況相類似之情形，結果必不能達互利之目的也。（四）關於提攜之方法，吾人以爲，如以過去中日合辦事業之有名無實爲鑑，則除於最高層之金融事業上採用相當眞正互利之提攜辦法外，其他事業，則宜採用日方供給資本或技術人才，經營則由中方負責之辦法，如是始能避免內外各方責難，並祛除種種弊端。（五）關於經濟提攜與政治之關聯，吾人以爲雙方政治當局只宜居於撮合或誘導經濟提攜之地位，而不宜直接領導甚至統制，否則恐使人懷疑經濟提攜之意義而招致多方障碍。易言之，當如吾人在七月十三日社論中主張，應信賴兩國經濟界專門人才商洽合作，不必參雜政治勢力是也。

以上所述吾人見解，雖不免過簡，然若以現實爲前提，則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合理的觀點，似無有過於此者。吾人一方面甚願國人將迭次本報論旨視爲引玉之磚，一加考慮，同時並希望日方有識者引爲他山之石，而對於舊有之觀點，一行再認識焉。

（錄七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馬通白先生舊藏惜抱文藁卷子今歸木公屬題其後

什公

抱潤。吾。見。之。惜未。見。惜。抱。兩賢。奮。慧。力。筆陣。千。軍。掃。木
公。傳。火。薪。矻矻。富。文。藻。境約。心。彌。廣。禪悅。消。塵。惱。斯文。
胡。以。貴。謂器。足。載。道。買櫝。而。還。珠。無乃。災。梨。棗。佛儒。觀。
其。通。人格。愈。堪。寶。（通老晚研內典與惜抱同）湘鄉。閉。世。豪。瓣香。桐。城。
老。手澤。劇。可。珍。矧屬。嘔。心。藁。墨楮。吐。光。燄。塗抹。異。潦。草。
此物。歸。此。人。咄哉。天。所。保。

贈拔可

董卿

作詩。如。治。獄。老吏。在。能。斷。遊山。如。讀。畫。不厭。反。覆。看。吏
才。君。夙。長。畫理。亦。淹。貫。遂極。詩。雄。恢。復騁。遊。汗。漫。目空。
兩。宋。後。足涉。九。州。半。昨撑。黃。山。雲。私作。几。案。玩。縋險。得。
奇。句。持歸。詫。墉。僎。吾齋。强。名。展。欲著。愁。喘。汗。誦詩。已。舌。
撟。況敢。結。遊。伴。納交。垂。卅。年。世封。驚。屢。換。卓此。貞。松。姿。
蒼然。竦。修。幹。勝情。濟。有。具。舐繭。了。無。憚。眞使。嵇。生。懶。據
梧。聊。自。竄。齊堪。理。飛。鞚。漫與。弄。柔。翰。此事。幷。輸。君。長筵。
資。一。粲。

贈拔可

吷庵

四十。一。年。瞥。如。電。回首。公。車。方。弱。冠。今日。俱。爲。六。十。翁。
齊年。座。上。君。差。殿。遭逢。末。世。所。遇。同。試手。功。名。縫。襪。線。
何。曾。謀。議。見。施。行。不負。生。平。祇。詩。卷。我婚。我。宦。君。蹇。修。
病。孌。猶。聞。呼。裹。飯。再生。卜。壽。必。過。我。贈詩。在。篋。試。重。玩。
從今。蠟。屐。踏。五。嶽。精力。似。君。宜。不。倦。我猶。有。母。未。克。從。
君詩。借。作。畫。圖。看。

贈拔可

平齋

淸芬。直。接。老。辛。夷。早慧。天。容。不。世。姿。夙稔。割。雞。資。小。試。
解。從。種。樹。拓。新。知。枯棋。歛。手。同。今。日。大集。藏。山。富。一。時。
聞道。杖。鄉。收。衆。望。抱才。甯。復。恨。衰。遲。

贈陳石遺宗丈八十　子言

羈棲漢上又燕京。晚睠江南獨主盟。娓娓淸言詩入畫。
皤皤耆舊佛同生。依人海燕堪爲侶。留客春蓴慣作羹。
度隴紀遊勞獎借。還將詞賦助稱觥。

纕蘅長貴州民政賦呈　範之

黔中自古多名宦。教養劉陳萬口碑。（劉研莊闓湘川書院培養人才甚衆陳省庵教山繭法則吏爲百世之利矣）
後挺益陽宏遠略。今看綿竹拓前規。
烹鮮妙手防魚爛。保赤誠心笑繭絲。況有經巢遺澤
在。旬宣應富采風詩。

贈徐道鄰　鳧公

適從燕叱驚嗔地。初見鷹揚鳳歎人。絕哂高名動都市。
不容辣酒拒逡巡。陰符亘夜皆成誦。法曲當筵合入神。
邁度奇情俱繼武。會看邊業踵嚴親。

寄懷纕蘅貴陽　子愚

鳳毛文彩五雲端。持節黔中策治安。苗女亦知春雲句。
夜郎能重漢時官。民遭兵燹懷柔易。地接要荒控馭難。
敷政優優多暇日。獞花紅映舊詩壇。

爲木公題惜抱先生殘稿　散原

草藁殘留世莫窺。冥通氣類護持之。傳文有統心源在。
絕續還期繫一絲。

贈天水汪劍平王新令　石遺

詩人度隴雖無幾。誰似嘉州與少陵。千載流風殊未沫。
請看天水兩崚嶒。

尉遲杯　爲楡生題上彊村授硯圖用淸眞韵　秋岳

吳橋路。向歲晚暝霧迷江樹。空簾斷碧斜紅。曾載芳尊
歸處。騷心未遠。遮絮雨蘋風隔前浦。算成連世外哀絃。
不教鱗月飛去。　因嗟冷巷離居。消塵海桑生。氣類萍
聚。欲識銅仙傷時意。淸淚盡千歌萬舞。難忘是鑪烟亂
帙。最珍重匡牀執手語。邈心期未老侯芭。守玄端共貞
侶。

帝臺春　和李景元　凝生

蘭茝發色幽香散。空陌池館乍晴。午夢初迴春寒猶力。
濯髮淸湘怯袖冷。奈愁裏又逢寒食。笑平生短笛西風。
紅塵閒客。　思難釋。愁自織。鏡暗拭。淚還滴。試倚遍層
樓。柳絲烟老。早是嫩黃成碧。歌歇龍山可堪省。花落沈
園未歸得。盼新燕來時。報江南消息。

# 金華蘭溪游記

藏園老人

金華山水之勝、余生平聞之熟矣、憶兒時隨懷安公居浙江奉化縣署中、時邑令爲鄉人蕭君世楷、甫半載、蕭君奉檄攝金華縣事、將行而蕭君適遘母憂去、余時雖在齠稚、而聞人言其洞壑之美、已欣然有嚮往之意、近歲胡君季樵、輯刻金華叢書、余時時相助校錄、因得盡讀呂成公王柏齋方韶卿諸人文集、於婺州名區古蹟、粗得大凡、嗣得明鈔吳正傳集、手加勘正、細讀北山前後游記、模山範水、抉奧搜奇、益復神游於赤松鹿田之間矣、歲在癸酉四月、與同年邢太史冕之、結靑島賞櫻花之約、兼爲勞山之游、五日之中、華嚴菴之竹徑、大嶗觀之梨雲、丹山少山之穠桃郁李、咸歸麗矚、旋與高六弟重禮、遵海而南、艤舟滬瀆、稅駕聖湖、咸屬舊游、未遑流覽、重禮以杭江數軌、直達金華、局長杜君鎭遠、鄉人夙契、適駐杭城、堅約聯袂同往、由是決策渡江、期以翌晨會於江干、是日正四月之望也、

四月十六日、早七時興、與重禮發自湖濱淸華旅社、馳車抵江干、登錢塘義渡、拖以輪舟、歷時三四十分、即達南岸、憶辛亥殘臘、獨游會稽、渡江趁西興夜航船以往、時水涸岸高、沙脣遠出、待渡者先行長板數十條、下板即入小舟、已而舟滯江心、復以牛車駕渡、逮車泥不行、更覓舟子、負上渡船、轉折數四、艱苦備經、僅乃得達、倘遇橫風逆浪、朝夕便爾淹留、若今日之安步

登舟、計時可濟、勞逸相衡、殆如天壤矣、江干車驛、事屬草創、設置未周、車室始啓、至九時有半、方爾展輪、鎮遠邀升客坐、藉便晤言、恭行抵蕭山、軌道穿城垣而過、歷白鹿塘、臨浦、尖山、濱池、直埠、白門、諸暨、牌頭、安華、皆傍山而行、林巒幽秀、村居錯落、田園衍沃、掩映於綠樹流泉之際、如披錦繡、如展畫圖、惟余忽患腹疾、疲苶不支、就便榻偃臥片時、聞鄭家塢蘇溪鎮一帶、岡嶺迴合、景物尤號清嘉、不及憑窻攬玩、睡起已過孝順、經塘雅、遂抵金華、正四時一刻、第七中學校長方君俶新、來車次相迓、下車同鎮遠至金華江新建大橋一視、此通衢州之路、將剋期告成、故親往督驗、鎮遠留居局中、夜復洞泄數次、飯後即就枕、十七日、八時、俶新已至、並約金君竹溪同游、金君爲邑中宿學、凡郡中勝蹟源流、咸所諳悉、本局稽核孫君祥萌、亦鼓興而前、同行凡五人、九時乘竹輿出市東北行、踰岡嶺二、約十里、至羅甸、夾溪爲村、臨門繞砌、㶁㶁有聲、居民多莉花爲業、珠蘭茉莉、徧列畦圃間、覆以竹簾、用障風日、佛手香櫞正著花、芬馨郁烈、中人欲醉、村中以泉水清美、蒔花最宜、此泉即自雙龍洞流出者、自此入山、循澗左行、數里至華溪亭、轉沿澗、右斜磴屢上、數折益幽、又十里至洞前村、居民數十家、自成村落、雙龍洞距此秖數百級、舉目可見、時已屆午刻、覓民家少憇、方君已預戒庖人、携榼相候、飯罷少休、乃聯步登山、冒雨而上、攀涉微艱、至洞口引望、穹巖俯空、廣可數畝、空明爽塏、氣象殊偉、有泉出於巖腹、淸流怒駛、湧成小溪、匯入山澗、穴口高秖三尺許、不能容身而入、聞明代穴口久塞、觀姜麟、鄭東白、王士性、王宗沐、蘇濬、戴澳、諸人游

記、皆至外洞而止、其後偶開復閉、迄於近年、塡壅如故、今歲整理會乃議開此穴、施工未及一月、而余輩適至、殊自幸也、巖口軒朗閎大、可坐千人、四壁絢麗、飛霞垂露、殆如天鏡鬼鑿、洞頂石乳懸綴、成百物奇詭之形、有仙桃星窠懸鐘霞衣羅漢諸狀、皆頗肖似、右壁怪石下垂、宛如龍首、關左壁一石、亦具龍形、此雙龍所由得名、惜爲人敲損矣、就外洞眺玩良久、乃乘小舟入穴、舟祇載一人、且仰臥倚處觸鼻、其卑狹可想、入穴後抵岸下舟、燃炬四望、則洞中高曠異常、鐘乳四垂、殊形異狀、與上方雲水洞中差類、有若獅象者、有若黿蛇者、有若蟾蛙者、有若蜂窠者、有若寶蓋者、有若筆格硯池者、有若懸珠堆雪者、又有如鐘如鼓者、扣之作金革聲、尤奇者、洞頂有石髓二條、嵌空蜿蜒、頭角鱗鬣畢具、五爪攫拏作白色、屈蟠隱見、宛若龍翔、即所謂內洞雙龍也、又有仙人望月挂衣眠石浴室滑臺、及田畦宮室諸景、咸不假雕琢、而妙肖自然、造物之巧、殆不可階、凡王魯齋方韶卿所記、形象數十雖不能盡得、然大略可見、嘗閱宋程珌游三洞記、言四壁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迹如新、近人郁達夫游記、亦言洞中有慶歷四年石刻、石室岩上有明萬歷時人墨書臥雲二字、墨瀋鮮明、宛如初寫、在暗中以火捫索、皆不可得、導游人亦無知者、因題歲月於壁上而出、然已耗一時有半矣、洞外歷觀前人題名、有唐代咸通二年閻肖問等、咸通五年濬鱗等、宋代崇寧乙酉趙抃陳淵等、淳熙元年陳巖肖等、紹熙三年李中甫等、紹熙四年曹榜等、嘉定留元剛等、淳祐八年李樫等、寶祐二年林應炎等、又有洞天二字、雙龍洞雙鈎三字、非丘子七律一首、皆無歲月可攷、爲宋季方韶卿謝

皋羽諸人、迭次來游、乃無一字留題、殊不可解、豈剗諸內洞、陰闇不著耶、且所存題名文字、剝落不完、求拓本亦不可得、尤使人悵惘、余謂整理會諸公、爲振興勝蹟計、內洞宜大事滌除、使之明潔禁人張炬、以免烟煤散落、狼籍汚人、外洞則首宜護持前代石刻、洗滌塵蘚、屬良工精拓、以供游客之求、更當勸止游人、毋得率意塗鴉、至妄人俗子、往往以惡詩劣札徧鐫巖壁、甚者磨損舊題、覆以新刻、尤當懸爲厲禁、若其內外天然之趣、如徑路之迂曲、地勢之坡坨、泉脉之流繞、切冀仍其原狀、加意保存、不宜輕加修葺、（曾見杭州烟霞洞旁列佛像中爲水池以承巖溜池中略置平石以度人今則塡池鋪石壅塞巖泉竟成涸洞意趣索然矣）或塡砌甎土、或塗圬巖石、或改變溪流、徒思整齊外觀、於自然之趣、喪失已多、非計之得也、游覽粗畢、已屆四時、俶新言雨後山徑泥滑、氷壺洞近在上方、恐不能往、更無論朝眞矣、余夙嗜游山、而不樂探洞、北方自雲水洞外、未嘗深入、況此山三洞、以雙龍爲最、既已得珠、無勞再索、遂决策出山、至山口折而東、踰嶺至智者寺、寺在芙蓉峯下、一名芙蓉寺、本梁靈璨法師道場、梁武帝召至京受菩薩戒、號智者國師、辭還金華、一日適谷口、見白氣浮空、曰茲地三寶當興、普通七年、勅建寺剎、宋開寶九年、始爲廣福禪寺、淳化至道中、兩降御書一百二十卷、有祝聖放生池、唐故迹也、嘉泰二年重修、陸放翁爲之記、今其碑尙存、樹於門廡間、碑陰刻放翁與僧仲玘八札、摩讀原碑、已多漫漶、不可辨識、近時曹松葉撰北山勝跡小志、錄其碑文、缺損至一百三十字、然檢渭南文集、全篇固完然無缺、後有撰北山圖經者、可取而補之、又明姜麟游記言、寺有放翁所撰池亭記、今徧歷寺中、

# 凌霄一士隨筆

咸豐九年己未順天鄉試，（有名之戊午科場大獄甫於是年春間辦結。）董恂以順天府尹偕寶鋆充監臨，（董時名醇，迨穆宗立，奏言：『臣名與御名字音相同，字義亦復相近，雖功令在所不禁，於臣心實有未安，擬請改避，以申誠敬。』乃更名恂。）其自訂「還讀我書室年譜」是年云：

七月八日禮部奏派文鄉試滿漢監臨，奉旨派寶鋆董醇。（佩珩同年時官戶部侍郎。）八月六日入闈。中秋佳節，士子完卷既夥，第是夕例不開門，漸乃拇戰擫笛，升屋高歌，馴不可制。本年剴切示禁，復逐號親往面諭，猶或目笑存之。比月初上，故態復作，歌聲雜遝，旋止旋起，呵之不顧，扶出餘字號二人，並枷號軍以徇，衆乃定。當二人之乘柵欄而歌也，其一見監試陳心泉來，聲益高，欲拘之，竄入衆中而逸。提調責號軍索之，不可得。恂聞聲趨往，令號官入號諭於衆，同號能舉之，則坐一人，同號不舉，則查明坐號底冊，扣除闔號試卷，均不謄錄。俄而號底指前十號，第二號以下羣指首號，首號復指第三十四號，遂飭扶二人出，交督門官。監試陸眉生慮衆不盡曉，因令押號軍周歷詳述，於是終夜肅然，無敢譁者，爲數十年來所未有。蓋扣卷爲攻心之藥，枷號軍以徇，又藥中之引也。引藥既得，痼疾以瘳。十九日宗室場畢，漢監臨赴園覆命，召見勤政殿，問闈中前事，臣醇據實直陳，並叩首言：『臣等公商，是科本恩科，該生等對衆扶出，以示薄懲，因仰體皇仁，念其三場辛苦，卷已早完，仍予謄錄。』上頷焉，復叩首而退。……

又米脂高照煦「閒談筆記」卷二有云：

胞弟曉峯，同治癸酉由歲貢生應順天鄉試，嘗言輦轂之下，而場闈中較我陝狂悖反甚。第三場亦於十六日早始

開門，然中秋一夕，文場比戰場尤雜亂，絲竹金革，即大鑼大鼓亦有攜帶入場者。月明之下，登屋高呼，各招其舊相識，無論東西場號舍遠近，聞聲響應，柵門盡行踏壞，各攜所帶來樂器，羣分類聚，西班南班，紛然開場，多於號舍頂上作會，所唱有遠勝於優伶者，到恰好處，直有多人叫好，齊聲呼喝，屋瓦皆震。策藝雖未完卷，祇得將筆硯收拾，俟明日再作。甫黎明，場門即大開，交卷者異常擁擠，甚至有去至公堂尚遠，忙不及待，以卷裹磚石遙擲之者。蓋緣每鄉試入輒逾萬，大小公館惡少多以監生下場，平日並不讀書，徒趁熱鬧而已。其眞正應試者，亦混其中，好醜莫辨也。

均紀京闈秋試第三場情事，可合看。掄才大典，莊嚴之地，而佳節狂歡，乃至於斯，蓋貴介子弟，或視應試爲一消遣法，恃勢自豪，眞成逢場作戲矣。（旗籍爲甚。）小說中詳叙鄉試形態者，如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四回（屛紈袴穩步試雲程）所寫：

……公子進了貢院門，見對面就是領卷子的所在。……擠到放卷子的那個杉槁圈子跟前，只見一班旗子弟，這個要先領，那個又要替領，吵成一片。上面坐的那位鬚髮蒼白的都老爺，却只帶著個眼鏡兒，拏著枝紅筆，按著那冊子，點一名，叫一人，放一本，任你吵得暗地昏天，他只我行我法。正在吵不清，內中有個十八九歲的小爺，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套一件靑哦嚕綢馬褂子，褡包繫在馬褂子上頭，挽著大壯的辮子，騎在那杉槁上，拏手裏那根照入籤把那御史的帽子敲的山響，嘴裏還叫他：『老都喂！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耐不住了，只見他放下筆，摘下眼鏡來問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甚麼？』他道：『我不是秀才，我們太爺今年纔給我捐的監，我叫綳僧額，我們太爺是世襲呵達哈哈番，九王爺新保的梅楞章章京，我是官卷，你瞧罷，管保那卷面子上都有。』那御史果然覷著雙近視眼，給他查出來，看了看，便拏在手裏，合他道：『你的卷子却有了。國家明經取士，是何等的大典，況且士先器識，怎的這等不循禮法，難道你家裏竟沒有一些子家敎的不成！你這本卷子，你現不必領了，我要扣下指名參辦的！』這場吵直吵到都老爺把個看家本事拏出來了，大家纔得安靜。那御史依然是按名散卷。叫到那個綳僧額，大家又替他作

奸作歹的說著，都老爺纔把卷子給他，還說道：「我這卻是看諸位年兄分上，只是你這等惡少年，領這本卷子去，也未必作得出好文字。」那位少爺話也收了，接過卷子來，倒給人家斯文掃地的請了個安。……安公子正在走過無數的號舍，只見一所號舍，門外山牆白石灰上大書成字號三個大字，……公子也只得低頭彎腰的鑽進號筒子去，……這個當兒，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也有搶號板的，也有亂坐坎的，還有諸事不作，找人去的，人來找的，甚至有聚在一處亂吃的，酣飲的，便是那極安靜的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喊兩句高腔，不就對面牆上貼幾個燈虎兒，等人來打。公子看了這般人，心中納悶，只說我倒不解他們，是幹功名來了，是頑兒來了。他只個人靜坐在那小窩兒裏凝神養氣。看看午後，堂上的監臨大人見近堂這幾路旗號的爺們，出來進去，登明遠樓，跑小西天，鬧的實在不像了，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封了號口柵欄。這一封號，雖是幾根柳木片兒門戶，一張本紅紙的封條，法令所在，也同畫地為牢，再沒人敢任意行動。……

為順天鄉試頭場領卷歸號嘈雜淩亂之狀，雖小說家言，著者似嘗躬與應試，不同嚮壁虛造，亦足與董高所紀末場者參看。文康為滿人，而於旗籍子弟弗為回護也。「閒談筆記」卷一云：

篙漁（按照煦鄉人高長紳字）屢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嘗謂南京貢院接連秦淮，每科停解（按似應作薦）后，諸同考官即由院內便門到秦淮妓女家游衍。監臨及主考皆知之，亦不禁。某科某監臨嘗對主考曰：『秦淮甚熱鬧，我們可讓衆廉官老爺高興也。』及兵燹后，幾成焦土，今不知其何如也。

則言江南鄉闈房官之放蕩。兵燹指「太平天國」之戰。又卷二云：

陳鏞人師，榜名子楷，進士即用，授定邊縣知縣，調補蒲城縣，予癸酉房師也，嘗言陝西士風最良，鄉試第三場必俟八月十六日始出場。湖北則十五晚必須開場門。緣每遇鄉試，中秋日薄暮，凡省城妓女俱粧飾齊潔，於某巷中直列成市，各手執桂花一枝。士子出場，多不歸寓，直入某巷遊觀，某妓如意，即接其手中所執桂花，

耳。

又聞諸會應京闈後數科秋試者，某科（約是丁酉，北京舉行鄉試之最後一次也）士子領卷時，將所持籤信手亂擲，錯雜累積，高至數尺，衆即踏籤而入，若不愼而仆於其上，可受重傷，亦奇觀也。又聞山東鄉試第三場，中秋日午後即起更，傍晚即作爲翌日而放場，俾士子出場過節，未知始於何年。

×　×　×　×　×

（附答陳冷僧君）示悉承詢軼事容俟攷訪有得再行　奉復

其妓即前導歸家楠沐，飲饌皆佳，遂留宿焉，名曰折桂。相習成風，以故功令不能禁止也。端人師湖北應城人。

謂湖北鄉試嘗有中秋出場「折桂」之習。濰縣陳恆慶「歸里清譚」（又名諫書稀菴筆記）有云：

當科舉時代，以登賢書比蟾宮折桂，此事蓋晝起於晉郄詵「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及張蠙詩「鄉俗稀攀桂，爭來問月宮」。予見濟上士子家，大比之秋，月輪將圓，桂花正開，秀才提籃出場，行至家門，剝啄一聲，內有嬌聲問曰：『出場乎？』外應曰：『出矣。』少婦開門，先將桂花一枝親遞郎君手，嫣然同笑，而后入室。婦爲手斟狀元紅酒，滿飲一盃。外府舉子寓其院者，第豔羨而已。每屆榜發，歷城中式者獨占多數，予故戲謂友人曰：『應試者須帶家眷。』友人笑不能仰。

如所云，山東鄉試時亦有一種桂花典故，特桂花遞自細君，與湖北之所謂「折桂」，情事不侔，

# 殉

楊剛

靠窗一張長桌，不能肯定是書桌，或飯檯，或洗臉架。桌上散鋪一堆文稿，橫七豎八躺着幾隻禿頭木筆，舊鋼筆和開着的紅墨水罐。桌旁圍坐的四個人似乎目神都集中在這堆文稿上。有一位橫担起一支醮了紅墨水的木筆，另一隻手按着張寫下幾行題目的稿紙，似乎要寫下去，但他的眼却注意看着坐在他兩旁的那三個人。少時桌左方那位舉着一張文稿在指指點點的姑娘，忽然住了興奮的嘴，指着坐在對面床頭的一位說：『老李怎麼回事？他老是心不在焉似的』

這一聲喚起的許多注意和自己的覺醒，使老李紅色的雙頰像更紅了一些。他歪一歪頭，把長的眼角擠了一擠，匆忙把支着下巴的手拿開，結結巴巴的說：『嗯，精神……不好的樣子，嗯，是不是？』他的嗓音生硬，一貫的高亢無平仄，老是利用一些重複口語，免得在一組字眼說出了之後，再來拼湊第二組的時間，會惹出一場無味而窘人的沉默。

這幾篇文章在一二天內要發出去。今天審查中，發現許多關於理論和文字上的問題，幾個人就在紅頭漲臉用壓沉了的聲音爭論。爭論中老李用了全力來歪起耳朵聽人家的話，把這些話撿入腦中，同時又從腦裏搜出有意義的東西來講。平時他這樣努力必有許多東西說出來，使人忽略了他的結巴，重複與生硬而不住的點頭，眼睛釘在他身上，瞬也不會瞬一下。今天可不。他越努力，腦裏越亂。他費力要把別人的話撿入腦中，半路上這些話總是被自己的心事擠掉，闖到他眼前來的總是他太太出醫院的問題。這樣弄得他頭痛燥熱，耳朵發賊；他只好靠在窗上，眼望別處。他那不安的沉默與失神惹起了抗議，誰又能以為奇怪？

散會後各人照例要帶一兩篇文章回去修改，明天早上交齊。對於這任務老李不能，也不願推脫，他拿了自己的一份走出屋子，就聽見房東家的鐘叮的敲了一點。這骨突的一下鐘登時像電流打中了他的腿，他立刻變計不回家，奔去左近給太太買了二十子一把的花，三步併做兩步的跑去醫院。跑進去見掛鐘還只一點半，才放心領了牌號，在該站的地方站住了。

肚子餓是可以忍的，唯有如何把與醫院服務機關交涉的經過告訴太太，如

阿去令她失望痛苦的問題，實在熬煎他。他太太的肺病已近第三期，醫院要他弄她出去休養，三等病房是不能給人養病的，和他太太說了，又給他的間接通訊地點去了幾封信叫他來搬她出院；而太太也正願意這樣。因爲丈夫沒有直接通訊處，因爲她既有不屬於東洋人的黃色皮膚和面孔，却又不通中國語言，也沒有中國聲調，而同時她們偏要說自己是中國人，遂使她從看護聽差病人等等受了不少的揶揄！冷落，懷疑和粗糙無禮。究竟他們把她當作什麼？由那些掛下嘴角的狡笑，橫過來的怒目，作手勢的侮辱之類，她只曉得自己是落在另一種人類中，這種人的奸毒殘酷，正不下於她們的宗主，那些有權威的黃人。處在這類習於把人當罪犯或喪家狗的人們中間，她的病是只有更深下去的了。

出院，這無上命令所要的就是錢。家裏凡應該拿去換錢，也可以換點錢的東西都已去淨。一位同志叫他去找服務機關請求免費出院，結果也沒希望。太太進院時，他爲了自己的國籍和無正當職業的情形，怕惹起有危險性的懷疑，就塡了一大篇謊。他萬萬料不到這些服務機關的尖鼻子先生們會去調查的。對於老李的請求，昨天和他接頭的那位先生豎起嘴唇，把頭搖得像個博浪鼓似的。老李亢起嗓子苦苦解釋，用許多重詞重字，結巴得臉上紅了又紅。那人却只管翻閱面前的文件，理也不大一理。最後他把椅子一推，站起來說：

『先生，你不用淨問我「是不是」了。你說話像外國人，我很難懂。我們沒法子。又找不出你的實際情形。有人要免費住院，你想我們能依他們麼？對不住，我還有事呢』。說完他狡猾而抱歉的笑着，敲起皮鞋出去了。

兩點鐘已到，老李疾步跑上他所熟習的病房去。他的太太那豬腸似的灰白面皮鬆軟得縐成幾疊了。她支在枕上，正是直勾勾的朝門那兒望着。等他一到跟前，她就抓住他的兩手問服務機關交涉如何。又告訴他這幾天更不能吃，耳朵又發聾，不回去眞不成。老李摸摸她的耳朵，又看了一看，縐着眉苦笑着說：『別着急呵，一兩天總有辦法的。』這話馬上招起她用眼淚鼻涕和咒罵來反抗，說老李沒心肝，自己在家拉四絃琴，舒服，竟不肯想像一下她在院中所受的孤獨和迫害。『你難道忍心動那四絃琴。你受得了那自拉自唱的感覺麼？』但是後來她又痛苦地撫着老李，說自己害了他。臨走的時候，她咽咽噎噎的叮囑他，三天之內定要設法弄她出去。『再不出去，我怕沒有出院的日子了呵！』他走到過道上，還聽見她這樣嗚咽着，夾着有看護的責罵聲，他只得縐起濃眉掛着長眼角走出來。

四絃琴，四絃琴。這動心的東西被太太提出來，十分的打動了老李。他由醫院走回來之後，發楞的朝那琴望着

，以後鄭鄭重重由牆上把牠取下，用一塊絨布將琴週身細細的擦拭。擦完了，又用手慢慢抹去絨布屑，再用絨布醮了一點白凡士林細細勻勻的抹上琴去，瑪瑙色的琴身就如少女的面頰似的鮮潤起來，似乎要對他笑。他理了一下琴弓，把琴擱上肩頭，動手要拉，但立時一種複雜的念頭使他放下手，抱住琴又用絨布抹了幾下，將牠擱回琴匣去，推在一旁。自己咬着嘴唇，從口袋裏把文章拿出來打開，抱着頭用很小的聲音來念牠；他以爲這樣可以使自己的精神集中到文章上去，但是結果他只有站起來在滿屋裏走圈子。他不是不知道他還有這最後的一件寶貝可以救自己的妻出院，可是這架琴呀……這架琴！因爲某種關係他被作地主的父母驅逐出來，流到哈爾濱，在一家俄國酒店當了侍者。仗聰明，仗特殊嗜好他學會了這琴。以後他回了K地。當他的妻帶着醫學博士頭銜第一次和他同居時，她特地把自己的醫生文憑賣了，替他買了這架四絃琴。若問十幾年中在這琴裏沁入了兩人多少的悲歡苦樂，這張琴陪伴安慰了兩人多少的孤寂和担慮，鼓勵堅定了他兩人多少的勇氣和意志，即使那身受者也道不清楚。現在他似乎要這琴盡牠最後的勞役了。爲了妻出院的幾十元錢，他借了錢往K地她母家打電報。沒有回信，又給自己家裏打，也沒消息。他從同鄉朋友轉托人借，他登小廣告要教書，幾番幾次他爲自己一切所有的破書破衣服估價，最後他跑去服務機關碰釘子。在這期間，他不是沒想到這四絃琴過，然而他下不了那狠心。這東西是他們全生命的一部分呢。可是此刻他實在想不出窟眼去鑽。一個人已經爲了理想的緣故，向一切現社會關係告了別，對一切有權力有金錢的宣了戰。到了這一定需要現社會關係，需要權力或金錢賞臉時，自然是山窮水盡，走頭無路了。連自己的妻尚不知那天就要失掉，怎樣能保全得了四絃琴！

老李提着四絃琴在街上徬徨着。他碰了幾個釘子。首先他跑去外國樂器店。人家聽說他要押琴，那高貴的西洋老闆連撇嘴都不屑於撇，就打發他走了。他只好跑到寒酸些的中國店來。夥計們看見一位紅紅面孔，濃眉毛長眼的音樂家提的四絃琴走進來，很文雅而有禮的招待。他却紅起臉，把眼角擠一下，不自然的笑着將琴一舉說：

『押這個，是不是，』

夥計們對看着笑了一笑。一個人把琴接去，打開，一面看一面問：『是押是賣，你說！』

『押的樣子，不是嗎？』老李有些高興。

『押？沒那規矩。你那兒人？』

『雲南人，不是規矩？……』正在窘的當兒，掌櫃的走了過來。他把琴翻來覆去的看。又敲又摸。然後抬頭問：『你押多少？』『一百塊的樣子，嗯？』『哼，賣一百塊行了，你爲什麼不賣？』老李把頭一歪，濃眉縐了一下。他有許多理由決定不賣，但不願和這人講。『那麼，押罷，二十元，三個月。』掌櫃的又簡短的說。老李瞪起大眼，看着那人笑了笑，低下頭輕輕搖了一下，

就收起琴又走出去，朝別的地方跑。一直跑到晚上，他才知道說二十元的那家，還算最好的。

第二天早上老李從惡夢中被驚醒了。院子裏有人叫。聽聲音是昨天會議席上那橫担木筆的老張。老李把眼一擦，才想起昨晚一整夜沒睡覺，約定的文稿沒給人送去。他起來開了門，老張進來就收起攤放在桌上的文章說：『好，你不送去，還要我來取。』『不好交的，嗯，不是改好的樣子，是不是？』老李說着從一個釘頭上拉下一條黑毛巾，使勁在臉上擦了一陣。對於老張問為什麼還沒改的問題，他只能偏着頭，用一隻手握頭髮，半晌把頭一搖說：『嗯……寫不出……嗯……』

老張放下文章，看了老李好一會，帶着有表情的樣子說：『老李，你太太究竟幾時出院？你的情形怎麼了？』

老李扶着床沿坐下，低頭不答。一會他抬起頭望着老張笑一笑，說『沒有錢，嗯……』於是他紅起臉結結巴巴的把服務機關的回話，把押琴的經過都告訴了老張。老張留心聽着。聽完，他儘管直起眼望着窗外，不講什麼。等老李打了臉水進來時，他一把抓住他的臂說：『你把琴交給我。我去走一躺，成不成，下午回你信。』他於是夾了琴，老李送他到院中，眼望着他把那十幾年來從沒離過身旁的四絃琴拿走了。

下午兩點多鐘老張喜孜孜的走來，手上空了。老李心中一喜，但馬上又一陣酸痛，幾乎弔下眼淚，老張掏給他一張紙條說：『這是人家的收據。說好了，五十元，一年為期。這是取錢的條子。明天上午九點拿這兩張紙條去取錢，帶個圖章。』他剛轉身要走，又想起什麼事，就說：『那篇文章你能改好麼？明天早上，或者晚上。好，晚上罷，給我送去行不行？』老李給了肯定答覆，他就走了。

這時老李真顧不及酸甜苦辣。他一口氣奔到醫院去。由特別許可見他太太，把這重要消息告訴她，叫她準備明天十點鐘出院。那可憐的女人被這太好了的消息，弄得幾乎又發起歇斯底里來。她立刻咭咭呱呱的交代老李許多事，如何收拾屋子，如何疊床，如何她真高興，如何她會快好起來。最後她又告訴他出院的手續是如何如何，她可以在十點鐘之前就準備好，等他一來就走。又千叮嚀萬叮囑叫他千萬別慢了一秒鐘，她會眼巴巴盼着的……十分鐘真不夠說許多高興的話，老李又被看護趕走了。倒也不要緊，好在是明天就回家。

第二天老李帶了條子出門，又帶了那改好的文章，取了錢要順道把文章送去，不要再担擱發稿的時間。他到那家樂器店接過那艱難的錢時，很希望最後一次能見着那琴，但是沒有。從那兒出來才九點半，他就走上老張家去。這平常頗熱鬧的雜院現在空空靜靜，一個人沒有。他走到老張窗外，輕輕叫『老張！』一聲沒完，就聽見後面一陣飛快的腳步聲。他來不及掉頭，一隻手已經被人抓住，隨着繩子就反綁過來。同時老張的屋門一開，幾個憲兵豎在門口，用槍口對着他。一會兒，老李被兩名憲兵押出門，正聽得房東的鐘叮……叮……叮……敲了十下。

# 絞刑者

保加利亞H.M. Hrima著
杜秦譯

這篇小說是從世界語（Ĉe Abismo）七篇小說中選譯出來的。作者是保加利亞人，關於著作的生平不詳，介紹於中國的也不多。譯者曾於本刊載過他的一篇良心（Konscienco）最近，在時事類編三卷六期黎稀紫譯的一篇蝮（Vipero）為同一作者。

（一）

哈生，一個背重担子的工人，他躺在地板上，在他妻子旁邊，好像入了睡地在打鼾。尼格來，他的妻子，躺在他和兩個小孩子中間，張大了兩顆眼睛呆望着這所麥桿堆的屋頂。她轉過頭來向着她的丈夫。

——睡着了嗎，哈生？

——什麼，什麼？——他現出睡着了般的。

——你睡着了？

——是，睡着的，唔！……

女人鎮靜了一會，用了粗魯的聲音插着說：

——你打那兒把這許多衣服偷來的，呵，還有這許多繩子？

——唉！叫我打那兒能偷得着這些！

——那麼別人會把這許多衣服丟在拉圾桶裏嗎？告訴我實話吧。假使你是偷來的，我真担心。會來的，會的，警察會來搜查的。

——不用儘說廢話。就是小孩子也都知道，這些東西是別人送給我的。警察們早就是我的朋友了。

——為什麼？為什麼別人送給你？

哈生不聲響。

——為什麼？女人反覆着問。

——二個被絞的人把這些東西送給我的。

——哈生，說實話吧。

——唔，我已經說了！——他大聲地說，到後他想到孩子已經睡了，於是低聲地說——今天早晨我絞死了兩個人呢。

——阿拉哈！阿拉哈！——女人縮到了一邊嘆着氣——現在我知道了，你為什麼顯得這般怕說這些衣服這許多繩子，原來牠有這樣的秘密……這些東西我拿在手裏，好像我拿着一條蛇……阿拉哈……

蛇在手裏……多廢話！它確確實實是根繩子，隔了幾秒鐘女人又問着：

——為什麼別人不去絞死他們呢？

——沒有人願去。我也不願，但是別人會打我，於是我也就做了……這樣做，也不算壞……我可以拿着好的東西

……錢我拿着，衣服我拿着，還有紙烟…………

——哈生，你對別人們做了這麼不好的事！

——幹嗎不好呢？……我做得並不壞……我只知道服從命令……別人命令。法庭把他們定了死刑，因爲他們是反動者……他們要推翻政權……實現他們的……

——哈生，別人騙你的。兩個，即是十個人也推翻不了政權呀……

——這個，的確，並不是出于我的心願，小狗！——他轉了個身在左邊上用脚撞了她一下。他又去睡了。

有一個時候，哈生心碎地嘆着氣，放聲哭泣了。

——尼格來，尼格來——他大聲呼喚她——救救我，幫我一下，把我救出來呀，他們要絞死我了……把這些繩子拿去吧！拿去！阿拉哈，阿拉哈！

——尼格來，這胖胖的老婆，連忙從夢裏驚醒爬了起來，推着她的這個中了夢魘的丈夫。

——哈生！哈生！

他醒了，可怕的兩顆眼睛瞪哭着：

——尼格來，尼格來，救救我！……

——哈生，清醒一會兒吧，哈生。阿拉哈，救救他吧！阿拉哈，爲了孩子們救救他吧！……

他氣喘地想起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妻子，於是擁抱着她。

——哈生，遇了什麼？

——你見着了嗎？那些是什麼人呀

我一個也沒瞧見。門好好地門着呢！誰也沒進來呀！終是夢見了什麼！

——不會的！我是覺得繩子繞着我的頸頸！那個，就是絞刑用的繩子！

——你常是這般想的。總因爲你的手還血染着罪惡吧。

尼格來那隻粗糙的手撫摩着他，使他又安靜了。他又躺了下去，但是不住的又在戰抖着，像個伸直了的發條，又跳起來。

——阿拉哈！蛇在枕頭上！蛇！我摸着它了！……

阿拉哈！……

尼格來把油燈的心子點燃了，拿到枕頭旁邊。

——看，哈生，枕頭上是繩子，你自己擱在那兒的！怪誰啊！……

（二）

自從那一天，他絞死了兩個在呻吟中的死刑者之後，死者的幽靈和幻象在他的記憶中浮現了。那些靈魂和幻象是不斷地襲擊着他的靈魂，毀滅了他的安靜，使他永不能有片刻時間的幸福生活，即是他能再創造世界，那麼他先前無憂無愁的生活，對他也是不可再來的了

。被死者的影子一步也不離地緊跟着他，「思索」對他也一無幫助，反抗着他自己的決斷，把不幸又加在他的身上。

差不多是件嶄新的短衫，這是從一個絞死者身上取下來的。這件短衫像有幾噸重般的壓在他的肩頭。夜晚，當他睡在已上了門閂的茅屋裏，被絞死的一些人好像在他前面跳舞，拿「死」來威脅他，用塗了肥皂的繩子來絞着他……他在這時是驚怖着，身子不住地抽攣着，大聲地哀呼阿拉哈來救他，但阿拉哈是在她自己的屋子裏全沒聽見。

有一次他看見尼格來正在哭。

——怎樣——眼淚？

怎樣？你還裝佯地毫無羞恥地來問！你問我幹嗎，你不知道嗎？………我簡直不能上街了。每個人都望着我！每個人都譏笑我說：『絞死我們兩個弟兄的而又偷去他們的錢，現在來給他的妻子買新的衣服，那就是這個尼格來的丈夫！』每個人都恨我。有人還把痰吐在我的臉上。能不哭麼？你是什麼丈夫？難道你沒有脊背去背担子嗎？你爲什麼跑去絞死人呢？

——實在是別人強迫我幹的！

——我不信。拉瑪柴的妻子說別人要打死她的丈夫，但是他不答應。你爲什麼答應呢？是不是你怕打？你的背上背着千根棒子呢！

——好混蛋的女人！我簡直在家裏也找不着一點安逸！………

他火氣衝衝的嘴裏帶着罵聲走到河邊，他在昏昏的黑夜裏怒吼地衝到田野裏。他坐在雪白的石頭上，想着他的妻子，關於自己和自己的窮困………一樣地也使他痛苦。別人嘲笑他罵他。可是現在已經遲了………怎辦呢！……罪惡是不可避免的了。有人對他說他要去絞死兩個犯人，但是別人又說：他們是「眞理者」…………在這接連的一週間他在全城都得着這個風說。在他常去找工做的那個地方，每個人都手指着他。好多人都惡意地說：哈生，你絞死了他們？——是我——哈生慢慢地回答。

——哈生，你把那兩個革命黨絞死的嗎？

——我——哈生覺得自己有罪，回答着。

——哈生，劊子手，你爲什麼絞死他們？——有一回，有一個女人叫着。

——你爲什麼要絞死我的兒子？

哈生望着那個女人。他的臉色變得灰白，毛髮豎了起來，聲音戰慄着……在那老年女人的眼睛裏，他看見那個被絞死的人當正是絞刑的時候，從蓋在那抽攣的頭的白麻布裏透出了兩顆注視着他的眼睛………高大個子的哈生戰抖地從那個女人那兒溜跑了………這個女人對他好像是從墓裏出來的那個被絞死的青年一樣………他想盡了方法要把這

事忘了它。他把那肥皂洗過的繩子燒了，把那已埋在地裏的屍首身上剝下來的衣服賣掉。然而，這樣也不能消除了他的痛苦。袋裏的錢叮噹叮噹地響着促使他不斷地回憶着他是從他的犧牲者那兒得來的錢。他開始去喝酒爲的要把這錢用掉。可是，這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杯或第二杯白蘭地酒裏就現出了一條蛇。他張大了兩顆眼睛把牠嚇了下去。但是他還喝着直到把錢都化完了。

之後，痛苦又開始了……有一天，他戰抖着身子跑到警察官那兒去。

「先生，我看見一個被絞死的人又活了！我們趕快去抓他……」

用了堅決的請求要得警察官的同意，他才派個警察跟哈生去。於是他們去找這個「復活者」。都要找他。然而，遇着的，不是那個被絞死者卻是很像的另一個人，人……哈生在街上走時常常很害怕地回過頭來望，因爲在人行道走着的人羣中好像發現了那兩個被絞死的人。他們是用電光般的眼睛望着他。倘若他要碰上了他們的眼珠；那麼任何時間就會燒死他的。後來他怕每根用來縛包裹的繩子。他把牠都賣了，那用來縛包裹的。但是他仍然找不着他企望的平安。他覺得他自己是在擠滿了鬼影子的深淵裏……他要救自己。他要逃到另一個地方去。到太陽裏去，那兒不再有黑暗，那兒不再會有幽靈，那兒，他或者可以在新的人中間忘了一切。暖和的微風輕輕地拂過他，抱着他的熱忱的頭腦，帶給了他逃避的思想……

他坐在白白的石頭上，呆望着起白沫的河水，有着一棵櫻桃樹披了一件白白的春衣。他低聲地對自己說：

——我願離去……這兒我再不能生存下去了……河的那一邊白的東西是什麼？櫻桃樹。不是櫻桃樹……是石頭……是櫻桃樹……但是爲什麼這般白啊？現在是春天了……牠在開花。不，不是櫻桃樹……是石頭……是人！……石頭，不，是人！

他站了起來，顫動得像片櫻樹的葉子，望着樹。他的頭髮豎了起來，他的身子怕得動盪着了。他的眼睛的前面，從櫻桃樹裏現出了兩個白影子……

——是那兩個絞死的人！兩個被絞死的革命者呀！他們是！阿拉哈！他們，是他們，穿着白白的衣服……

兩個白白的影子用了怕人的眼睛望着他。他們走近河邊。他們要到他這兒來了。好像在平地上走着一般！——他們多麼容易地在河的上面滑過啊！兩個幽靈。四顆眼珠子的尖芒從白的麻布下面射出來！阿拉哈！他們要絞死我了！阿拉哈！……他們帶着肥皂洗過的繩子！……是！啊！……

他稍站了一會，遲疑着怎樣逃避。那兩個幽靈更走了近來。他張開了嘴要

呼喚。但是震耳的河的吼號吞食了他的呼救。幽靈更走近來了。他順着河道奔走，使勁地跑，他的身子也漸漸地沉重了。他把衣服脫了丟在後邊，企圖要欺騙那兩個幻影。但是他們也不息地在後面追着他。阿拉哈，阿哈拉，他大聲地哭着叫着。他的腿已經軟弱無力了。他跑着，呼喚也不能了。河道好像把他往他後面拖。他覺得那兩個幽靈已經追着他了。他覺着拳頭打上來了。他喘着氣，喉管乾乾的，肺破碎了。於是二個披了白麻布的手臂拏住了他……他的口裏吐出了血，把他推倒在地上了。胸口流着血，頭是瘋狂般地扭曲着，在死的痛苦中掙扎着……兩個幽靈壓着，下勁地壓着他……

（三）

二輪車，市村鎮上的車子，那是把汚穢的東西送出城外的，現在停留在哈生的小屋前面。尼格來走了出來。她慌張着，向車子呆望了一下就暈倒了。清道夫把二輪車停放在門前，從車子裏抽去了一根小棒。車箱翻了下來，哈生的屍首滾到了門檻上。

——我們在田裏遇着他已經死了！

清道夫對聚攏來的四近鄰居這樣地說明之後，就爬上坐的地方，一隻手拿着馬韁子，另隻手拿着鞭子，向着馬噓了一聲：

——噓！……

# 看雲樓小品

江寄萍

（一）回憶的悲哀

元稹的詩「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寥寥二十字，充滿了悲哀的情緒，與古詩：「可憐歡娛地，都非年少時，」有相同的境界。與長生殿彈詞中的：「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嘆，抵多少淒涼滿眼對江山，我只待，撥繁絃，傳幽怨；翻別調，寫愁煩；慢慢的把天寶遺事彈。」亦有相同的境界，天下最悲哀的事，莫甚於回憶往事，不的淒涼者變爲淒涼；淒涼者更淒涼。無論中外古今以這種原素攜成很動人的作品的很多。日本作家國木田獨步的「女難」，便是一篇純粹的同憶的悲哀。在詩詞中猶其多，「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大概人生也禁不住幾回這樣的悲哀的。清湯卿謀的湘中草云：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遊處，憫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未免有情感均頭，豔矣。然以情之最惡者言之，不若遺老弔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爲悲憫可憐！」

元稹之詩，與彈詞，皆屬遺老弔故國山河之類。古詩云「風月，月淸夜江山非故園，」亦含諷詠亡國恨者，然唐詩中之「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情來。」雖然也很能傳出一國士非我有」之悲哀，然以詩中情景而言，卻與以上舉者皆不同。

# 囚徒們

艾蕪

「呵呵，這回又準定輸了，兵大爺！」

小王看見對面坐着的李大魁，一連接死了好幾張骨牌，便將捲起袖頭的右手一揚，這麼高興的說着。

李大魁直望着面前一串骨牌接的龍，沉思着，用手搔一搔生有酒瓶的腮巴，才冷冷地回答道：

「小鬼，不要太開心早了」！

這時門洞上忽然有人叫了一聲：

「喽，一封信，李大魁的」。

跟着一封拆開過的信，像給指頭彈了一下似的，在號子裏飄半個旋子，才落在地板上。

李大魁立刻把拿在手裏的骨牌乘勢一丟，同時又將面前接好的龍，胡亂地一拭，就跳了起來，笑着去檢信，一面唱歌似的叫：

「乖乖隆低動」！

小王伸手去打他，沒有打着，便抓着一塊骨牌，朝李大魁的腦袋擲去，翹起嘴巴罵道：

「着！你這輸不起的傢伙！」

因爲李大魁剛彎着身子去檢信，打去的骨牌，恰好越過了他，但却不偏不歪地中在阿土的額上。正在迷迷胡胡躺着的阿土，就立刻抬起頭來，揉着昏睬睬的眼睛，狠狠地問道：

「是那一個？那一個？」

沒有人回答，大家只是笑。

「我ㄨ他的祖宗八代！」

阿土想不出人來，只得亂罵了一聲，就又重新躺下去。

李大魁把老許手上的三國演義抓着，沙的一聲丟在地板上，笑嘻嘻地罵道：

「傻子，整天地看，有什麼好看？……來，跟我唸一唸！」

隨即將信遞在老許的鼻子跟前。老許伸起拳頭，揮開他的手，一邊站起來，生氣地罵：

「你才是怪物呦！……我又不是你的書記。」

李大魁將老許掀到坐位上，一面嘻皮笑臉地說：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們老朋友囉！」

一面伸手去拍老許的肩頭，微微歪着嘴，接着說下去，但很小聲地：

「小乖乖，跟我唸吧，我叫你一聲爺爺好了！」

老許忽地一下惹笑了，向着衆人大聲說道：

「你們聽哪，李大魁叫我做爺爺呷。……你簡直不要臉！」

「這就是個不要臉的地方，誰還要什麼臉？唸吧，我的爺爺！」

李大魁也提高了嗓子說，做出一本正經的樣兒，同時伸手去將老許的耳孕擰了一把。

「要是唸白了字，我就要這樣地扯掉你的耳朶！」

老許把腿子架在另一隻腿上，然後，在光滑的嘴唇邊，作勢地理一理鬍子，才將信從信封裏抽出。

「媽的 ， 你的臭架子還擺得不錯！」

李大魁嚇嚇地笑着，瞇緊右邊的那隻眼睛。

「夫君見字如面……」

老許剛這樣開始唸，大家都呵地叫了一聲「老婆來的信哪！」

小王走過去，將老許的大腿用力擰了一把，一面睞一下眼睛說道：

「由我來唸！」

就把信抓過去了。

李大魁坐在地板上，並不起身，只用手朝大腿拍了一下叫道：

「小鬼，你唸得來什麼？」

老許懂得小王的用意了，就忍着笑對李大魁翹起一個大姆指說道：

「他比我唸得好，…人家是個中學生哩！」

小王跳上木坑去，蹬在老許的後背，擺起正經的面孔重新唸：

「夫君見字如面，分別三個年頭了，聞你現在吃着冤枉官司，關在高等法院拘留所內，不知何日才能出來，重見天日，你妻甚是傷心……」

老許點着頭，瞧着李大魁說：

「嚇，眞是有情有義哩！」

李大魁避開老許的眼光，沒有說話。坍倒的牆，傾斜的屋，和屋前的幾株棗子樹，都一下子閃現在他的眼前，而那蓬着頭牽着孩子的女人，含着眼淚說：「你找不着事就趕快回來哪」的聲音，也彷彿又蕩漾在他的耳裏了。

「望你好好保養，早晚留心衣服飲食，皇天有眼，自會保佑你早早出來，和我們娘兒母子團圓的。你不要罣慮家事，我會料理一切。」

「難得，難得，這個老婆連我都想要哩。」

阿七插嘴贊嘆，李大魁裝做不高興的樣子駡道：

「不准哇哪哇哪的！」

小王繼續唸他的。

「保兒先前常常念你，說，爸爸到城裏去買牛肉饅頭，到這久怎麼還不回來。現已忘記這些了，只說趕快長大來看爸爸哩。」

李大魁想着從前在家的時候，孩子吃不飽，又瘦又黃的臉上，常常流着饑餓的眼淚，眞是怪可憐的。

「爸爸，保兒還這樣不忘你，你該聽着喜歡吧？」

「到不料壞蛋爸爸還會養出好兒子來。唉，恐怕不是你自家的吧。」

阿七揮開飛在臉上的蒼蠅，這麼說着打趣他。

李大魁伸起足朝阿七踢去，罵道：

「我×你個奶奶！」

但聲音却是高興的。

小王莊重地叱責道：

「混賬東西，吵個什麼？聽着哪！」

隨即咳嗽了一下，打掃打掃喉嚨管，又接着唸：

「爸爸，還有一件使你快樂的事情，我現在又有孕了，大約有了六個月的光景，你該歡喜吧？……」

「哈哈，」

老許和阿七都笑得跳了起來，衆人也跟著起了哄笑。

李大魁一下子漲紅了臉，握着拳頭，朝小王打去，一面咆哮地叫：

「我揍死你個小舅子，你給我白編些。」

小王躲閃在老許的背後，竭力忍着笑，喊道：

「就是這樣寫的，就是這樣寫的。誰白編來去，……你不信，你回家去問你的老婆好了。……老許給我攔着這條牛！」

小王一面丟開了手裏的信紙，一面直是亂躱。

「算了，算了，兵大爺！」

老許一面笑，一面張開手去攔；

「要我是你，就歡喜得很！走時才一個，回去就有一大羣，圍着你，左一聲爸爸，右一聲爸爸，不好麼？」

李大魁朝老許腰上就是一拳，同時還向地板上的三國演義踏了一足。

「你媽的，要當眞打麼？」

老許的腰部給打痛了。立刻冒火起來，做勢同他打去。同時，小王高興地叫着：

「好呀，你們兩個用角碰角，用蹄子踢蹄子哪！」

躺着的阿土翻爬起來，黑着臉子氣冲冲地詛咒道：

「眞要命呵，你們一天，只是吵，只是鬧：……是不是要叫我報告主任哪？」

大家都一下子不講話了，只有李大魁一面理他的信紙，歪着嘴巴，冷冷地說道：

「去報告好了，咱們還怕嗎？充其量帶付鐐就是了。」

老許拾起了地板上的三國演義，拍一拍上面粘的灰，小聲說道：

「算了，算了，同病人計較個什麼

?」

隨即埋怨小王道：

「就是你這個小鬼愛鬧事！」

「最好弄掉他的號子。我們是要鬧鬧才能過日子的。」

小王聽見外面的外役在嚷接見，一面這樣咕嚕着一面就走到號子門口去，嘴巴湊在門洞上向外面說道：

「是接見我嗎？」

馬上掉過笑臉來，對衆人說道：

「今天又有好東西吃了。」

「你又在扯謊撩白了！鬼才相信你的話。」

李大魁剛說出這句話，就看見公家先生已經在用鎖匙開門了，便改口喊道：

「喂，公家先生，是接見我的兒子嗎？」

已同李大魁鬧慣了的公家先生，就將拿着一串鎖匙的手，朝號子裏一揚，白着眼珠子狡猾的回答道：

「接見你的爸爸哩！」

已經走出去了的小王，立刻鑽進頭來做了一個得意的鬼臉。

李大魁想抓什麼東西去投擊公家先生，但公家先生立刻碰的一聲關閉了門，跟着上了鎖。

阿土這時爬起來了，拭一拭額頭上的汗珠，靠着壁頭坐着，用舌頭舐一舐自己的嘴唇，被不潔的睫毛迷朦着的眼光，也暫時發亮了。

李大魁看見了這情形，對着斜對面坐着的阿木笑着努努嘴，一面故意敞大喉嚨說道：

「你猜一猜，小王今天接見會帶什麼東西回來」？

阿木一隻脚放在木坑上，偏着頭，瞇緊左邊的眼睛，正凝神地澄着耳朶，懶懶地回答道：

「我怎麼猜得着」？

阿七正在整理那些散亂的骨牌，就接口道：

「我猜得着，狗×」！

「×你奶奶」！

李大魁將左眼閉着，嘴巴朝前一遞，嬉戲的罵了一句。

「閒話少說，來，來，來，接龍吧！」

阿七將堆好了的骨牌放在面前，望着李大魁拍一拍木坑板，作為招呼的記號。

「不，咱們要等着吃好東西呢？小王今天一定又帶有一大包滷猪肉」。

李大魁一面說，一面瞟着阿土，看見阿土忍不住吞了一下唾液，就更加有勁地說道：

「我猜，一定還有一隻燒臘鴨子哩！……咳，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咱們的口水都快要兜出來了」。

老許把看三國演義的眼光抬了起來

，翹起上唇笑罵道：

「嘘，我看你要害癆病了，……說得那樣要命！」

李大魁又瞟了一下阿土，做出吞嚥唾液的樣子，像頑皮小孩那麼似的說道：

「是的，害了癆病了，又怎樣呢？」

「閒話勸你少說一點！……沒事做，看看你老婆的信，到底是不是眞正懷了孕？」

李大魁偏了一下腦袋，做出毫不介意的樣子說道：

「哪管得那麼多！咱們吃東西要緊！」

手無意地按按衣袋（裏面裝着老婆給他的信）又輕輕地放開了。

小王接見回來的時候，提一大包點心和一包衣服。

「是不是我的大兒子來的？」

李大魁嬉皮笑臉地上前迎接着，一面把他手裏的東西，拿了過來，歡喜地喊道：

「乖乖，這麼多！」

往往一次，小王聽見這樣的話一定回答道「你的大伯來的。」同時還把帶進來的食物藏在背後，噘着嘴，擺着下巴去嚷道：

「滾開！滾開！」

這次却不開腔了，儘由李大魁把東西拿去，走到木坑去怔怔地坐着，彷彿腦筋裏的思緒，已牽到遠方去了一般。

李大魁趕忙打開了那包食物，喜得連連喊過：

「呵喲，蛋糕哩……還有花生酥。」

擠攏來看的阿七，禁不住伸手去拿一個起來看，伸出舌尖，舐一舐嘴唇，說：

「哪，哪，……這是什麼？」

李大魁將阿七拿的糖抓去，仍舊丟下，像叱責小孩那麼似的罵：

「你這餓狗！……核桃酥都不認識嗎？……讓主人家來吧！」

跟着就掉頭向小王喊道：

「喂，主人家！……你怎麼了？……碰見鬼了嗎？那樣默着。」

「由——由你分給大家吧？」

小王半晌才這麼回答，聲調上略略帶了一點悽愴。

老許將三國演義合攏，走過去懇切地問道：

「是你的啥人來了？」

他只嘴唇動了一下，想說又似乎說不出來的光景。老許就拍着他的肩頭安

慰道：

「你的官司不要緊的⋯我早就說過你不會判呢！⋯⋯嘿！兵大爺，你不要先吃哪！拿一點來給他！」

「小果(夥)子！」

李大魁正嚼着一塊糖，說不清話；

「提起來，提起來！⋯⋯你原來的用(勇)氣呢！」

一面將一塊蛋糕遞在小王的嘴上；

「吃哪吃哪！」

小王搖一搖頭：

「等一吓。」

「喂，分一點來吧！」

門洞上湊一個嘴巴，朝着號子裏喊，同時鎖也在作聲地響着。

李大魁知道這是公家先生的聲音，掉過頭去，用手指點一點自己的衿襠。

「我分這個你吃！」

「揍死你！⋯⋯⋯」

公家先生做起生氣的聲音向李大魁罵。忽然看見了小王，吃驚地喊道：

「喂，小傢伙——」

他想照往天一樣說點開玩笑的話，但覺得這時不適合，便住口了。

老許是沒有同他開過玩笑的。便正正經經地問道：

「公家先生，今天甚麼人來會小王？」

公家先生剛轉過話頭，向李大魁罵道：

「你這可惡的東西！開出我揍你一頓！」

聽見老許在莊重地問他，便不經意的回答道：

「一個哭哭啼啼地老太婆⋯⋯⋯我聽見看守說，在接見室裏哭得一塌糊塗！」

大約八角亭上有人叫他，話還沒有說完嘴巴就在門洞上消失了。

李大魁把蛋糕數了一數，自言自語的說：

「先分蛋糕別的給他留着！」隨即向衆人大聲地說道：

「各位發餉了！」

「是的，聽總司令吩咐。」

阿七喜仔仔地打着趣，嘴邊流了一點涎液。

「分不公平，可要捶你的背。」

老許也把眼光射到棕黃色的糕蛋上面了。

李大魁放兩個蛋糕在小王身邊，用指頭點一點他的下巴說道：

「小孩子，不要哭！⋯⋯⋯你多吃一個！」

阿土把自己的兩手朝衣衫上揩了幾下，眼光灼灼地直瞧着李大魁。因為每回分東西的時候李大魁都是先散給阿土，一面帶着嘲笑的口吻戲謔道：

「來，你這害了食物相思病的！」

（這是小王替他取的。）

這回可不然了。李大魁偏着頭，冷冷地望了一下阿土，就把一塊蛋糕，遞給阿七。阿土看見阿七一口就咬下半個，着着實實地吞了一大泡口水。

李大魁依次分散下去，剛輪到阿土，阿土準備伸手來接時，李大魁還是不理睬他的，把應給他的一份遞過去，遞給了還在瞇着一隻眼睛挖耳朵的阿木了。接着就將手裏剩着的一個，舉起來揚了一揚說：

「只剩一個了，這算歸我的。」

立刻塞半塊在嘴裏。

「媽的，你怎麼分起的！」

沒有分得蛋糕的老許就將捲成一筒的三國演義，打了一下大腿，忿忿的說。

「你說我分得不公道，我就對你不公道！」

李大魁偏着頭，瞬一瞬左邊的眼睛，譏笑地說着，嘴裏憾憾地吃他的甜東西。

老許低下了頭，不同他說話，依舊展開三國演義看下去。

阿土非常難過起來，呆呆地望着大家的嘴巴，湧在嘴腔裏的饞液，要吞又不願吞下去。他看見大家都不顧他的神情很是氣惱，就把眼睛掉向牆去。

一個肚子脹紅的臭蟲在壁上慢慢地爬着。往日看見，就由牠爬去好了。現在却猛然伸起手指來，狠狠地去把牠按死。

小王把身邊的兩個糕蛋分一個給老許譏道：

「這裏還有呢？」

阿土便偏過頭來望小王。小王看了他一眼，便低下了頭，不理睬他的。

這時大家都吃完了，只有老許一個人還在一面看三國演義，一面慢慢地嚼着。李大魁望了一下阿土，故意大聲地說：

「久沒有吃，真是好吃得很」！

一面把兩片嘴唇扎出貪饞的聲音。

他見阿土又饞饞地嚥了一口唾水，覺得更加高興起來，便向小王說：

「你的媽媽也買得不錯，恰好一人一個，不多不少的」。

阿七就笑着罵道：

「你的眼睛給球戳瞎了！人家阿土

不是還沒有嗎」─？

「不，我並沒有錯，他不是我們一夥的」。

李大魁冷冷地這樣說着：

「吃是吃一樣的官司，可是連一個普通犯都不如，大家不是親眼看見嗎？叫他起來聽聽我們的談話——阿喲，那付神氣，不但不聽，反而一下子咕咕嚕嚕地抱怨……你們是白白地吵鬧呵。天，我不要聽的，我不要聽的，……哼，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

老許這時才把眼光從書裏抬了起來，看了阿土一下，覺得他太可憐了，便向李大魁說道：

「算了，不要說了，人家病了呢」。

「我是說以前呀，以前他病麼？你一向都在無理地袒護他，……眞是樂觀家的必勝…那是要不得的。」

李大魁毫不讓人地回駁着，說到末一句，且將手揮了一下。

老許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暴了出來，急口地說道：

「我請問你，他先前在外面不是很好嗎？現在變成了這樣，你我不負一部份責任麼？像今天故意不分給他，這種行爲，這種行爲……」

說到這裏，就氣促起來了；

「要是個個人都像你，我敢說，我們一號子人都會弄成仇人的。」

「好，好，好，儘你罵吧？儘你罵吧？……我剛才還沒有分東西給你吃呢？」

「我不會像你那樣刻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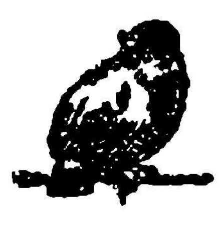
老許一面說一面就把剩下的半個蛋糕，拿過去遞給阿土。

阿七拍着手說：

「我們的兵大爺是該挨一頓罵了。……他倒不怎樣刻薄只是太像一個小孩子。老許不要對他說什麼道理，走過去結結實實地打他幾下耳光就是了。」

阿土難過的低着頭，聽見老許替他說話，又見分蛋糕給他，便向老許仰起含着感激淚的眼睛吃吃地說：

「老許，我，我，我，也有不對的地方呵」。



# 夜讀

穆實

無涯際的黑色夜幕深深的籠罩着大地，繁星滿天，花影拂地，月光從微微顫動的窗帷裏偷偷的穿將進來，燈兒在寂寞香薰的屋中烏沉沉的照耀着，四圍靜悄悄的同水一般，只有滴答滴答的鐘聲在衝破這沉悶的空氣，這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這便是夜讀最好的環境。

夜讀的環境最需要「靜」和「獨」，「萬勿靜觀皆自得」，靜中總比較容易見出眞趣，「靜」又可分爲物理的靜和心理的靜兩方面，白晝爲工作所掣，心中自然不易寧靜，正如朱光潛所謂：「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爲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靈。」可是即便你打算靜默一下，四圍的環境也絕不允許你，汽笛不住嗚嗚的叫着，小販的叫賣聲震耳欲聾，芸芸衆生，熙來攘往，在這種環境裏還容你靜默沉思嗎？

「獨」也是頗可貴的事，人們從獨中往往可以領悟出新趣，認識了人生，參透了宇宙，古人詩中如「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無言獨上西樓，」「獨自莫憑欄」，「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興來每獨往」，大半是描寫「獨」的趣味的，可是除了不願和世間往來的人如隱士高僧之類，白日而想獨處恐怕是很難辦的，不得已那只有在夜間。

等到一輪明月爬上了樹梢，你的一天工作告了結束，夜，這令人渴望的夜便像希臘女神似的帶着莊嚴，肅靜降臨到人間，那時你身上如釋重擔，對着這寂寞的四週，孤燈獨坐，呼吸像小河的緩流，身體像前線調回的戰士的疲倦，心定如冰，神清若水，心界既然空靈，物界也歸沉寂，內心的冷寞和外界的靜肅打成了一片，在這澄澈清明的世界裏，便可從容的領略和享受這讀書樂趣了。

夜讀雖不限季節，但各季却自有其佳趣。春宵苦短，固不妨取臥讀姿勢，倦極便睡。在夏夜則可披浴衣，焚香茗，一邊看着書，一邊用蒲扇撲蚊蠅，讀得倦了，仰望繁星，白雲，來調劑疲乏的腦子。在秋夜是「新涼滿天地，燈火倍可親」的時候，細雨綿綿降下來，打在芭蕉葉上發出撲拉響聲，新鮮草木的氣味慢慢的由窗紗透進來，青蛙也快活的忽斷忽續送出那單調，短促的聲音襯着書聲月影頓覺增添許多夜讀佳趣。然而最宜於讀書的季節則莫若冬夜，這一半因爲夜間較長，在這時候，正好「萬卷古今消永夜」，一半因爲這時萬籟俱寂，環境異常肅靜，一層一片的雪花不絕的向地上落着，掩沒了一切的輪廓，在萬物上蓋了一件冰冷的白大氅，北風嗚嗚的怒吼，爐火熊熊的燒着，滿室生機盎然，這時你拿起一本心愛的書，慢慢的讀着，「清燈有味似兒時」自覺別有一番風趣。讀得興起，便會「有時達旦不滅燈，急雪打窗聞簌簌。」

談到「兒時」，便會想起「上夜學」的故事，從前在私塾裏每逢冬夜便要上夜學，時間大約是從晚飯後七八點鐘起到臨睡前十點多鐘止，那時一天內連這惟一的自由遊戲時間也被剝奪了，眞覺得痛苦之至，尤其是到了深夜因爲困極了的緣故，上下眼皮不住的作遭遇戰，可是深怕老師板子的利害，勉强和睡魔對抗的一瞬間，最爲難過。下了學便像剔了骨頭似的無力，癱軟，一頭倒在床上人事不知的睡去，却從來未曾領略過「清燈有味」的滋味，現在回憶起來，未免悵惘不置。

因此想到，夜讀的趣味也就在無所爲而爲之間。若是像那種爲考試，爲分數而「開夜車」的讀書方式，身子疲倦極了，却還要强打精神睜着紅紅的雙眼將書中字句像塡鴨似的勉强裝進腦子裏，這種苦惱生活，根本就失去讀書意義，自然更談不到領略其中趣味了。

讀書時若能有物相伴，如王敦讀曹操詩時必擊唾壺，蘇舜欽以漢書下酒，讀興當更濃，其次若能清茶當酒，短檠相對，趣致自亦不淺。

談到讀什麼的問題，各人却儘可自由選擇個人所喜歡的。不過一般的習慣，在正襟危坐的時候總是宜於讀些長篇大論莊嚴偉大的文章，躺在床上，那只好看些報章雜誌以及閒書了。

# 時人彙誌

## 李應林

李應林，廣東南海縣人，現年四十二歲。曾肄業於嶺南大學，旋留學美國，入歐柏林大學，研究教育及社會經濟科。歸國後，任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主任幹事及青年會中學校長，後任副總幹事。曾爲廣州市政府調查全市勞工……等狀況，及舉辦平民識字運動，成績卓著。嗣任嶺南大學副校長，一九二九年，出席太平洋國交討論會。民十九爲嶺南大學基金，赴美籌款，事畢。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院，專攻教育。後與艾迪博士歐洲考察團赴歐洲英德俄三國考察。現任青年會總幹事及青年會中學校長職。著作有：What I Saw in Russia; 及 Some Aspects of the Labor Situation in Canton.

## 編輯後記

▼張佛泉先生爲本期所寫的「個人自由與社會統制」一文，議論很爲精湛，較歷來討論這題材的作家，主張更進一步，的是一篇力作，可以細讀。

▼本期繼上期討論新訂所得稅條例一文，又登載一篇「實施遺產稅的商榷」，這兩種稅制全是當務之急，很值得詳盡探討。

▼近期本報不常刊載關於國際問題的論文，從上期起刊登的胡道維先生的歐洲最近國際關係論，正適合我們的需要。

▼臧園老人傅沅叔先生爲我國談版本學者權威之一，本報迭次披露先生所著遊記，才藻遒麗，卓然成家，尤屬膾炙人口。頃承先生以近作金華蘭溪游記見示，特自本期起開始刊載，希閱者注意。（編者）